

古城

末日記

田中隆雄
著



古 城 末 日 記

徐 培 仁 譯 述

羣 學 書 店 出 版

古 城 末 日 記

每 冊 實 價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發 行 者	出 版 者	譯 述 者
羣 學 書 店	羣 學 書 店	徐 培 仁

總發行所
山東路中保坊
四馬路二七七號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三 月 出 版

序

在古典文學中，『古城末日記』可算是最傑出的一本。十餘年前，早已有人在報章上介紹過，而且也已攝成了電影；不過電影裏所映的簡直不及原文的十分之一，尤其令人失望者，它並不依照原文的意思：只是淺薄地拿一點火山的佈景來刺激觀衆，至於書中人物的個性描寫，男女戀愛間的錯綜複雜，一神教與多神教的明爭暗鬪，都欠缺充分的剖析，未能發揮詳盡，有的連提都沒有提起。這並不是電影爲時間所限，乃是製片商人對於本書內容認識之不足。

『古城末日記』是歷史、宗教、愛情的綜合作品。它的中心思想是：確定基督教的基礎——當時曾受羅馬人竭力的反對——推翻埃及阿茜史教的虛偽；世間泥塑木雕的菩薩並不值得人去敬拜，所應該敬拜者只有天上獨一的上帝。從火山爆發，魔王阿培斯驚死，以及獅子不吃葛勞略等的情節中，即可看出真神的顯靈，使一般向來不信任上帝的人們，也能幡然覺悟，改變以前種種宗教的錯誤觀念。它以古羅馬的角力場爲背景，以地震的毀滅爲結束，象徵世界的末日，基督的再生。至於角力場的人與人以及人與獸戰鬥的一幕，更是怵目驚心，生動地描寫出當時羅馬君主與人民的殘忍行爲。其中還穿插着一段葛勞略與愛安尼的羅曼史，英雄美人，各顯本色，纏綿悱惻，令人迴腸九轉。餘如魔王阿培斯的凶

暴好色，盲女愛底亞的早熟癡情，克里納與班布的要錢不要命，鬪士賴頓因爲父贖身而戰死沙場的孝子行爲，老父米登爲兒子戰死的痛心情景，基督教徒奧林索的爲真神宣揚真理等等，莫不將每一人的個性刻劃入微，繪聲繪影，極盡文學之能事。

惟該書原文甚長，在此紙貴洛陽之間，全譯爲事實上所不許，只得去渣留滓，擇其精彩處按照原意編譯而成。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倘有以教我者，曷勝幸甚。

譯者序

目次

第一部

第一章 普城雜憶	一
第二章 女性的熱戀者	八
第三章 愛情的變化	一四
第四章 魔鬼的勝利	二三

第二部

第一章 從鬥士說到賣花盲女	二九
第二章 孤女被辱	三三
第三章 情海波瀾	三九
第四章 戀愛的鬥爭	四八

第三部

第一章 雨過天青……傾向真神	五六
第二章 將近成熟的小婦人	五九
第三章 從宗教衝突說到鬥士孝子	六四
第四章 多角的戀愛	七〇

第五章	復仇的準備	七七
第六章	迷魂藥	八二

第四部

第一章	龐貝城的宴會	八八
第二章	迷魂藥的效力	九四
第三章	離奇的謀殺案	九九
第四章	不白之冤	一〇八
第五章	出喪與被劫	一一五
第六章	奇妙的詭計	一二八
第七章	甯願殉情的女子	一二六
第八章	龐貝城最後一夜的景象	一三二

第五部

第一章	角力場的搏鬥	一四三
第二章	萬人空巷看鬥獸	一四八
第三章	地震	一五六
第四章	世界末日	一六二
最後一章	葛勞喀給薩路的一封信	一六九

第一部

第一章 普城雜憶

「喂，戴密，你今天晚上同葛勞略一起去吃飯嗎？」一個身材矮小，服飾入時的執袴青年說。

「沒有！親愛的克羅地；他並未約我啊，」中年的戴密回答道。「人們都說他的晚餐是龐貝最講究的。」

「的確是最講究的——雖然他不將酒給我喝個痛快。但他卻假裝着，喝酒以後會使他明天早上頭昏顛倒。」

「這種節省也許有別的原因吧，」戴密揚着眉說。「在表面上他似乎很豪闊，據我看來未免有些虛偽。」

「我聽說，他還歡喜賭錢呢！」

「他什麼都歡喜；不過他高興請我們喫夜飯時，我們便覺得愉快了。」

「哈，哈，這話說得真有趣啊！」

克羅地離開了戴密慢慢的走到杜米鎮上，那兒行人如織，車輛擁擠，納普的街道活躍地呈現在眼前。

車子的鈴聲此響彼應，鏗鏘悅耳，克羅地帶着微笑和文雅的態度，對着任何熟稔的人點首示意，事

質上他是龐貝最著名的懶漢。

「克羅地！你爲什麼坐失良機啊？」一個坐着華麗馬車的青年，用一種優美而愉快的聲音說，站在青年主人背後的是一匹馬，血統高尚，四肢細長，似乎想飛上天空，不願使足落地。馬主人那漂亮的身材，勻稱的輪廓，足以供給雅典雕刻家採作的模特兒，而他那希臘式的典型臉龐，又十足令人發生和諧的好感。他並不穿古羅馬官吏所穿的華麗的外套，然而他的寬大的服裝卻鑲滿着珍貴的金飾；他的頸上又掛着粗細的金鍊，在胸口中間盤繞成蛇頭的形狀。

「我親愛的葛勞喀！」克羅地說，「我真替你開心，你的失敗並不影響你的風度。你彷彿是愛普廬的化身，而你的煥發的容光，又宛如一個幸福的光輪；任何人都會當你是一個勝利者，同時當我是一個失敗者。」

「克羅地，關於那種阿堵的輸贏，怎能改變我們精神上的友誼呢？我們應該在陽光下共同的享樂着才好啊。你可忘記今天晚上你要同我一起吃飯哩。」

「誰能忘記受葛勞喀的邀請呢！」

「你現在到那裏去啊？」

「我想去參觀浴場；通常需要一小時的辰光。」

「好，我就跟你同去吧。」說着把馬趕近他的身邊，這時那匹動物發出低微的嘶聲，兩耳扇動着，

好似有禮貌的說：「祝你今天的假日。他不漂亮嗎，克羅地？」

「他像愛普廬神那樣的漂亮。」這位高尚的寄生蟲回答說。

他們在街道上東扯西談，他們站在充滿舖子的角落裏，眺望遠處燦爛的噴水泉，向那夏日的空中噴射着；接踵的行人大抵穿上紫色的袍子；快樂的羣衆團聚在誘人商店的周圍；奴隸們攜着銅的吊桶，熙攘來往；鄉村的少女提了滿筐的水菓和花卉，向人兜售。

『請不要再對我談起羅馬吧，』他對克羅地說。『在那些雄偉的城牆裏，快樂是被囚禁住了，縱使是皇宮以及尼羅的金屋，仍不免黯然失色，痛苦的視線，使我們的精神感到疲倦；至於富貴榮華，畢竟不能滿足我們的慾望。然而包圍在我們四周的，卻有超越奢華的，不會令人厭倦的快。』

『原來你選擇龐貝作為遊憩的地方，就是為此嗎？』

『對啊！我愛龐貝甚於巴和，因為後者有若干冒充學者的腐儒，他們以金錢的多寡，來決定他們快樂的標準。』

『可是你也喜歡學問的，你的屋子裏不是裝滿着荷馬的詩歌劇本嗎？』

『是的，不過我討厭羅馬人模倣雅典人。他們既不知道快樂，也不曉得讀書。我懷疑着羅馬人連一點心都沒有呢！他們祇是一架天才的機器——他們僅需要的是骨骼和血肉。』

克羅地雖然私心替他的國人痛惜，但他假裝着同情他的朋友，一半因為他是依附他人的寄生蟲，一半又因為羅馬人過於傲慢。

他們這樣談着，不知不覺地已到了一條三叉路口，那裏站立了一個年青的姑娘，他的右手提着一隻花籃，左手執着一具小樂器，婉轉抑揚地吹奏她的音樂。她一面吹唱，一面揮舞着花籃，吸引一般懶散者的注意；於是她的籃裏拋滿了錢，有的是為了她的音樂動聽，有的是為了她的歌聲悅人。而她，卻是

一個盲目的女孩。

「這是我可憐的帖撒利人啊，」葛勞略停了腳說：「自從我回到龐貝以後，至今才遇見她呢。讓我們靜聽着她那優美的歌聲。」

「親愛的妮底亞啊，我必定要向你買一束紫羅蘭，」葛勞略說着，衝上前去，將一把錢丟在她的籃裏；「你的歌聲太優美而可愛了。」

盲目的賣花女一聽得雅典人的口音，不禁嚇得一跳，霎時她的頭頸，臉頰都泛起了桃紅的顏色。

「你回來了嗎？」她用低微的聲音問；然後反覆地自語道：「葛勞略回來了！」

「是的，孩子，我有幾天不到龐貝了。我的園子依然需要你去料理；我的花園依然需要你美麗的纖手去編織。」

妮底亞微笑着，並不回答；葛勞略將所選的花放在胸口，欣慰而疏忽地從人羣中走出。

「那個女孩是你的保護者嗎？」克羅地說。

「哼——她的歌聲不是很美嗎？可憐的女僕，她使我感到興趣呢！而且她是從聖地——帖撒利——來的。」

「那不是女巫的國家嗎？」

「是的；但我覺得每個女子都是女巫；可是在龐貝的，卻是維納斯！」

「看啊！龐貝最美麗的女子來了；她是戴密的女兒，絕色的朱麗！」克羅地說。其時有一個戴着面紗的少女，身邊隨着兩個女僕，經過他們走往浴場。

『美麗的朱麗，我們正在敬仰你呢！』克羅地說。

朱麗半抬起她的頭，露出整個黝黑的眼珠，玫瑰的臉色和勇敢的羅馬人的輪廓。

『葛勞喀也回來了！』她說，含意地瞟了一眼。『他曾忘記他去年的朋友嗎？』她又補充了一句，可是聲音相當的低。

『美麗的朱麗啊！你真够得上稱爲沉魚落雁之貌呢！你決不會使我們忘記片刻的。』

『我們不久要在我父親的別墅中見你們了，』朱麗轉首向克羅地說。

『我們也要約定一個日子來訪你呢！』克羅地回答道。

朱麗漸漸地掀去面紗，最後的一眼又落在葛勞喀身上，溫柔而帶勇敢。

於是她同兩個女僕走了過去。

『朱麗的確是姣好的。』葛勞喀說。

『去年你還用熱情的口吻去稱賞過他呢。』

『是的，當我初次見她的時候，我便失去了自制力，覺得她好似一件美術品一樣。』

『男子娶妻不過是爲了漂亮的臉兒和豐富的財產而已。此外還有什麼呢？』克羅地回答說。

葛勞喀太息着。

他們現在已走到人少的街道上，在盡頭處他們遠望着那遼闊而可愛的海洋。溫暖的和風捲起着桃色的雲，慰藉它的酥胸。芬芳的花草，仗着輕飄飄的空氣，播送到海底。

『到浴場去還早哩，』葛勞喀說，『讓我們在這熱鬧的街道上踮踮腳吧。』

『好，』克羅地說；『還有那邊的海灣，也是足以令人興奮的。』
龐貝在那時的文化非常低微，不論是人是物，都呈着衰落的現象。

葛勞客從人叢中拖走他的朋友，向那沙灘上邁步的前進着，他們坐在綠草如茵，玫瑰繁開的石岩上，涼風在漣漪上跳舞，用它的無形的足踏着拍子。

『克羅地，請你告訴我，』最後葛勞客說，『你曾經戀愛過嗎？』

『戀愛！它是我生平的常時。』

『凡是時常戀愛的人，』葛勞客說，『就是永遠未曾戀愛的。我沒有戀愛過，但是我能够找到對象。』

『我可以猜着你的對象吧？——這不是戴密的女兒嗎？她崇拜你，這是無可掩飾的，而且她既有美貌又有財產。』

『不，我不要出賣我自己。戴密的女兒固然漂亮，但她並非自由的女兒——她在臉上雖堆滿了美麗，然她的態度並不像一個處女；她的腦中除了享樂以外，簡直不知道何謂文化。』

『你太負恩了。那末你告訴我，誰是幸福的處女呢？』

『我的克羅地，你聽着吧。在幾個月以前，我逗留在納普城的時候。一天我到聖殿禱告。殿中空虛而寥落。一般雅典人前後互相的擠着，但我依舊不斷的禱告，其時忽然聽到一種太息聲；轉首望去，只見一個女子站在我的背後，她也掀起她的面紗禱告着；當我們視線相遇的時候，我真不知她到底是否是凡人。她的美麗決不是名雕刻家所能雕塑的。我猜測她也是雅典人；因為當她聽了我的祈禱文以後，她

的芳心也好似起了一種反應。我很輕地問她說：「美麗的少女，你也是雅典人嗎？」她一聽到我的聲音，立刻拉下面紗，臉上露着粉紅的顏色——「我的祖宗是雅典人，」她說；「我雖然生在納普，可是我的心卻還是思念着雅典。」「那末，」我說，「讓我們一起爲雅典禱告吧。」後來教士上台，我們依照着禮儀，跟他參拜，跟他祈禱。我感覺到一種神性的溫柔，好似在幾年前就認識她。禮拜畢，我們靜靜地離開了聖殿，正想問她的地址，預備下次去拜訪她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和她很親近的青年，走上前來，攔着她的右手。她向我送了秋波，轉首祝我平安。自從當時離開了以後。我從沒有見過她。後來我又到納普雖找遍了各處，始終未見她的芳蹤。這是我整個的故事。我沒有戀愛過；但我只有記憶和悔恨。」

克羅地正想回答時，忽然有一種紆徐而沈重的脚步聲，接近他們，彼此側轉頭去，看見一個將近四十歲的人，身材高大而瘦削。他的皮膚爲紫銅色，顯然是東方的血統；但他的外表卻有些像希臘人，尤其是他的下頷，嘴唇和眉毛，只是鼻梁高了一些。他的骨骼堅強而暴露着；他的眼睛又黑又大，發出鎮定的光芒。他的憂鬱，他的思索，皆含有極大的神祕。他們慇懃地招待這位陌生者。他是埃及人，名叫阿培斯。

「這風景真美麗啊！」阿培斯說着，雖帶有禮貌的一笑，但是態度卻很冷淡，「不然，怎會使快樂的克羅地和葛勞喀離開熱鬧的城市，一心到這兒來呢？」

「照你看來，大自然難道不動人嗎？」希臘人問道。

「是的，對於懶散的人，固然是這樣。」

「你的話太不公平了！」

「你們到底只知道及時的享受；玫瑰是不久就要凋謝的，香氣也是不久就要消散的。我們祖宗所遺給我們的，不過是快樂和厭恨而已——也許你們採取前者，而我却接受後者。」

說着，他整整衣，緩步的離開了我們。

「我現在連呼吸也自由得多了，」克羅地說。「如果學習了埃及人，我們將要悲傷得用骷髏來點綴宴會呢。」

「怪人！」葛勞略說，「他這樣冷淡世界的萬物，與死人有何區別呢！」

「聽說他很有錢，我們可以找他來賭博？這是快樂中的快樂！啊，賭博！它是充滿了熱烈的希望和恐怖，令人感到不倦。啊！賭博，它是何等的可愛啊！」

「你真興奮啊——真興奮啊！」葛勞略曬着大笑。

第二章 女性的熱戀者

上帝給葛勞略的一切，都很優厚：他所有的是俊秀，健康，倖運，天才，熱烈的心腸和詩意的腦筋。他的狂放不羈的性情，驅他廁身皇宮，痛飲作樂。

他是個富於想像的青年；他住在羅馬的屋子裏，頗含有藝術的意味。裏面所藏的全是繪畫，詩歌，戲劇，有人描寫雅典人葛勞略的住宅為「戲劇詩人的家。」

「這屋子的式樣是多麼嬌小玲瓏啊，」營造司潘沙說，「我也希望有這樣的一間。」

「受潘沙的讚美是一件有價值的事，」克羅地替葛勞略作嚴重的謝意。

宴時僕人們端出盛滿的酒席，宴請賓客。

『下次的人獸搏鬥定在甚麼時候啊？』在席間克羅地問潘沙說。

『日子已定於八月九日，』潘沙答道；『到那時候，我們可以看見一隻可愛的小獅子呢。』

『我們預備將誰去供給牠喫呢？』克羅地問道。『唉！此地的罪犯太少了。你只好去找些清白的人爲獅子犧牲了。』

『是的，我也很鄭重地考慮過，』營造司說。『一個人將自己的奴僕去餵獅子，是最不合法的。』
『古時良好的民主國，並沒有這種野蠻的舉動。』賓客薩路太息着。

『你不知道他們是很喜歡看這種人獸殘忍的搏鬥，而當它是非常的娛樂呢。』

『羅馬的國王的確是一個暴君；他封閉民衆的劇場已達十年之久。』

其時他們的談話被葛勞略的兩個僕役所阻，他們盛着兩盆菜進來。

『喔，葛勞略，你弄的菜肴真精巧啊！』年青的薩路歡呼着，眼睛不斷地放出光來。

但葛勞略似乎並不注意他的話，卻仍回到關於人獸搏鬥的問題上去。

『我喜歡看獸與獸的搏鬥，』他說，『可是一個有血肉的人要去和野獸拚命，被牠們分裂四肢，這未免太可怖了。我希望不再見到那種血肉的展覽！』

營造司聳了聳肩。年輕的薩路，是個具有著名性善的人，所以聽了更爲驚異。祇有寄生蟲的克羅地，他除了讚譽他有錢的朋友外，甚麼都不知道。

第三道菜便是水菓和甜品了。音樂隊在賓客前奏起音樂，那種希臘式的調子鏗鏘而抑揚着。

『這空氣裏充滿了愛安尼美麗的聲音，』克羅地說。

『愛安尼是希臘的名字啊！』葛勞略說，『但誰是愛安尼呢？』

『你若不知道龐貝有愛安尼這個人，』賓客李比登說，『你便不知道我們城裏最可愛的尤物了。』

『她是絕色的美女，』潘沙說；『她的珠喉是多麼的可愛啊！』

『她有像夜鶯一樣的嗓子！』另外一個賓客說。

『葛勞略，你該認識她呢！』克羅地說。『愛安尼是新近到龐貝來的陌生女子。她能歌唱，還能自

編歌譜。她有米賽那樣的美貌。她家裏還很有錢，並且非常的慷慨。』

『當然是她愛人的錢囉，』葛勞略說。

『不，她沒有愛人，她還甚至於不主張結婚呢。』

『沒有愛人！』葛勞略反覆說了一句。『奇怪！我們不能去見她嗎？』

『可以可以，今天晚上我就領你去，』克羅地說。『此外我們還可以同她賭錢呢。』

賓客儘情痛飲，一面仍繼續談話，而他們的題目，總是以愛安尼爲中心，直待月亮上昇時，才各自分散，走到龐貝熱鬧的街道上去。

他們經過珠寶店的集中區，欣賞那些五光十色的珠玉，然後到了愛安尼的門口。四面牆壁的颜色，是著名藝術家所設計的，綉花紫色的門幃，重重地垂掖着，一到那邊，她就被一般賓客所包圍。

『你說她是雅典女子嗎？』葛勞略很幽地問道。

『不，她是從納普城來的。』

『納普城！』葛葛略重說了一句，其時賓客們見了她那水仙花般的俏麗，也都神魂顛倒了。

故事又回到那個埃及人阿培斯的身上。當葛勞略和他的同伴離開他以後，他獨自站在海邊，又着雙手凝視海景，露出了苦笑。

『你們這般愚蠢的人呀！』他喃喃的自言道：『不論你們爲的是事業，是快樂，是經商，是宗教，你們都被情感所欺騙，而無法控制了。』

阿培斯一面說，一面慢慢地前進；當他走到城市的時候，他踏進一座爲供拜阿茜史女神的聖殿。殿的兩旁站滿着許多人，中間是一位僧侶。

『你爲什麼上龐貝來敬拜埃及的女神啊？』阿培斯問一個旁觀者說。『你想在阿茜史面前求些什麼呢？』

『我是一個商人，』旁觀者答道——他的口音和戴密毫無兩樣——『因爲我想知道，我們明天開船到亞歷山大去，會不會遭到什麼凶險，所以要求阿茜史女神的回答。』

阿培斯嚴肅地說道：『阿茜史雖然是農事的女神，但她也是商業的顧客。』說着側轉他的頭，好似在那裏靜聽僧侶的祈禱。

其時那個穿白衣的僧侶下了台，接着來了兩個半裸的僧侶，同時還有一個裝着樂器的僧侶，他們執着白色指揮棒，在空中揮舞，舉行崇拜的儀節。在聖壇上祇站着一位祭司。

這時阿培斯的態度非常不安地看那卜術的進行。全場的空氣似死般的寂靜，只見中間的一個僧侶突然向前衝去，用瘋狂的姿態跳着舞，求女神解答那個商業上的問題。最後他倦得停止下來，接着從神像的內部聽到一層低微的喃喃聲，她三次搖動她的頭，於是開起嘴唇，發出神祕的呼聲：

洶湧的波濤似千軍萬馬，

無數的墳墓埋藏岩石下；

未來的危險何堪設想，

但你們的船隻可平安無恙。

聲音停了——羣衆才覺得呼吸自由——商人們面面相覷。「這是最清楚也沒有了，」戴密說。「海上的暴風雨，在秋天是極平凡的事，可是我們的船隻可獲得平安。啊，仁愛的阿茜史女神呀！」

「女神萬歲！——商人們喊着：『如果沒有她的預言，我們怎樣不懷疑呢？』」

「克里納，阿培斯對那有魔力的祭司說，『你的詩詞很優美，希望你時常有好的預言給他們。』」

「可不是嗎？」克里納說，「如果暴風雨果然來了，船隻果然翻了，那豈不是應了我們預言嗎？」

「克里納，你真會說話，我得向你聆教呢。但我也有一件事想和你談談，不果你允許我進入內室嗎？」

「可以。」僧侶答道，便領着他走進一間小室。他們坐在一張盛有美酒，水菓和雞蛋的桌子邊。

「你知道我的主張是依戀青年人的。」阿培斯發出很低的聲音說，「我能用最適當的工具，去溶化他柔弱而未完成的意志。男的，我就使他們作爲我的伴侶，或是僕人！女的——」

『作爲你的太太。』克里納向他冷笑着說。

『是的，我並不否認；女子是我主要的目標，是我靈魂的最大嗜好。你是爲殺人而供養人的，而我是爲娛樂而供養人的。我喜歡暴露她們甜蜜的熱情，預備給我享受。你知道嗎？我想娶愛安尼做我的皇后——我的新娘——已經長久了。她的確是我心目中的阿茜史女神呢！』

『我聽見許多人說，她是希臘的第二個美女，』克里納說，嘴唇發出轆轤的聲音，不知是爲了飲酒，還是稱譽她，無法可以決定。

『是的；她有一種超越希臘人的美麗，』阿培斯附和着說。『她的靈魂比較更有價值。她有超越一切女子的天才——熱情，迷戀，勇敢。她的嘴上流露出來的是詩歌，說出來的是真理。她能獨立生存在世上，她的溫柔正像她的勇敢；她是我生平訪覓迄今才找到的一個標準女子。愛安尼一定是屬於我的！對於她，我懷着雙重的熱情，我希望享受她美麗的靈魂和她美麗的肉體一樣。』

『她現在還未屬於你的嗎？』祭司問、

『沒有；她愛我——但僅像一個朋友——她只用她的精神來愛我。愛安尼是一個驕誇而有志的人——她自負她的天才，她那偉大的詩歌，她那可愛的談話。她能召喚羣衆上她那邊去吃飯；她的聲音能迷醉了他們；她的詩歌能克服了他們。我希望她被一般愛人所包圍着，希望他們全是虛偽，輕浮，無價值的——她憎惡那樣的愛人——因而使她感覺需要真正的愛。於是我去激起她的趣味，引動她的情感，佔據她的心靈。因爲可以迷惑愛安尼的，並非是年輕，漂亮，愉快；乃是要能戰勝她的理想，而我便是這一類的人。』

『你不怕遇到情敵嗎？意大利的英雄好漢，他們對於求愛的藝術是很有研究的呢。』

『我不怕！她那希臘的靈魂是輕視一般野蠻的羅馬人的。』

『然而你是埃及人，並非是希臘人呀！』

『埃及！』阿培斯說，『埃及是雅典的母親。她的守護神米納佛是我們的天帝；她的建國者西克魯波司是埃及的亡命者。這許多我早已告訴她了，她所崇拜的是世界上歷史最古的人。她喜歡憂鬱和溫柔的音樂；她雖時常的太息，但她不在外面露出太息的原因。也許這便是戀愛的開始——也許正需要人去愛她。我要打開她的心門，開始向她灌輸愛的泉源。我今天找你就是爲了這件事情。』

『我怎樣幫助你呢？』

『我請她到我家裏來吃飯，我要迷惑並刺激她的感覺。這是我們埃及訓練年輕沙彌的技術——必須應用的；並且利用你那神祕的宗教，將愛的一切說給她聽。』

『哦，我明白了，你要舉行的是一種浮樂的宴會嗎？』

『不，不！你不以爲她有一雙神聖而貞潔的眼睛嗎？但我門先須要給她的兄弟設一個陷阱——這是極容易的工作。聽我的話吧，到那時候我會指教你怎樣去實行的。』

第三章 愛情的變化

陽光愉快地照在葛勞喀美麗的屋子裏。園中的花草欣欣向榮，經過微風的輸送，一陣陣的香氣從小窗裏傳了進來。房內四壁掛滿着華貴的圖畫，其中有一幅是格必德斜倚在他母親維納斯身上的姿態。青

年葛勞略充滿了快樂的心境。

『我曾經看見過她，』他說，『我曾經聽見過她——不，我已第二次同她說過話——我聽過她的音樂和歌唱。但她是爲了希臘的榮耀而歌唱的。我已長久在我的夢中好似塞普魯斯島的雕刻家那樣找尋她的偶像，我向着我的理想注入了生命。』

也許，葛勞略越思念得長久，越是感到戀慕，但那時門口忽然闖入一個黑影，這是一位少女，依然是孩子的態度，打破了他的寂寞。她簡單地只穿了一件寬大的白衣，臂上掛着一籃花卉，另一隻手上執着一個銅的水瓶；她的姿態正適合她的年齡，外表是那麼溫柔而又充分地露出她的女性美。我們不必再去找尋她的美麗，因爲它的本身已自在地表現在我們的眼前。她爲了蘊藏着憂愁和忍耐，使她的笑容消滅，然而她嘴唇上的甜蜜，輕盈而審慎的脚步，卻仍舊存在着——她那迷離的眼睛，使人相信她是從生下來就受盡了這種痛苦。她雖然盲目，但此外並無有形的缺點。『他們告訴我葛勞略在這裏，』她說，『我可以進來嗎？』

『喔，妮底亞，』葛勞略說，『是你嗎？我知道你不會拒絕我的請求。』

『葛勞略是一位慈愛的人，』妮底亞說道，臉上漲得緋紅，『因爲他時常很和善地對待我們可憐的盲女。』

『誰不應該這樣呢？』葛勞略溫柔地說，他的聲音好像一位和她表同情的弟兄。

妮底亞嘆了一口氣，在未繼續回答他的話以前，她靜默了一會。『你是最近回來的嗎？』

『是的，這是我剛回到龐貝的第六天。』

『你好嗎？』

『我很好。妮底亞——你長得真快啊！明年你應該想到你的愛人問題呢！』

她的兩頰又漲得緋紅，但這次她卻同時的又皺着雙眉。『我今天特地帶些花來給你，』她說，摸索着葛勞略身邊的桌子，然後將花籃放下。『這是不好的花，但是很新鮮的。』

『也許這是從春之女神處帶來的吧，』他溫和地說；『我向司美女神宣誓，我決不戴其他的花圈，除了你親手織的以外。』

『你花園裏的花草聽說很興盛吧！』

『是的，這一定是家庭守護神去料理它們的。』

『啊，你的話使我真快樂；這是我時常偷暇到你這裏來，趁你不在的時候，替你料理的。』

『美麗的妮底亞，我將怎樣的來感激你呢？』葛勞略說。『我從來沒有夢想得到在龐貝還有這樣的一位麗妹呢！』

妮底亞的全身竭力的顫抖着，胸部也起伏不定。她忸怩地側轉身子。『這陽光對於這些花草太激烈了，』她說，『今天我要去照顧它們，因為我新近患了一場病，差不多有九天沒有去灌溉它們了。』

『妮底亞，你病了嗎？可是你的兩頰却比去年鮮豔得多哩。』

『我時常患病的，』盲女傷感地說；『當我的年齡越長時，我越憂傷我的盲目。現在我要去料理花卉了。』說完後，她便走進園子，忙着澆花。

『可憐的妮底亞，』葛勞略想着，凝視良久；『你的命運太苦了！你不見世界，不見太陽，不見海』

洋，不見星宿；尤其是不見愛安尼。」

說到最後的一句話，他想起了昨晚同克羅地去訪愛安尼的情形。

那天晚上，葛勞略和愛安尼以及他的朋友在龐貝聚會以後，便趁了小船回去。在船上，葛勞略乘別人談話的時候，便接近她的身子。他想抬起頭來看她的面孔，但是終於不敢。末了還是愛安尼打破這靜默的空氣。

「我那可憐的兄弟，」她嘆息着說，「他多麼想享受這樣快樂的時間啊！」

「你的兄弟！」葛勞略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他在龐貝嗎？」

「是的。」

「在龐貝！他不時常同你在一起嗎？」

「是的，他有別的職務，」愛安尼傷心地答道；「他是阿茜史的僧侶。」

「他年紀很輕呢！他當僧侶的動機是爲什麼？」

「因爲他熱心宗教，並且還有一個埃及人在旁邊激動他，但他始終覺得教條太嚴。」

「那末他不懊悔他所選擇的職業嗎？我相信他一定很快活的。」

愛安尼深深地嘆息着，不發一語。

「那末他是不快活吧。這位埃及人自己是僧侶嗎？他感到神聖宗教的興趣嗎？」

「不，他的主要的興趣倒是爲了我們。他想提拔我們兄妹，因爲我們是孤兒。」

「像我一樣的。」葛勞略說，聲音裏含有重大的意義。

『阿培斯還想來代替我們父母的地位，』她說。『你要知道，他是最愛天才的。』

『阿培斯！我早已認識他了，而且還見過面，說過話呢！但爲了你的稱讚，我不再去找他了。我的心是慈和的，可是那位沈悶的埃及人，他既具有陰險的眼睛，又露着冷淡的嘲笑，在我看來，好似連太陽也要被他的臉遮成黑暗。你要知道，他生長在洞裏達四十年之久，所以與自然已經完全脫離關係了。』

『然而他却溫和，聰明而文雅，』愛安尼答道。

『啊，他既有你的讚譽，便不用我多嘴了。』

『他的鎮靜，他的冷淡，』愛安尼說，『也許是爲了發洩過去的痛苦吧。』

說完以後，他倆凝視着遠處的山。天空的一半浴着玫瑰色的浮雲。兩情繾綣，充滿着同情和恩愛。

* * * * *

阿培斯並不時常到愛安尼的家中，也不知道葛勞略會作了她的入幕之賓。他是具有自私而驕傲的心理，他一面想佔據愛安尼的靈魂；一面又想制止她兄弟阿白西地的叛變，因爲他是一個極有權威而可以控制他人的僧侶。他在私下說過，阿白西地逃不過他的手掌之中。

決定後，他就到愛安尼的家裏，在叢林中他遇見了阿白西地。

『阿白西地！』他說，很親密地放一隻手在他的肩上。

阿白西地大驚。

「孩子！」埃及人說，「你爲什麼要逃避我啊？」

這時阿白西地望望地下，嘴唇不住的顫動着。

「對我說吧，我的孩子，」埃及人又說。「你爲什麼隱藏在這裏呢？」

「沒有，沒有什麼。」

「你難道不信任我嗎？」

「是的，因爲你是我的敵人。」

「這是什麼話？」阿培斯低聲說；牽着阿白西地的手，同坐在地上。

阿白西地雖然年輕，然而他力不過人，形容憔悴，同時阿培斯的臉上卻生着一雙似火般的眼睛，令人可怖。

「你說我是你的敵人，」阿培斯說。「我知道這並非是公正的話，我託你爲阿茜史的僧侶，而你卻實行叛變和欺騙的行爲——甚至於你想我也欺騙了你——你違背你那純潔的心腸哩。」

「你隱瞞我的一切，你剝奪我的青春！我是這樣的年輕，世界上一切的快樂都呈現在我的眼前，然而我爲了取悅於神，願意放棄一切，毫無怨言。而現在，現在——」

他的嗚咽哽住了他的聲音，似雨般的眼淚，掉落在他的手背上。

「我允許你什麼，就給你什麼，因爲我是你的教士，你的保護人，請你別懷疑吧。」

阿白西地大聲的咆哮起來。但埃及人仍接着說，並不因此而停止。

「我極喜歡知道你的品性；你早已宣誓過了，便不能隨時脫離你的職務。」

『你教訓我些什麼呢？新的欺騙——新的——』

『不，我要消除你的迷信；我要領導你走向忠心的路上去。你是走錯路了，你現在應該趨向真實的才好。阿白西地啊，沒有事物是沒有影子的。今天晚上你到我這裏來吧，現在伸出你的手來。』

阿白西地受了他的一番迷惑，便向他伸出手來，於是師生告別了。

其時阿培斯直向愛安尼的家中走去。當他一進門口，便聽見那年輕而漂亮的葛勞略的聲音，頓時使埃及人怒火燃燒。一踏進內部，他真的看見葛勞略坐在愛安尼的旁邊。噴水泉在園中噴出那銀色的水花，在月光下望去，有些感覺寒冷。

阿培斯靜默了一會兒，注視着這一對男女，漸漸地走近他們，可是脚步輕微，甚至連侍者也沒有聽見，愛安尼和她的情人更不必說了。

『高尙熱情的葛勞略啊！』

他倆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在愛安尼的背後，他們認識是那個面孔冷淡的埃及人。

『你是個不速之客，』葛勞略說着站了起來，勉強地一笑。

『大家都認爲自己是最受歡迎的，』阿培斯說，獨自坐下，同時又請葛勞略坐下。

『我很快樂，』愛安尼說，『我看你們兩人做朋友吧。』

『在你沒有把我的地位看作與葛勞略平等以前，請你償還我十五年來的生活費。我固然樂於接受他的友誼，但我用什麼去報答他呢？』

埃及人說着，垂頭太息；可是在他的眼角裏卻偷偷地看着愛安尼。她的態度不能使他滿意。

「聰明的阿培斯，你的話不錯，」葛勞略說；「我們可以互相尊敬，但我們不能做朋友。」
埃及人忽然站起，兩眼直釘着他。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冷淡地說。隔了一會，他又轉首向愛安尼。「美麗的愛安尼，我會拜訪你兩三次，可是終沒有遇見。」

「那風平浪靜的海，引誘我離開家庭，」愛安尼答道，有些偏促不安。

但她的那種態度並不嚇退阿培斯，他反微笑着說：「你知道舊詩裏說過：『女子應拘守家門。』嗎？」

「詩人是自私的，」葛勞略說，「他只憎惡世界上一切的女子。」

「來，來，」愛安尼說，她看見這場惡劣的局面，便設法阻止彼此的談話；免得有所衝突。「阿培斯，請你不要將難堪的話加到葛勞略的身上吧。他是個可憐的孤兒，早年就死去了母親。」

阿培斯默默不言，因為他既不能裁制葛勞略，又不能責備愛安尼。經過一番簡單的談話以後，葛勞略便向愛安尼告辭。

他走了以後，阿培斯坐近愛安尼的身邊，用圓滑而溫和的口吻對她說：

「我的親愛的學生，——如果你願意我這樣稱呼的話——你不要以為我束縛你拜崇的自由。」

「這是什麼意思？」愛安尼用顫抖的聲音說：「你不過是我的朋友，你只能希望我尊敬你吧了。」

「這個放肆的青年——葛勞略——你怎樣認識他的？你時常遇見他嗎？」當阿培斯說話時，他的視線完全釘住在愛安尼的身上，好像要穿進她的靈魂。

『他是我父親的同鄉，我還是上星期認識他的。但你問這有什麼意義呢？』

『噢，請你原諒我，』阿培斯說，『我以為你早已認識他了。他是一個多麼下流的阿諛者啊！』

『怎麼！你說什麼意思？』

『這是無關緊要的，我並沒有傷害你的情感。』

『我希望你告訴我，葛勞喀有什麼阿諛的地方？』

『我的愛安尼，你要知道，昨天他公開地在浴場吹牛，說他愛上了你。他又說這樣纔使他稱心。不，我並不冤枉他，他是稱贊你的美麗。但這又有誰能反對呢？』

『決不會的！你怎樣聽到這樣下流的誹謗罪呢？』愛安尼沉下了頭，臉部慘白得非常可怖。

『我會聽見許多人說，你還有舞女的臭名，所以我今天特來警告你。不料却發見葛勞喀在這裏。我的情感再也不能節制了。你能寬恕你的朋友嗎，愛安尼？』

愛安尼將手放在他的手上，但沒有回答。

『不要再想它了，』他說；『讓它結成警告的聲音吧。這不能傷害你的，只有愛你的人才會受到這個傷痕呢。』

『愛！』愛安尼喃喃道，歇斯底利地一笑。『唉，真的。』

阿培斯狡猾地找着愛安尼的弱點，予她的榮耀以狠毒的打擊。他想像着，他如願在最短時期內發見葛勞喀的祕密。但不久之後，他們的談話題目却轉移到她的兄弟身上。不過所談的很短。他離開了以後，決定不再信任她，但他須要每天去訪問她——注意她。

第四章 魔鬼的勝利

當葛勞略和愛安尼經過了一番談話以後，他知道他的戀愛並非徒然而遭拒絕。他毫不介意地把他那不速的情敵拋在背後，不但忘記了他的侮辱，而且疏忽了他的存在。這時葛勞略走過了許多愉快的街道，在每條街的盡頭，都裝飾着勝利的拱門。他一直走到倖運之殿的門口，見那聖殿是羅馬最華麗的建築物。

葛勞略擠在這嘈雜的人羣中間蕩着，他覺得自己置身於一般快樂的友人裏面。

『喔！』薩路說，『五年不見了。』

『你今天預備了些什麼菜蔬來過你的被除啊。』

『我只預備一條鰻魚，我覺得用活的奴隸去供給聖神是最不合法的。』

『羅馬有什麼消息嗎？』李比登加入他們談話的陣綫。

『國王正在大請議員吃飯呢，』薩路答。

『國王真是個好人，』李比登說；『他們說，凡是謁他的人，他都要請他們吃的。』

『也許他允許我去殺一個奴隸收藏起來吧？』薩路熱情地說。

『可能的，』葛勞略說；『因為他已答應了一個羅馬人的許願，同時一定也答應其他人的請求。要

知道鐵塔史——羅馬國王——的每一種笑，都是百人流淚的時候了。』

『鐵塔史萬歲！』潘沙歡呼着，他聽了國王的名字，就擠入人羣當中。

「喔，葛勞咯！你好嗎？」克羅地忽然從別處加入進來說。

「不要響！」葛勞咯說着，從旁邊的賣花女子手上摘了一朵花下來。

「戴密在下星期要大請客呢，」薩路說，「你被邀請嗎，葛勞咯？」

「是的，我今天早上已經接到請帖了。」

「他是個有錢的人，」克羅地說，「他的菜單長得像一首敘事詩一樣呢。」

「別嚷了，現在是吃夜飯的時候了，」一個饑腹之徒說；「我們去進餐吧。」

「記牢，準定下星期到我的家裏吃飯，」戴密說，他覺得榮耀地交了那許多體面的朋友。

他們經過冷落的街道，走向一另富麗的餐室裏去。

* * *

夜色染黑了煩囂的城市。阿白西地趕着他的路程，走往埃及人的家中。他避免了光亮而人多的街道，低頭步行着。這時意外地從他的身邊經過一個人影，並用好奇而懷疑的態度看着他，最後却輕輕地叩他的肩膀。

「阿白西地！」他喊道，並且很快地用手做了一個十字形的記號。

「拏撒勒人，」僧侶回答道，他的臉色比以前更加慘白，「你好嗎？」

「唉，」陌生者說，「我上次遇到你的時候，你並不這樣的歡迎我啊！」

「我並非是不歡迎你，實在是因為煩惱而憂傷的緣故。」

「快回轉你的心腸吧！」拏撒勒人說，「你從前的憂愁和煩惱，現在可以變成新鮮而活潑了。」
「啊，天呀！」青年的僧侶呼喊道，熱誠地擊着他的胸膛，「聖神到底在那裏呢？我可以同阿培斯一樣的思念他嗎？」

這時阿白西地想避開那個拏撒勒人，但他却竭力的執住他，對他說道：

「阿白西地，我決不來傷害你的；我想搖動你心中的信仰，因為你已經迷途了。我並因此而感到奇怪，但你要忍耐，守望和祈禱——黑暗將盡，上帝將在你的心中生存了。你的困苦不過是一時的，而你所得到的却是永生的。」

「啊，願你領導我走向阿茜史的寶座吧？」

「我真替你可惜，」拏撒勒人說，「人家只教你信仰偶像，但照你看來，他們是些什麼偶像呢？卓必德本身就是一個犯姦淫的人，你若去效做他有什麼意思呢？人家告訴你不要殺人，可是你所崇拜的却是殺人者；人家告訴你不要姦淫，可是你所崇拜的却是姦淫者。現在轉心向上帝吧，他是你獨一的真神，我可以領導你走向他的寶座。你的憂愁，你的煩惱，祇有聽上帝的道才能够好呢！你到我這裏去吧，我可以釋放你的重担，使你得到自由！」

「不，我現在不能，」阿白西地說；「其餘的時間再說吧。」

「現在——現在！」拏撒勒人說，熱誠地握着他的手。

可是阿白西地並不接受他的忠告，飛也似的避開了他。

最後他精疲力盡地奔到城裏，站在埃及人的屋子面前。這時空氣中寂靜無聲，一隻雕刻的獅身女首

的怪物，在黑暗中使他吃了一驚。

他叩着門，出來開的却是一個不相識的埃及僕人，他既不開口又無禮貌地領他進去。

『我是來找阿培斯的，』僧侶說，他的聲音顫抖着，連他自己也可以聽到。僕人却一聲不響地低下了頭，領他兜了幾個大圈子，結果阿白西地覺得自己是在一間半暗半明的房間裏，站在埃及人的面前。

阿培斯坐在一張小桌前面，慘白的月光和幽黯的燈火，乏力地照着四周。

『請坐，阿白西地，』埃及人說，但並不站起。

青年聽從他的話。

靜默了一會兒，阿培斯又接着說：『我們信仰什麼呢？我們又拒絕什麼呢？你要我決定這兩個問題嗎？』

阿白西地同意地點着頭。

『人必有信仰，』阿培斯用悲傷的口吻說。『他應希望某種事情，這是我們大自然遺給我們的法則。人若有信仰，他的菩薩必向他親近。』

『接下去說吧，』青年說。

『聖神的權力是奇妙的，』阿培斯說。『我能觀察土地，空氣，山河，天上，我覺得彼此間都有同情。我信仰兩種神：一種是自然，一種是命運；對於後者我取崇敬的態度；對於前者我取觀察的態度。』

我那宗教的道德是怎樣的呢？我認爲世界上一切的萬物都有着普通的規律，太陽的普照是爲了大眾的快樂，祇有少數人爲它而感到煩惱；黑暗是預備給大眾睡覺的，但暗殺者卻利用了它做那犯罪的形爲；霧

是裝飾地面的，但毒蛇和獅子却認爲它是一個隱伏的機會；海洋是供給千萬船隻的便利，但它也會激翻較小的隻船。它是普遍的，但不能說沒有例外。我使別人的生活得到光明，但我也使自己的生活在愉快。我們的智慧是永久的，可是我們的生命卻很短促，所以我們在未死以前，應該儘量的把它應用。」
埃及人說完了話，忽然四面奏起一種美妙的音樂，但這樂聲卻不知由何而來。凡是阿白西地嘴唇上發出來的話，都可怖地起它消滅了。他只是沈在椅中，張開了嘴唇，用兩耳傾聽着。

聲音終止後，埃及人抓住阿白西地的手，引導他走進房的背後，那兒發出千萬的星光，本來漆黑的地方，現在露出青藍的天色，並且還表示着玫瑰色的雲霞。這時音樂又重覆奏起，如醉如狂地歡樂着。

「啊！阿培斯，這是多麼的奇妙啊！」

歌聲和樂隊停止以後，又有三個少女在他們面前跳舞，其中有一個年紀最輕的，舉起酒杯貢獻給青年，叫他痛飲。青年本已半醉，所以只得拒絕，然而他的血在血管裏劇烈地流動。他站不住了，最後却倒在近他身邊的一個女神懷裏。他用迷離的眼睛找尋阿培斯，只見他坐在天篷下微笑着，鼓勵他去行樂。

「痛飲吧，我的學生！」他說。

話畢，他指着一個幽暗的地方，其時阿白西地的眼光也隨着他所指的方向，不料在台座上看見一架骷髏。

「不要驚駭，」埃及人阻止道；「那位親密的賓客正勸誡我們縮短壽命呢。從他的嘴裏，可以聽到教我們儘情的行樂聲。」

最後又有一個女神在阿白西地的面前唱着一首歌：

死亡，死亡，它是個黯淡的邊疆，

我們不久的將來將駛往彼方；

人類的生命短促而不可復，

縱情作樂，別辜負了春光。

第一一部

第一章 從鬥士說到賣花盲文

龐貝城有一部份地方，並非是貴族們享樂之地，所住的乃是一般婁人，受害者；出沒者有角鬥士和鬪卒家；有惡癖者和窮光蛋；有野蠻人和不守法者；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阿爾色蒂的古城。

這是一條熱鬧街裏的大房間。門口擠着一羣人，都是銅筋鐵臂，頸粗腰闊的比武場的鬪士。在房間附近的沙灘上，陳設着許多酒瓶以及美麗的圖畫，一般角鬪士在那邊痛飲。房內祇擺了幾張小桌，四周坐着許多人，有的喝酒，有的賭錢。

『老傢伙，』其中一個鬪士說，他靠在門口的牆上，『你售給我們的酒，』他一面說，一面向背後的人打去——『連我血管中最好的血也要被它染黑呢。』

這人穿了白衣服，赤着臂膀，年事雖然不惑，可是仍舊身強力壯，勇武無匹。

『你不要用卑鄙的話來侮辱我，』高大的地主發出像老虎一般的吼聲，『我的酒是給將在比武場上擊斃的鬪士們喝的，實在是好有餘呢。』

『老流氓，你開口就是不祥的話！』鬪士回罵他，侮辱地大笑；『你若看見我在沙場上戴了勝利的皇冠，贏了比賽的金錢，你將要去吊死呢。』

『各位聽他的話，』地主大呼道，『史波拉，鐵塔地，尼格呀，他說他可以贏你們的錢哩！求聖神

幫助你們各人的肌肉，都強壯得可以擊倒他；否則我連比武場都不要去了。」

「嚇！」鬥士大怒，「我們的評判員可以告訴你關於我得勝的故事。」

「你這不足輕重的賴頓，他能告訴我些反對我的故事嗎？」鐵塔地咆哮地說。

「啊，誰會連贏過十五場的搏鬥呢？」大力士尼格說，挺身向鬥士。

「你能打勝我嗎？」史波拉怒道，兩眼好似發出火來。

「噓噓！」賴頓說，又着雙手，注意他的一般敵人。「顯身的時候將要到了；你們且把發怒的力氣

保守到那時再說吧。」

「好，」鹵莽的地主說，「如果我屈着手指來救你的話，就立刻讓命運之神割斷我的生命線！」

「你的意思就是說你要吊死的繩子嗎？」賴頓譏笑地說；「我給你一文錢去買一條。」

酒販向他伸出拳頭，突如其來的一擊，血從手指流到衣服上。

他們發出野蠻的笑聲。

「少年自誇者，你想同我玩嗎？我且給你一點教訓。我並非是弱小的波斯人啊！我警告你，我是一個壯士。我不是在競技場鬪了二十五年，沒有一次被人擊倒的嗎？我不是獲得勝利的獎品而榮耀退職的嗎？難道我現在會被一個孩子所屈服嗎？」霎時，他也譏笑地一拳揮去。

鬪士苦鬥地縛住酒販；然而當他手一鬆的時候，便像野獸般的畏縮着，毛髮豎起，狂叫地向酒販的喉嚨撲去，他雖強壯，但勞均力敵；——結果他在岩石下跌倒了；——同時他凶猛的敵手也一樣的了。

我們的地主大概不用去吊死吧。當酒販跌到的時候，有一個開公寓的女子從裏面奔出，走到戰場上。這女子又瘦又長，她的兩臂可以溫柔地抱住男人。她是酒販班布的助手，似乎足以敵過鬪士。

『這是公正的鬪法！』鬥士們喊道：『大家來啊！』於是他們圍住了賴頓和那個女子。

可是賴頓覺得這種情形對他很慚愧，爲了竭力避免惡婦的纏纏，就從他的腰裏拔出一把短刀。他的容貌露出恫嚇，他的刀口發出亮光，班布的妻子——史德諾——見了，不禁嚇了一跳。

『啊，天啊！』她呼喊道，『他的身邊藏着凶器，這是公正的嗎？這是像個君子 and 鬥士嗎？唉，我藐視這類下流的東西！』於是她側轉身，考察她丈夫的情形。

但他覺得自己還活着，深以爲幸，然後把他的敵手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

『你的確比我強壯，』他說。『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不會失敗的；握手吧，我的英雄！』

『老班布，』鬪士們呼喊道，『將你的手給他吧！』

『我的英雄，』鬥士說，『我現在已嘗到你的血味了，可是我還想再舐全體人的呢。』

『好吧，』史德諾說，『但願你們重結朋友，平心靜氣；最近有很多的青年紳士，聽得龐貝有這樣優秀的鬥士，他們極希望來訪謁的。』

『對啦，』班布道，飲他杯裏的酒。『賴頓，我的孩子，喝一杯吧，願你有我這樣的壽命！』於是他們談話的題目轉到賣花盲女的身上。

『你那個美麗的女婢——盲目的女子——到那裏去了？』鐵塔地問。『我已好久不見她哩。』

『喔！』史德諾說。『我們每天叫她到城裏去賣花唱歌，所以她賺了不少的錢。』

「可是，史德諾，我且問你，」賴頓說，「你怎樣會找到這樣美麗而溫柔的女僕呢？她將來可以做羅馬人的富室，來代替她女僕的生活。」

「對啊，」史德諾說：「將來我可以賣了她發一筆財呢。你不是問我從那裏得到妮底亞的嗎？」

「是的。」

「你還記得，我的奴隸斯答飛拉嗎？」

「我怎能忘記她呢！」

「唉，她在某一天的晚上死了。後來我又想到市場上去買一個，可是她們的價錢都比斯答飛拉昂貴，而我的錢也很有限：正想離開市場的時候，忽然一個商人走過來，拉住我的衣服。」太太，「他說，「你想買個便宜的女僕嗎？我倒有一個女孩。她年紀雖輕，但聰明機警，而且還是高尚的血統，這是我可以担保的。」是那一國人啊？」我問。「帖撒利人。」我一向知道帖撒利人是很溫柔的。因此我想看看那個女僕。當我見她的時候，正如你現在看見她一樣的年幼。她有忍耐的態度，雙手又在胸口，兩眼憂鬱下垂。因為價錢低廉，所以我就買下來了。商人一把她帶到我的家裏，立刻便不見了。我到政府裏去調查，不料那流氓早已離開龐貝。後來我驚異地發現那女孩是盲目的。哈！哈！那商人真狡猾！這不是女孩的錯處，因為她是生下來就盲目的。當然，她的力氣及不上斯答飛拉，所以用處也就少了；然而她好似亮眼的一樣，不到多時，竟被她找到城裏，從事於賣花事業。每次回家，她終帶了一把錢。因此我們也就放任她，由她攜着花籃去趕集。一般王孫公子，對她頗感同情，有的更爲了她的歌唱悅耳，往往多給她些錢。至於現在家裏的一切，都由我自己操作；待她賺得更多的錢時，我決定重買一個像斯

谷飛拉一樣的女子。無疑的，這個盲目的女孩，是帖撒利的拐子從高尙家庭中把她騙來的呢。可是最近——那是一種秘密。」

「一種秘密！」賴頓驚呼道；「她難道變成女怪了嗎？」

「女怪——不是。」

「別嚙嚙吧，好主婦，快拿食物出來——我們餓了，」史波拉不耐煩地說。

「我也已經餓了，」尼格說，把刀又放在手掌上玩弄着。

她便走進廚房，搬出許多半生不熟的肉。一般鬥士們吃得杯盆狼藉，醉眼矇矓。

第二章 孤女被辱

在古代，羅馬的教士是一種專門的職業，不但可以奪得枉財，而且還兼有榮耀。只有高貴的公民纔有當這教士的資格，平民是絕對禁止的。到了現在，才打破教士不平等的觀念。因此羅馬天主教徒始有窮苦階級出現。克里納是阿茜史教堂裏的教士，他便是貧苦出身的一個。

克里納在龐貝只有一個親屬，那人就是班布。他們是心地相投，趣味一致的表兄弟。

「我那年輕的妮底亞，」班布說，「她對我是個滿生着黃金的花園。」

「她非但唱得動聽，並且表情也好像是一個女神，」克里納回答道。

「但她做些什麼呢？」班布問道。「她除了驚嚇，用誓言說話以外，什麼都不洩漏。」

「我也是不洩漏秘密的。」

『誓言！像我們這樣的人有什麼誓言呢！』

其時他們聽得門環上發出微小的聲音。教士低下頭來。

『噓！』地主班布低聲道，『盲女來了，』那時妮亞開啓了門，走進房內。

『哦！姑娘，你好嗎？我看你的臉色很慘白呢。』班布驚奇地說。

女孩不答，乏力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她的血脈流動得很快，她用小足不耐煩地輕叩着地板，然後頓時站起，用堅決的口氣說：

『主人，你若歡喜，不妨餓死我——打死我——嚇死我——但我決不再到那個污穢的地方去了！』

『什麼？笨虫！』班布說，聲音很粗厲，他那濃厚的眉毛在凶狠的眼睛上，愈加顯得漆黑；『你怎樣違背我啊！』

『我已說過了，』可憐的女孩說，將手又在胸口。

『什麼！我的純潔而可愛的盲女啊，你不願再去嗎？很好，那末我們捉你去吧。』

『我可以向全城的君子們哭訴的，』她熱誠地說。

『我們也會謹慎的，我把你的口塞住。』

『那只有靠天幫助了，』妮亞說着站起了來；『我可以去報告官吏。』

『記牢你的誓言！』這是另外一個人的說話聲，原來克里納也加入談話了。

盲女的全身顫抖着。『我真不幸呀！』她呼喊着，然後放聲大哭。

這哭聲傳到史德諾的耳朵裏，她立刻走了出來。

「幹什麼？你這畜生！你想把我的女僕怎樣啊？」她惱怒地指着班布。

「靜點吧，我的太太，」班布胆小地說；「你如果需要新的腰帶和美麗的衣服，那末你便留心你的女僕。」

「這是什麼話？」老嫗說，把大家輪流的看了一遍。

妮底亞吃了一驚；便立刻奔到史德諾的面前，抱住她的雙膝，用動人而迷離的目光注視她。

「啊，我的主母！」她嗚咽道，「你也是一個女子，你也有姊妹——你曾過着像我一樣年幼的日子——憐憫我——救護我！我是決不再到那可怖的宴會裏去了！」

「胡說！」老嫗說着，粗暴地抓起她的一隻纖手；「胡說——這種肆無忌憚的話不是女僕們所說的。」停了一息，史德諾向克里納點頭道：「這女孩疲倦了，如果有人要她，她到底可以駕馭的。」

「誰！誰在這裏？」妮底亞呼喊着，用她的眼睛向房內四周掃描，使克里納駭得從座位上驚起。

「她一定能用她的眼睛看東西了！」他喃喃地說。

「誰在這裏？啊，你們若像我一樣的盲目，便可減少一些殘忍了，」她說；於是又放聲大哭。

「把她帶走，」班布不耐煩地說；「我恨這種啜泣的聲音。」

「來，」史德諾說，推着那可憐女孩的肩膀。

妮底亞站在一隅，她更顯得有堅決的態度。

「請你們聽我的話吧！」她說；「我是忠心服侍你的——我——我的長大——唉！我的母親，我的可憐的母親！你會夢想得到我有這樣的地步嗎？」她的眼淚突然湧出。「你若吩咐我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可以答應；然而，我若被迫到那邊去，我惟有哀求羅馬的官吏——我已經說過了。天啊，聽我的話吧，我是宣誓過了！」

老嫗的眼中冒出怒火，她一手抓住女孩的頭髮，一手把她擎起，拖妮底亞到牆角下，用粗大的繩子把她網住。那個盲目女孩的尖銳的呼喊聲，充滿了整個的屋子。

一般戰士正在討論搏鬥的問題。

「希臘人只知道榮耀，而不想到金錢的，」葛勞略說。

賴頓聽了，不禁臉色漲得緋紅。

「不要誤會，高尚的葛勞略；我對於這兩種都需要，但我決不做一個專為金錢而搏鬥的武士。」

「一個守財奴決不能成為英雄！」

「我並不是守財奴，」賴頓驕傲地說。

「怎麼我沒有看見班布，他到那裏去了？我要同他談話呢，」克羅地說。

「他在裏面，」尼格說，指着班布房間的門口。

「那個勇敢的老婦人——史德諾——她又在那裏？」李比登問道。

「你進來以前她還在呢；但她聽了一些對她不快的消息，因此就走了。現在老班布也許在後房捉弄一個少女，因為我剛在聽到一層女性的呼喊聲，以及那個老嫗的妒忌聲呢。」

『哈哈！好極了！』李比登大聲笑道。『來，克羅地，讓我們去看看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其時有一陣喊痛的聲音，驚駭了羣衆。

『啊，饒恕我！饒恕我！我不過是一個盲口的孩子，——這種刑罰還不够嗎？』

『喔，天啊！這是我的可憐的賣花女！』葛勞略驚嘆道，立刻奔向那發出呼救聲的地方。

他打開了門；他看見可憐的妮底亞被這凶悍的老嫗扭着不放；而且在那根縛她的繩子上，已經染了血痕。

『潑婦！』葛勞略說，用他的右手，把妮底亞從老嫗的手裏搶了過來；『你爲什麼虐待像你一樣的女性呢！』

『啊，這是你——這是葛勞略嗎？』賣花女驚喜道，像瘋狂一樣地高興；熱淚湧上她的兩頰；她微笑着，她依附他的胸口，緊吻他的衣服。

『你這唐突的陌生者，你敢干涉一個女子和她女僕的事情嗎？我藐視你華麗的服飾和穢褻的香氣，我懷疑你是否是羅馬的公民。快還我的女僕！』潑婦咆哮道，將她的大拳直挺在希臘人的胸口。

『除非讓一切的潑婦姊妹來幫助你，』葛勞略說。『不要怕，可愛的妮底亞；我們雅典人決不忍看一個不幸者遭遇這樣的慘劫。』

『對於一個女僕有什麼騷擾不清呢？』班布說。『孩子，你走吧，你若把這位紳士的衣服拉得太緊，一定會扯破呢；去吧，你是被饒恕了！』

『啊，不要——我不要離開他！』妮底亞大哭道，比以前更緊地貼在葛勞略的身上。

雅典人被她的那種情狀所感動，坐在一張椅子上，同時把女孩抱在膝上。他的長髮摺去她肩上的血痕，他吻着她頰上的眼淚，他用千種溫柔的話安慰女孩的悲傷，甚至連心腸最硬的史德諾也感動起來了。

『誰想得到我們盲目的妮底亞會有這樣的榮耀呢？』波婦說，揮着額上的熱汗。

葛勞略抬頭看看班布。

『我的好友，』他說，『這是你的女僕；她唱得一口好聽的歌，她善於料理花卉。我願將這女僕送給一位太太。你可將她售給我嗎？』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覺得那可憐的女孩快樂的發抖着；她驚跳起來，她任散亂的頭髮披在眼前，顧盼四周，彷彿有看見的力量。

『出賣我們的妮底亞！不，』史德諾粗暴地說。

妮底亞聽了，長嘆一聲，然後又依偎在保護者的懷中。

『胡說！』克羅地傲慢地說，『你必須報答我的恩惠。你這一對男女呀！你們若違背我的旨意，你的營業便要摧殘了。班布不是我的親屬潘沙的信任者嗎？假使我說打破你的酒缸——你們便不能再出售了。葛勞略，這女僕一定是屬於你的。』

班布狠狠地搔着他的巨頭。

『這女孩是我的搖錢樹呀！』

『你要賣多少？我有錢。』葛勞略說。

古時的意大利人，像現在一像，什麼東西都可以出賣的，何況是一個盲目的女孩。

『我買進來的時候化了四百八十個法郎，現在恐怕要值九百六十個法郎呢！』史德諾含糊着說。

『我給你一千六百個法郎；我們立刻到官廳那邊去；然後再上我這裏來取錢。』

『我非八千個法郎不賣的，』班布說。

『你一定可以得到那個數目，』克羅地說。『雅典人會使你發財，因為他看錢是很輕的。今天就簽字吧，我的朋友。』

『算了嗎？』葛勞喀問道。

『算了，』班布答。

『那末，那末，我可以同你一起回去了嗎？啊，幸福！』妮底亞說。

『是的，我帶你回去，請你唱一首希臘歌給龐貝最可愛的太太聽聽。』

女孩雀躍起來，改變了從前整個憂愁的容貌。

第三章 情海波瀾

愛安尼是個天才卓越，姿容娟秀的女子。她追隨着自己光明而孤獨的途徑，却無須年老的女總監去指導她。她不服從專制獨裁的風俗，卻以風俗去適應她的意志。凡是愛上她的人，都彷彿走入新世界；在她的面前，也宛如靜聽她美妙的音樂。她的美麗和靈魂，都被那個阿培斯所迷惑着，同時她卻熱戀了葛勞喀。

當阿培斯離開她以後，她便深藏閨中，連女僕都被她關在門外，同時她自己也不出門一步。惟葛勞

略訪她則屬例外。他雖驚奇，可是也猜測到其中的原因。因為他愛她，同時也被她所愛。

在深夜，當街上寂靜無聲，明月高照的時候，葛勞略偷進她的屋子，向她求婚。然而她始終被阿培斯纏擾着，不能獲得自由。她並不當他——阿培斯——是地上的人類，卻視他為邪惡的神祇。她不愛他，但却怕他。她被他那如蛇的眼睛所麻醉，以至無法解除。他——葛勞略——的來臨使她歡迎；可是她的精神却因此而憂鬱，好似熱烈的陽光遮着一層黑雲。她所以不敢拒絕他的訪問，事實上是爲了恐怖空氣的發展。

阿培斯自從利用魔術克服了阿白西地以後，他心裏感到十分愉快。這時阿白西地受了清晨的陽光，才從憧憬的幻象中甦醒，那時他只感到慚愧，恐怖，喪胆，當阿培斯不是凡人，乃是超自然的怪物。

在後來的幾天中，阿培斯曾遇見過她，他利用着那至高的神術，一半是堅定她反抗葛勞略的旨意；一半是引誘她接受自己的要求。驕誇的愛安尼只是忍受着痛苦，她最聰明的計劃是：既不露骨地憎惡他，也不刻毒地藐視他，只是逐漸與他疏遠，使他夢想不到她會被人所愛。

他再不想起葛勞略傲慢的態度了；他說起他的名字，也不及說起克羅地和李比登的名字時爲多。他並未夢想得到愛安尼已經愛上了別人，然而他卻擔心她要受葛勞略的感化。回憶他的情敵的年輕，聰明而具有誘人的魔力，他往往咬牙切齒，怒不可遏。

當第一部書結束的第四天，阿培斯和愛安尼坐在一起。

『你把面紗罩住，』阿培斯說，『使我看不出你美麗的臉兒了。』

『我是爲你而遮住的，』愛安尼說，她的遮住的原因，實在想蓋罩她哭得發紅的眼睛；『因爲你只

要欣賞一個人的內心，所以對於外表有什麼重要呢？」

「我的確只要欣賞一個人的內心，」阿培斯說，「但請你給我看看你的臉吧——因為我想念它！」

「你不過在臆具有這樣的念頭，」愛安尼用一種有力而帶愉快的口氣說。

「美麗的愛安尼，你以為我的看重你，是在臆具開始的嗎？」阿培斯說。

愛安尼全身震顫着，連自己也不知道何故；她的面紗始終罩着她的姿態，無從暴露她的表情；如果被阿培斯見了，至少會使他大怒——事實上他從未向她發怒過。她的整個靈魂仍充滿了葛勞略的印象。爲了急欲轉變談話的口氣，愛安尼就問起她的兄弟。

「告訴我，阿培斯，你最近看見我的兄弟嗎？」她問。「他有幾天不來看我了；當我最後見他的時候，他的態度喪沮，使我吃了一驚。也許他是懊悔當教士吧。」

「是的，愛安尼，」他說。「雖然以前他的精神憂鬱；但自從他到我這裏來了以後，我便安靜他的心境——我已除去他的懷疑了。你別顧慮，他決不會再懊悔的；凡是信仰我阿培斯的人，除了當時以外，永不會懊悔的。」

「你使我真快樂啊，」愛安尼說。「如果我的親愛的兄弟有了滿意，那我便安慰呢。」

話題逐漸趨於緩和起來，阿培斯自得其樂；他的豐富的知識，能幫助他使每一個問題感動人心；這時愛安尼忘記了過去的惹厭，消除了一切的憂傷，全賴他知識的魔力。她的態度改成自然，她的言語轉變流利；阿培斯早已等待他的機會，現在居然被他抓住了。

「你從未見過我內部的屋子嗎？」他說，「它一定會使你發生興趣的，那是一所埃及式的房子，和

卑陋矮小的羅馬式的建築絕對不同。到處都表示着對於世界有貢獻古典的文明。我敢自誇一句，在敬仰的愛安尼面前，它更顯得令人懷慕了。』

那種神祕而又污穢的門第，那種伺候着她危險的陷阱，竟使愛安尼一時糊塗，立刻答應他的提議，決定在第二天晚上是她訪問他的日子。阿培斯端莊起他的外貌，內心跳動着猥褻而凶狠的適舒，便這樣離開了她。接着又有另外一位賓客進來——現在且重提到葛勞喀吧。

* * * * *

清晨的夏日太陽，普照在葛勞喀的微小而帶有香氣的書室裏。他斜倚在草地上，露出憂鬱而冷淡的神態。凝視着地上正在爬行的一隻烏龜，他喃喃自言道：

『我想你一定知道愛安尼幾時會來的。你會感到她的來臨好似快樂的音樂，熱烈的陽光嗎？自從我聽到她的聲音後，已有好幾天了。我的生活平凡，我的獨自飲食，燈光因此而黯暗了，鮮花因此而凋謝了。啊！愛安尼，你能夢想得到我這樣的敬仰你嗎？』

正在沈醉於這些鍾情的幻想中，葛勞喀忽被進來的妮忒亞所打擾。她的脚步輕微而審慎，她從大理石的石級上走到生長花卉的園子裏。手上執着水瓶，向那枯燥的植物灌溉，使它們好似因她的來臨憑添了生氣。

她在花間徘徊，從她的熱情年幼的外貌和高雅的動作看來，你會想像到她是花園中最適宜的女神。

「妮底亞，我的孩子！」葛勞喀說。

她一聽得他的聲音，便立刻停止——靜聽，赧顏，喘息；她的嘴唇張開，她的臉兒向上，傾聽着聲音的方向，然後放下水瓶，奔向前來。

「妮底亞，」葛勞喀喚道，輕撫着她長而美的頭髮。「你快樂嗎？」

「喔！非常快樂！」女僕太息道。

「靜聽，」葛勞喀說，「你年甚幼，且作我的知友吧。你會聽見愛安尼這個名字嗎？」

「聽見的；據說她是納普人，很美麗！」

「實際上她是希臘人。妮底亞，我愛她呢！」

「我也這樣的想，」妮底亞溫和地說。

「你應該將我愛她的事告訴她。現在我要把你送到她的家裏。快樂的妮底亞，你可以做她的女侍——你可以沈醉於她的音樂般的聲音裏。」

「什麼！什麼！你要把我送給她嗎？」

「是的，你可以到愛安尼的家裏去了，」葛勞喀答，「你還有什麼要求嗎？」

妮底亞放聲大哭。

葛勞喀站起來，像兄弟一樣的安慰她。

「我的妮底亞，我給你的是幸福，你哭得太笨了。她是像清風一樣地文雅，溫柔，慈愛。她可以做你的姊妹，她一定會喜歡你。哭些什麼呢？但我決不會勉強你的。你答應嗎？」

「但願我能一輩子的服侍你。」

「親愛的妮底亞，葛勞喀接着說，吻她的手。『你去吧；如果你覺得對她的仁愛感到失望，如果你認爲我欺騙你，那末你就回來。我不將你送給任何人，這不過是供貸而已。我的家和愛安尼的家是一樣的，你可以兩面來往。』

妮底亞聽了不再哭了。

「那末，去吧，妮底亞！你且將這封信代我帶給愛安尼。」

「不。」

「你裏服侍我嗎？」

「是的，我願意一生做你的牛馬。」

「你採了花以後就到我的廂房裏來，讓我替你預備了花瓶。可愛的孩子，你現在不煩惱吧？」

「葛勞喀，我是個苦命的女僕，怎能有幸福呢？」

「這是什麼話？妮底亞，我可以給你自由。」

「請你饒恕我吧！」她說。「請你再不要談什麼自由了；我的幸福就是做你的女僕；你已答應我了，你是決不會將我送給任何人的。」

「是的，我已經答應過了。」

「那末現在我去採花吧。」

妮底亞靜默地握着葛勞喀的手，很愉快的離開了他。當她走過他的身邊時，她又停住脚步，伸手向

他，喃喃地自語道：

『我遇見你已經三天了——在這三天中我是多麼的快樂啊！願上天祝福你的家門！我走了以後，願和平與你同在！』

* * * * *

妮底亞走進愛安尼的居室。她是葛勞喀所特許的使者。

由於一個侍者的引導，她去見愛安尼。

『他有什麼事嗎？他帶了些什麼消息來嗎？』愛安尼的心跳躍不已。

妮底亞站着不動，靜聽指示她方向的聲音。

『高貴的愛安尼，』她用溫柔而低微的聲音說，『我將怎樣的效勞呢？』

『俊秀的孩子，』愛安尼感動地說，『你不用走過這光滑的地板，讓我的侍者來取你的禮物吧。』

說着她親自上去接受她的花瓶。

『這些花是送給你的。』妮底亞說。

愛安尼取了她手上的花，放在桌上。於是領她到榻上坐下。

『我的職務還未完呢！』妮底亞說；其時她從衣裝中取出一封葛勞喀給她的信。『從這封信裏，你

可以知道他爲什麼差一個這樣不像樣的女僕到你的家裏來了。』

愛安尼顫抖地接了妮底亞手上的信，打發開一般侍者，拆開閱讀：

『愛安尼啊，我記得我們上次會面的時候，我曾經唱歌給你聽，同時你也看上了我一眼。我倆當中真有不可分離的親密，我們的眼睛都已承認了，可是我們的嘴巴還未曾說出。我的意思不是說我這樣快的愛上了你。可是這些話確是從我的心裏透出來的。』

『嬌豔而可尊崇！愛安尼啊！請你接受我送你的花吧！它們的香氣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我差這個女僕帶給你。她，也像我們一樣，是個異鄉人。但她比我們更不幸，因為她是個奴僕，而且還是盲目的。她是溫柔，敏捷，可教，善音樂，擅歌唱，又能料理花卉。愛安尼，你一定喜歡她的；不然，仍舊送還給我。』

『末了一句話——讓我勇敢吧，愛安尼！你爲什麼把那個埃及人看得這樣的高尚呢！他身邊的人沒有一個是誠實的君子。我們希臘人在搖籃裏就忠於人類。阿培斯並非是可以相信的，他能冒犯我們嗎？你可記得上次見面的時候，我曾先向你們告辭，這就是免得他的刺激。你要記着，他不能指摘我的不忠心；因爲葛勞喀是屬於愛安尼的。再會吧！』

愛安尼讀完了這封信，宛如一層重霧罩在眼前。信中的每一句浪漫而帶可信的熱情，足以溶化她的心腸。難道她會再懷疑他的忠心而轉信他人嗎？眼淚從她的兩頰流下——她吻着那封信，並且還把它藏在胸前；然後回頭對妮底亞，那時她仍站在原處。

『我的孩子，你坐吧，』她說，『我寫一封回信給他。』

妮底亞低下了頭。

『姣好的姑娘，你叫什麼名字？』

「他們都叫我妮底亞的。」

「你的國籍呢？」

「帖撒利的奧利帕人。」

「讓我們做朋友吧，」愛安尼說。「你坐一會，我立刻就把信寫完。」

「葛勞喀：明天請到我的家裏來。別怕那個埃及人——別怕。再見！」

「信寫完了嗎？」

「寫完了。」

「你以為我將這封信帶給他，會得到他的感謝嗎？」

愛安尼忘記了她是個盲目，因此有些覺得難為情，而紅耳赤地低下頭來。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妮底亞說，『冷酷的話足以使他傷心；仁愛的話定能使他愉快。如果屬於

前者，你就差別的女僕送去；如果屬於後者，那末由我送去。』

「妮底亞，由你送去吧。」

「自然囉，」她說。「誰能說葛勞喀是不仁的呢？」

「我的孩子！」愛安尼說，「你說得那麼溫柔——葛勞喀在你的心目中最親密的嗎？」

「高尙的愛安尼，葛勞喀只是我的朋友，但誰都比不上他。」

於是愛安尼吻着她的手，囑她到晚上的時候仍舊回來。

自從妮底亞離開以後，愛安尼沈醉於愛的懷抱裏。她知道葛勞喀是愛她的，同時她還担憂着他能否

戰勝阿培斯。

第四章 戀愛的鬭爭

「啊，最親愛的妮底亞啊！」葛勞略感嘆道，當他讀完愛安尼的書信後，「你真是天上人間的白衣使者，我怎樣感謝你呢？」

「我已得到報償了，」可憐的女孩說。

「明天——明天！我怎能等這樣的長久呢？」

其時妮底亞重回到愛安尼的家中，但她已外出了。

「到阿培斯家裏去嗎？決不會的！」

「真的，我的孩子，」另一個僕人回答她。「她認識埃及人已長久了。」

「長久！然而葛勞略愛她呢！」妮底亞自語道。

從僕人的口氣裏，妮底亞知道愛安尼從未去過埃及人的家中，而且這次時間又這樣長久。爲了愛慕葛勞略起見，她頓時回到他的家裏。可是他也和朋友出去了，也許到半夜才能回來。

女孩呻吟不已，抱着頭思想。「決不能再延遲了，」她想，驚跳起來，轉向伴她的僕役。

「你知道愛安尼在龐貝有親戚朋友嗎？」

「你難道不知道她有一個兄弟在龐貝嗎？」僕役說。「他雖年輕而有錢，可是做了阿西史的僧侶，真愚笨啊！」

『阿茜史的教士，天啊！他叫什麼名字？』

『阿白西地。』

『糟了！他一定知道他的姊妹遭受危險的；我立刻要去見他。』

她取起了一根拐杖——這是龐貝的盲人所用的——她由僕役的陪伴，直到了阿茜史聖殿。她首先叩門，並沒有人答應，後來由另一個僕役東尋西找，才發見一位僧侶。

『你不是阿白西地嗎？』女孩問。『我早已聽見你的口音了。』

『是的，』僧侶答道。

『你知道阿培斯嗎？』

『知道的，有什麼事呢，女孩？』

『你有一位姊妹嗎？』

『說！說！她怎樣？』

『你可知道那個埃及人最後的宴會嗎？你願意讓阿培斯作她的主人嗎？』

『天啊，他決不敢的！你若騙我，我要瓜分你的肢體！』

『我是說實話的；現在愛安尼正在阿培斯家裏作初次的賓客呢！再會吧！我已盡了我的責任，』說完以後，她即轉身奔走。

『且慢！且慢！』僧侶道。『如果真的，我怎樣去救她呢？』

『我可以帶你到他的密室裏去。同時你還要預備些必要的武器。』

「等一等，」阿白西地說着穿上了大掛子，咬牙切齒地伴着盲目女孩，直往埃及人的家中走去。

* * * * *

且說愛安尼走進了埃及人的大房子以後，便像她兄弟一樣的神志不清了。這好像是惡魔的巢穴，顯承着一副不祥而可怖的面孔。

由一個奴隸的引導，帶她向前走去。在大廳的中間，她遇見阿培斯自己，穿着滿嵌珠寶的衣服。這時雖然是白晝，但屋內卻漆黑得點起燈來。

「美麗的愛安尼，」阿培斯說，彎着腰觸她的手，「這是你眼睛燃亮了的廳堂——你呼吸充滿了的香氣。」

「你不能這樣說的，」愛安尼微笑道，「這是你教我的所謂不可阿諛他人啊！你怎能教錯你的學生呢？」

愛安尼說到這話的時候，態度露得更可愛，所以使埃及人特別戀慕了。

他帶她走進各個不同的房間，都是富麗堂皇，五光十色的。當他走過的時候，一般僕役莫不跪下，向她奉獻金錢珠寶。

「我早已聽得你是富有的，」她奇異地說，「但從未夢想得到你財富的數目。」

「我要將我的財富鑄成一頂皇冠，」埃及人說，「戴在你白髮的頭上。」

「呢！財富只會害了我的，」愛安尼大笑道。

「但是你不能輕視財富啊！黃金是世上的大魔術家——它實現了我們的理想——它最有權威，然而也是我們最服從的僕役。」

阿培斯只想藉金錢誘惑她。他被她的婀娜的態度所迷醉，甚於她的美麗。現在他無法克制他那如火般的情慾了。

當他們站在大廳的時候，埃及人拍一拍手，忽然從地板上升起一桌精美的酒席。同時帳幕後奏起一層無形的，溫柔的音樂。

飯後，阿培斯帶她走進一座花園裏。那時幽揚的音樂重覆奏起，噴水泉發出芬芳的香氣，美麗的花卉，也散發出異香奇味。

「阿培斯，你把我帶到那裏去啊？」愛安尼說，心裏覺得怪異不安。

「我們到前面命運之神的聖殿裏去。」

走進狹小的廳堂，在盡頭處他們看見一幅黑色的幕帷。阿培斯把它舉起，愛安尼進去時，只見四面漆黑。

「別怕，愛安尼，」埃及人說，「燈光就會亮的。」當他說完後，溫柔的亮光果然逐漸上昇，普照着一切的物件。其時幕帷掛下，阿培斯跪在她的面前。

「啊，愛安尼！」他說，熱情地凝視她；「靜聽一個爲戀愛鬪爭而失敗的人吧。我崇拜你！命運之神沒有說謊——你是由上天指定給我的——我曾走遍了全世界，但始終沒有找到像你這樣的美人。從我年輕的時候起，我已想要你這樣的人了。直到現在我的夢想才能實現——我醒了，我找到你了。不要背

離我，愛安尼，我並非是冷酷殘忍的人。世間一切的女人，都沒有像我熱情敬仰愛安尼的情人。不要因我握了你的手而掙扎——看，現在我放鬆了。你若願意，就自動握我的手吧！但不要拒絕我，愛安尼。我除了跪在你面前以外，從不跪在任何生物面前的。愛安尼，別顫抖，你是我的皇后——我的女神——我的新娘！你所欲的一切，都可以達到目的。阿培斯除了服從你以外，並無別的野心。愛安尼，請用你的眼睛看我，請你向我微笑。我的太陽！我的天帝！我的亮光！愛安尼——你別拒絕我的戀愛！」

愛安尼，在這單身而可怖的男子面前，倒並不懼怕；他的尊敬的語氣和溫柔的聲音，足以使她信任；但她只是感到紛亂和駭異，無從去回答他。

「起來，阿培斯！」最後她說；握着他的手，但立刻又縮回，從他的手上，她覺得他有火樣的情慾。

「起來！如果你是端莊的，如果你是熱情的——」

「假使！」他溫柔地說。

「靜聽我的話，你只是我的保護人，我的朋友，我的族長；其他的念頭，請別思慮吧，」那時她看見他的黝黑的眼睛放出凶狠的情慾的光芒——「我是聖潔的——我不能在這樣的儀式下受人尊崇；可是，你能鎮定地聽我的話嗎？」

「唉，你的話好似雷電一般，立刻可以殛斃我的！」

「我愛另外的人了！」愛安尼怕羞地說，但語氣極堅定。

「啊！你敢這樣的告訴我，你敢這樣的侮辱我嗎？」他說着站了起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你

儘可以說你不愛我；但你不能說你愛上了別人！」

「天啊！」愛安尼見他暴怒，便放聲大哭。

阿培斯走近她——他的吸呼激烈地向她的頰上吹去；他凶狠地用兩臂抱住她——她掙扎了他的擁抱。在這鬪爭的時候，她的胸前掉下來一種文件，阿培斯看見了，立刻從地上拾起——這是一封葛勞喀在早上寫給她的信。其時愛安尼倒在榻上，嚇得半死。

阿培斯急促地讀着那封情書；愛安尼不敢看他，她沒有瞧着他慘白的臉色，震顫的嘴唇，以及他起伏的胸部。讀完以後，信從他的手上落下，於是他故意用鎮定的口氣問她道：

「寫這封信的便是你所愛的人嗎？」

愛安尼嗚咽着，但不回答。

「說！」他的聲音頗得十分厲害。

「這就是——這就是！」

「他的名字——寫在這裏——是葛勞喀！」

愛安尼扭緊雙手，兩眼四顧，擬找奔逃的出路。

「聽我說，」阿培斯低聲道：「你若想投入他的懷抱，還是到墳墓裏去吧。我阿培斯會忍受像小鬼一樣的希臘人嗎？你想想看，我能將成熟的菓子讓給別人嗎？笨女子啊！你是我的——只屬於我的！因此我緊緊地擁抱你！」他一面說，一面把愛安尼抓到懷中。在這強暴的擁抱中，他用出全身的氣力——復仇的成分比愛的成分更多。

可是愛安尼在絕望之餘，不禁增加了超自然的氣力；她又從他的身上解脫出來——她奔至剛才她進來的房間——她拉去了幕帷——他抓住她——她又向他掙扎——結果精疲力倦，狂呼了一聲。阿培斯鬆一鬆手，好似想重覆增加他的力氣；然後再向劫奪物撲去。

霎時，幕帷忽被拉開，埃及人覺得他的肩上有種強暴的壓力。回轉頭，他看見站在他背後的是兩眼閃動的葛勞略和臉色慘白而態度嚇人的阿白西地。「喔！」仇人見面，分外清楚，他喃喃地自語道：「什麼鬼帶你們到這裏來的？」

「復讐的女神帶我們來的，」葛勞略說；頓時接近阿培斯。當時阿白西地從地上扶起他奄奄一息的姊妹；他因受了刺激，力氣不足，便把她移至榻上，拔出一把劍來，保護着她，同時注意葛勞略與埃及人的搏鬥，預備將劍刺入阿培斯的胸部，得勝這場惡劣的戰鬥。也許世間的動物再沒有比這可怖的鬪爭了，因為他們沒有武器，全靠自然的氣力。彼此都想抓住敵人的喉嚨——面部朝後——怒火般的眼睛閃動着——咬牙切齒着——雙方都比普通人強壯，忽退忽進，一左一右，一時分不出勝負。

「啊，古代的女神呀！」阿培斯太息道，抱着石柱，拾起眼睛看那女神的石像，「保護你的選民，反抗強暴的惡徒吧！」

他說完以後，那靜默的石像好似立刻充滿了生命；漆黑的大理石射出紅光，兩眼宛如火球，釘在葛勞略的身上。經過他敵人的禱告，發現這可怖駭人的怪現象以後，葛勞略兩頰變得十分慘白，站在大理石像的面前，膝骨震動，毫無人色地畏縮在阿培斯的腳畔。但他的敵人並不給葛勞略喘息的餘地。「去死吧，惡漢！」他聲音像雷一樣的霹靂，同時向希臘人縱身一躍；「權威的女神要你活活地犧牲呢！」

「葛勞喀受了這種突然的打擊，頓時立足不穩，那光滑如鏡的大理石地板，更叫他跌了一交。阿培斯便趁這個機會，舉起腳來踐踏那跌在地上敵人的胸部。阿白西地也曾學習過一手功夫；於是衝上前去，在空中揮動他的寶劍——但謹慎的埃及人一手奪去了他的武器，一手把他摔到地上，嘴裏發出一陣銅鑼般的聲音，自己卻執着寶劍在空中飛舞。葛勞喀目不轉睛，凝視着他垂危的命運。剎那間地下忽起震動，比埃及人更有權威的神現出顏色來。可怕的地震巨魔，嘲笑着人類的惡毒和暴虐，地下總吼着；屋宇震動着。其時阿培斯自誇爲復讎靠山的下級神祇，連自己也變得一塊污泥了。聲音轟轟烈烈，石柱搖擺不定，女神的頭從石柱上掉下。阿培斯蹲着身子，一塊大理石正擊在他的手臂和頭頸中間；這一擊，他差不多連聲息都沒有，倒在地上。

「地之神已保護她的兒女的生命了，」葛勞喀說，搖動着他的兩腳。「讚美這可怖的震動！讓我們敬拜諸神吧！」他先扶起了阿白西地，然後翻轉阿培斯的臉；氣色是像死的一般，赤血從埃及人的嘴唇流遍他的發光的衣服；他沈重地從葛勞喀的身上滑下，血水緩緩地滴在大理石上。一會兒地又震動了，他們互相緊抱着，不久遂即停止；他們不再懼怕；葛勞喀輕輕地把愛安尼抱在臂中，於是他們逃出危險的區域。當他們奔到圍裏的時候，一羣女人和奴僕都驚惶失措，他們並不是懼怕陌生的人們，乃是爭相逃命。他們同聲呼道：「地震！地震！」阿白西地同他的伴侶迅速地走下小巷，經過開着的小門，看啊！在那漆黑的小邱上，月光映着那賣花的盲女；她，正在傷心地痛哭着。

第二部

第一章 雨過天青……傾向真神

『請你告訴我，葛勞略，』愛安尼說，那時他們已趁着船逃走，『你怎樣和阿白西地把我從這個惡棍那邊救出來的呢？』

『請問妮底亞吧，』雅典人答道，指着盲目女孩。她坐在他倆較遠的地方，憂傷地靠在她的七絃琴上。『恐怕她先到我的家裏，看我不在，才去找你的兄弟的，他伴着她到阿培斯的地方，妮底亞領我們走進園門，其時我們忽聽到你從另一方向發出的呼聲。』

愛安尼聽了大受感動。『到這裏來，我的妮底亞，』她溫柔地說，『我不是說你應該做我的姊妹和朋友嗎？我的保護人！這次豈不是超過上面所說的話了嗎？』

『這倒沒有什麼，』妮底亞冷淡地回答，沒有動顫。

『啊！我忘記了，』愛安尼說，『我應該到你的面前來。』於是她走近妮底亞坐的地方，抱着她，吻她的兩頰。

妮底亞在那天早上臉色特別的慘白。『可是，妮底亞，』愛安尼說，『你怎樣進來救我們的呢？你知道埃及人的一切嗎？』

『是的，我知道他的惡行。』

「怎麼知道的呢？」

「高貴的愛安尼，我會做個他的奴僕。」

「因為你進去過，所以知道他的私室嗎？」

「是的，我曾給阿培斯奏過七絃琴呢，」盲女答道。

「你已經從虎口裏救出愛安尼了！」

「高貴的愛安尼，我既沒有美麗，又沒有地位；我只是個孩子，是個奴僕，是個盲女。我活着還有什麼用呢。」

妮底亞這種傷感而帶驕傲的回答，使愛安尼感覺不安。她只好不言，當時將船划入海中。

「那個埃及人也許是死了吧，」葛勞略說。「至於你的兄弟，我覺得他的精神一定大受損失。當我們昨夜到他那裏的時候，他即匆匆離開。但願我能同他做一個朋友。」

「今天的雲多麼幽靜呀，」愛安尼說，「我簡直不相信昨天有這樣厲害的地震。」

「妮底亞，你昨晚不覺得地震嗎？你坐在那裏？它就是使你哭的原因嗎？」

「我覺得地在我的腳底分裂，像一條凶惡的巨蟒，」妮底亞說；「但我不看見什麼。我不怕；我認為這不過是埃及的魔法。因為他們都說他有偷天換日的本領呢。」

「我的妮底亞，你是帖撒利人，」葛勞略說，「那邊的人是應該相信魔術的。」

「誰不相信呢？」妮底亞簡單地回答；「你懷疑嗎？」

「我不相信任何魔術的，除了愛的魔術以外，」葛勞略說，聲音震顫，兩眼注視愛安尼。

妮底亞執着七絃琴彈奏，樂聲婉轉動人。

『我的妮底亞，給我們唱一首帖撒利的歌好嗎？不管它是否是屬於魔術，但至少是愛情的。』

『愛情！』妮底亞有些傷感。於是她開始唱了，她的歌聲悲哀動人，兼具有愛的嫉妒。

他們這樣談着，消磨了若干時間；一對情人哈哈地笑着，而可憐的盲女始終在黑暗的地獄裏，羨慕着他人的幸福。

* * * * *

在龐貝的市場上，阿白西地遇見了拏撒勒人奧林索。他們並肩而行，到了色納河的邊岸。陽光普照着碧綠的樹梢，龐貝的古廟從河底反映出原形，飛濺的浪花，活躍地在他們的眼前跳舞。

『自從你匆匆的離開我以後，』奧林索說，『你快樂嗎？你聽到上帝的聲音嗎？』

『啊，我已誤信了偶像，我的眼前呈着黑暗的狀態。告訴我，如果你有權威的話，就替我解釋這種懷疑。』

『我不怪你，』拏撒勒人說，『你的確陷於誤信或懷疑的境地。在八十年前，人類並不相信什麼真神。』

話畢，拏撒勒人就取出經文，他說基督怎樣替衆人受苦，怎樣建立他的功勞。他一面說，一面哭着。因爲人類所迷信的諸神都是在地上生存的，而基督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是永生的，是爲世人贖罪的。

『來，』祭撒勒人說，他知道阿白西地已受了感動，『我們到一個卑陋的屋子裏去：我們從此可以由憂傷變成快樂，由黑暗達到光明，由腐朽而到永生！』

『請你領導我前進，』阿白西地說，『我現在一切都願意跟從你。』

他們愉快地到了河邊，僱了一隻船，向海上駛去。

在海的中央，阿白西地看見一隻船，上面坐着愛安尼和她的戀人。到了對岸，他們上去了。那兒的黑弄狹小，房屋大都是建在沿岸的。

最後他們到了一個門口，敲了三響，才有人來開。阿白西地便隨着領導者前進。

一到裏面，奧林索就跪下，向着十字架閉眼禱告，然後才對衆人說：『各位弟兄，你們沒有看見這裏有位阿甫史的教士嗎？他因誤入迷途，現在真神感動他了——他相看、聽、和明白我們的教道。』

『讓他來吧，』其中一個說，他年紀比阿白西地還輕，面容像僧侶一樣的憔悴。

『讓他來吧，』另外一個中年人說，那人在幼年時代却是一個強盜。

『讓他來吧，』第三者說，那是個白髮的老翁，阿白西地認識他是戴密的僕役。

阿白西地進去時，便跪在老教士的面前，受他的祝福，因而涕淚交下，一心傾向於天國。

第二章 將近成熟的小婦人

葛勞略和愛安尼的戀愛，進行得很順利。在少年男女的心中，如顧慮，變異以及死亡一類的事情，是不知道的。世界所給葛勞略的，除了愛情以外，並無其他的野心和願望。他不再爲他快樂的朋友而存

在了；他只是有意獻身於愛安尼。清晨他們消遣音樂，傍晚他們玩山遊水。

至於阿培斯，依然是活着；他呻吟在牀第間，逐漸恢復他受地震後的創傷——他不去思念那一對情敵了——然而這正是他預復讎的方法。

不論何時，妮底亞都是他們惟一的伴侶。他們猜不到她的內心有火樣的熱情，有成年婦女的嫉妒性格，卻有興趣地當她是個女孩子。她的獨有的快樂，依然是替葛勞略治理園地，培養花草，報答恩愛的義務。有時她走進他的房間，打斷他的話柄，因為他對她所談的無非是關於愛安尼的事。這在她聽來，不免有些刺耳。她時常悔恨自己不應該去救愛安尼；然而她又回轉一想：『假使愛安尼死亡了，葛勞略一定會愛她長久的；』於是可怖的思想又湧上她的心頭。

當葛勞略和愛安尼同在的時候，她是決不會去打擾的。葛勞略的戀愛，對於她起初雖然是一種打擊，但是後來卻成爲嫉妒憤恨，甚至於想復讎。

妮底亞的孤獨的兒童時代，鍛鍊成她早熟的性格。葛勞略的聲音是她認爲最悅耳的音樂；他的仁慈深深地印進她的腦海。當他早年離開麗貝的時候，她終是把他的話記在心裏；若有人告訴她葛勞略怎樣痛愛妮底亞，她真會手舞足蹈，覺得非常榮耀。

後來葛勞略回到麗貝，妮底亞又長大了一歲，所以她的生活也起了變化：憂愁，孤獨籠罩着她的內心。當雅典人拖她到他的墳中，仍視她爲孩子的時候——當他吻着她的兩頰，擁抱她的身體的時候，妮底亞熱烈地感到這是她早已渴望的一種愛了，有時她顫抖地恐怕葛勞略發現她的祕密。她對愛安尼的情感日漸疏遠；現在，她愛她，正因為他的緣故，她恨她，也是爲了同樣的緣故。她隨時都可以置無故的

女主人於死地；隨時都可以劫奪她的生命。這些激烈驚人的情感，老是在她的心中鼓着波浪。因此她的健康受了影響——雖然她自己並不覺得——她的臉色慘白，脚步乏力了——熱淚縱橫，也不是治療她內心的苦衷。

一天早上，她在雅典人園裏做她日常工作時候，她看見葛勞略在石柱下和城裏的一個商人談話：他正在替愛安尼選擇做新娘的珠寶。

「來，妮底亞；放下你的花瓶；到這兒來。你可取這副金鍊——頭着，我替你戴上——看，這不是很適合於她的嗎？」

「嶄極了！」珠寶商阿諛地說。「可是若將這發光的耳環戴在愛安尼高貴的耳朵上，那是更漂亮了。」

「愛安尼？」她知道這首飾是葛勞略送給愛安尼的，所以心裏很不服氣。

「是的，」雅典人答道，「我正在爲她選擇嫁妝，可惜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值得她戴。」

突然地，他見了妮底亞率爾的姿態，不禁大駭。她暴怒地從頸上拉下金鍊，把它擲在地上。

「怎麼？妮底亞，你不歡喜這無價值的東西嗎？你惱怒了嗎？」

「你終是把我當作奴僕和孩子看待，」她說，胸部一起一伏，抽咽起來，轉身走到花園的對面。

葛勞略並不去安慰她；依然在選擇珠寶，預備把它們全數購下，送給愛安尼。

與珠寶商成交以後，他回到他的房中，穿上衣服，駕了馬車，到愛安尼的家裏去了。他不再想起可憐的盲目女孩，他忘記了一切。

在這整個的下半年，他都伴着愛安尼在浴場遊玩。等到回來的時候，因為一心思念愛人的緣故，也沒有看見可憐的盲女，而她，卻仍在原處。她雖沒有見他，然他的脚步聲早已被她辨別出來了。他正想從椅上站起步入內房的時候，覺得有件東西觸動他的衣服，側轉了首，他看見妮底亞捧着一束花，跪在他的面前，兩眼掛着熱淚。

『我冒犯你了，』她嗚咽地說，『這還是第一次呢！我甯可死，我不願使你受片刻的痛苦。請饒恕我吧！』

『我的親愛的妮底亞，』葛勞略說，扶起她，吻着她的額角，『不要再想吧！你爲什麼這樣容易發怒呢？我的孩子，我真摸不着你的頭腦。』

『不要問我！』她又發怒地說。『我不過是一個笨孩子，老是做錯事的。』

『但你不久就將成人了；你如果要我們拿婦人的態度來待遇你，你必須要學習控制情慾，這並非是我呵叱你，我是爲了你的幸福而說的。』

『不錯，』妮底亞說，『我要學習克制我自己；我必須隱藏和遏止我的內心；這是一個婦人的工作和義務。但我認爲這樣的德性是虛偽的。』

『自制並非是欺詐的行爲，我妮底亞，』雅典人說；『這是男女都應當有的。』

『自制！自制！喔，你說的是對的。當我聽到你說話的時候，我的聰明的思想就變得平靜而甜蜜了。請你忠告我，我的保護人呀！』

『愛心是你唯一的領導，妮底亞。你必須要學習節制你自己的情感。』

『喔！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妮底亞太息道，揩去她的眼淚。

『第一次學習當然比較困難。』

『我早已學習過了，』妮底亞天真地說。『但你覺得容易克制你自己嗎？你能隱藏，你能節制你對於愛安尼的愛情嗎？』

『愛情！親愛妮底亞，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也是這樣的想，』妮底亞說，憂愁地一笑。『葛勞喀，你願意接受我的花嗎？它可以隨便愛你的處置——你可以送給愛安尼的，』她說着猶豫了一下。

『不，妮底亞，』葛勞喀溫和地答道，猜着她的語氣含有妒忌的性質，『我決不會將這花送給任何人的。坐下來替我織花冠吧；我今天晚上還要戴呢。』

於是可憐的孩子愉快地坐在葛勞喀身邊。取出許多顏色的絲線和花邊，立刻開始工作。她兩頰上的眼淚已經乾了，她無力而快樂的微笑爬上她的嘴唇。她又在葛勞喀面前露出天真。他已諒她，現在且玩弄着她如絲般的頭髮。他的呼吸輕輕地吹上她的臉兒。愛安尼，殘忍的愛安尼並不在此地，現在沒有人可以使他分心了。

妮底亞嘆息着：『在你的花冠上，我編織了許多玫瑰花，因為他們告訴我這是你最心愛的。』

『是的，妮底亞，我是最愛玫瑰花的，因為它是詩人的靈魂；這是愛情的花，也是節日的花；在我們活的時候，它是有價值地開放着；當我們死的時候，它便散落在我們的墳墓上。』

夕陽西落了！夜神教我們忘去一切——在遺忘中獨自欣慰——依然編織玫瑰的花冠。

第三章 從宗教衝突說到鬪士孝子

『愛安尼多麼的幸福呀！她能在葛勞咯的身邊，聽聽他說話的聲音，這是多麼的幸福呀！——而且她又能看見他！』

這是盲目女孩的私語，當她獨自在傍晚到她的新女主人家裏去的時候，葛勞咯已比她先到了。在途上，盲女突然被一種女性的聲音所打擾。

『賣花的盲女，你到那兒去啊？你的臂上並沒有掛着什麼；難道你的花已經賣完了嗎？』

從妮底亞的耳朵聽來，那是一種美女子的口音，但有一種勇敢，而不像處女的態度；她就是朱麗戴密的女兒。她的面紗在說話時一半揭起；她被戴密自己陪伴着，還有一個奴僕在他們的面前提着燈籠——他們父女兩人是從鄰舍家裏吃飯回來的。

『你記得我的聲音嗎？』朱麗接着說。『我是富商戴密的女兒。』

『哦！請你原諒我！我記得你的口音的。高貴的朱麗，現在我沒有花出賣了。』

『我聽說你已賣給一個漂亮的，名叫葛勞咯的希臘人了嗎，是不是？』朱麗問。

『不，我現在是服侍納普女子愛安尼呢！』妮底亞巧避地說。

『哦！原來如此，那末——』

『走吧，走吧！』戴密不耐煩地干涉她，同時用外套遮住他的臉，『這裏很冷；我不能站着等你與盲目女孩講話了，你若歡喜同她談，那末讓她跟你到家裏去吧。』

『好，你跟我去吧，』朱麗說，她的口氣是非常堅決，使人不能拒絕；『我有許多話要問你呢！走吧！』

『今晚恐怕不能，因為時間太遲了，』妮底亞答道。『這時我必須要在家的；朱麗，你知道我是不能自由的。』

『什麼！那溫和的愛安尼會叱責你嗎？那末，就明天來吧；記牢，我是你的老朋友。』

『我一定服從你的命令，』妮底亞說；其時戴密又不耐煩地催他的女兒；她想問妮底亞的主要事情，始終未獲要領。

愛安尼受了葛勞喀一日數次的訪問，心裏本來很是愉快；不料，接着她又受了她兄弟的訪問，因此打斷了他們的話柄。自從那天晚上他——阿白西地——幫助她從埃及人手裏救出來以後，她至今未曾和他見面。

青年教士自從和拏撒勒人奧林索接近後，已有自己的主張，不時常想起他的姊妹了。可是今天他的訪問，在表面上他露出極奇異的鎮定，他的沈着的眼睛中現出泰然自若的表情。

『願菩薩保佑你，我的兄弟！』她抱着他說。

『菩薩！別說那些不確實的話；也許世間只有一位真神吧！』

『我的兄弟！——』

『拏撒勒人所講的至尊的忠心是真實的；上帝是獨一無二看不見的真神。那些無數地上的偶像，只是凶惡的魔鬼，我們怎能信任他們而損棄我們基督教的信條呢？』

『喔！我們能相信上帝嗎？』愛安尼說。『這個美麗的世界是人造成的呀！』

阿白西地雖然在形式上尙未有基督教徒的信心，但他已摸着一點邊際。他已了解奧林索的教條，他已想到異教徒活躍的主張是人類的大敵。愛安尼天真而自然的回答，不由使他驚駭。

『啊，我的兄弟！』她說，『你這些辛苦的職務會搖動你的意志呢！別驚駭；我雖然不了解你的一切，但我也冒犯你。』

『愛安尼，』阿白西地說着，同她握手，『我認爲這種美麗的宗教形式不是永遠的痛苦吧！』

『菩薩要罰你的！』愛安尼習慣地說。

她的每一句話都刺激阿白西地的耳朵。他站起來，喃喃自語，在門口猶豫不決，然後凝視着愛安尼，伸出他的手來。

愛安尼愉快地奔過去；他彎了身子熱誠地吻着她的手說：

『再會吧，我的姊姊！下次我們見面的時候，我們不認識了。現在互相擁抱一會吧！我們的關係從此就斷絕了。』

他說了這幾句奇異的話以後，便離開了屋子。

原始時代的基督教徒有這樣嚴格的態度：爲了一言不合，足以分離最親愛的骨肉。

葛勞喀看見愛安尼流着眼淚；他深信這是可以他用他甜蜜的話去安慰她的。他拖開她，不使她同她的兄弟談話。同時他也像愛安尼那樣，不了解阿白西地的觀念。

『你會聽見我兄弟所說的關係他的新教義嗎？』她問道。

『我會聽見過那些教徒說，』葛勞略說，『他們的教義好像是超自然而駭人可怖的。甚至連我們戴上花冠，他們也會驚駭起來，他們對於人生的興趣是毫無同情；他們說出未來世界毀滅的可怕。他們不需要大權和天才。一般哲學家雖然聽了這種論調，既不安，可是人民的心裏卻往往受他們深切的感動和顫抖，然而他們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愛安尼聽得很有趣，但講故事的葛勞略的態度倒很莊嚴而熱誠起來。

* * * * *

戴密的屋子門開着，階下坐了一個老僕米登。

『米登，你聽到一些消息嗎？』一個手執花瓶的年輕女子問道，那時她正走過戴密的門口。

『消息！什麼消息！』老僕抬起他的頭說。

『今天早晨龐貝城裏來了一位旅客，你一定知道的吧？』

『哦！』老僕冷淡地說。

『這是從高貴的龐貝人那裏得來的一種禮物。』

『禮物！我以為你說的是那位旅客呢！』

『他既是一位旅客，又是一件禮物。老蠢才，那是一隻最美麗的小老虎，是預備最近上角力場決鬥

的。米登，你聽見過嗎？啊，這真是一件快樂的事呀！據說牠還會怒吼的呢。』

『可憐的笨虫，』米登傷心地說。

『老鄉愚！這是一隻可愛的老虎啊！我們特別要去找一個人來餵牠呢。米登，你的兒子是個角鬪士，他有漂亮而強壯的身軀；你能鼓勵他去和那老虎搏鬥嗎？如果能夠的話，那末你便是全龐貝城的恩人了。』

『胡說！胡說！』奴僕道，『你若望我的兒子死亡，你自己必定先遭危險。』

『我自己危險！』她說，朝四面看看——『放屁！讓你的話自作自受吧！』於是她在她的頭上畫了一個符。『你自己才危險呢！我是百無禁忌的。』

『地震不是在前幾天警告我們嗎？』米登說。『它不是對我們說，「預備着死吧！末日就在你們的眼前了！」』

『嚇！』少婦說。『你的話和擗撒勒人所說的一樣，我想你一定是他一類的人吧。好了，我不能再和你扯談：你是一天天的壞了！』

她嘴裏哼着清脆的女性的歌曲，拾起她地上的一件緊身衣，那個少婦輕佻地往人羣中走去。

『我的可憐的兒子呀！』奴僕用半高的聲音說，『你難道會這樣的被殘殺嗎？啊！忠心的基督，我虔誠地敬拜你，願你消滅了這種流血的恐怖。』

老人垂頭喪氣。一聲不響地坐着，時常用袖口拭他的眼淚。他的心和他的兒子同在。他沒有看見他的兒子趁着馬車過來，直待他聽得一種溫柔的聲音對他說道：

『父親！』

『我的兒子！我的賴賴！是你嗎？』老人快樂地說。『我正在想念你呢。』

『我很高興聽見你的聲音，我的父親，』門士說，尊敬地接觸着奴僕的膝骨和鬍子；『不久我將可以時常和你在一起，不至於做你思想中的人了。』

『是的，但恐怕不是今世吧，』奴僕哀傷地說。

『不要這樣說，我相信我一定能戰勝的；那時我可以拿金子來贖回你的自由。』

『我兒！我兒！』老奴說，『你的功業是一種罪惡；你是冒了生命的危險去買你父親的自由——這固然可以原諒你；但是勝利的獎品是血肉的代價。啊，這是一種可怖的罪惡，沒有什麼可以洗清的。不要！不要！我甯可一輩子當人家的奴隸，不願意在犧牲你生命的條件下獲得自由！』

『啊，父親！』賴頓有些不耐煩地說。『你知道野獸是殘忍的，無知識的，固然牠們勇敢而無畏——可是牠們也一樣不知道恩義和仁愛。上天見了牠們難道不暴怒嗎？啊！我的父親！世間的一切再沒有比爲年老的父親而犧牲，做個盡職的兒子更榮耀的事業了！』

可憐的老奴，想着他兒子的愚忠，不禁心傷淚落。

『假使你的上帝是仁愛的，』賴頓說，『他一定不忍見我覆滅的吧。』

『這是什麼意思？』奴僕問道。

『你知道我是從小就賣給人家做奴僕的，後來幸被羅馬的教師釋放。我立刻奔到龐貝，我見你年老而衰弱，且信仰了新教。我是你的兒子，我的責任是釋放你。我雖然沒有金錢，但我年輕而有氣力——這是你的禮物——我能把它們賣了報答你的恩惠。我是個鬥士，我學了一手靈活的技能——這就是教我怎樣去釋放我的父親。』

「喔！但願你聽聽奧林索所說的話！」老人嘆息道。

「我願聽世界上一切人的說話，」鬥士說，「但必須先救出我的父親。啊，我們將有快樂的日子了！這獎品能購得一切。鼓起我的精神吧！現在我要走了！祝福你！」

頓頓說完，即刻離開，而他的父親却仍站在原處。

「祝福你！祝福我勇敢的孩子！」米登說，「但願神的力量充滿了你，饒恕你的錯誤！」

鬪士那高長的影子迅速地離開了，奴僕的視線跟着他矯健的脚步前進，直至人影消滅為止。

「我可以進來嗎？」一個女性的口音。「朱麗女主人在家嗎？」

奴僕就讓新來者進去。抬起了頭，他一看是賣花的盲女，便領她走到樓梯邊，然後再由另外的一個女僕帶她到朱麗的房間裏去。

第四章 多角的戀愛

高雅的朱麗，坐在她的房內，周圍擁滿着女僕，給她裝飾打扮。

「朱麗！」賣花盲女說，兩腳停在朱麗的房門口。「我準時到了。」

「喔，賣花女，」女士說。「過來，請坐！」

朱麗在靜默中打量着帖撒利女子。她遣走了女僕，關上房門。然後機械地注視着妮底亞，忘記了她是一個不能觀察態度的盲女。

「你現在服侍納普女子愛安尼嗎？」

『是的，我住在她的家裏，』妮底亞回答道。

『她真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美麗嗎？』

『我不知道。』妮底亞說。『我怎能評判她呢？』

『可是你雖沒有眼睛，卻有耳朵。那些女僕告訴你她是美麗的嗎？她們互相談論的時候，決不會阿諛她們自己主人的。』

『她們告訴我，她是美麗的。』

『她們又說她是高大的嗎？』

『是。』

『她同我一樣——黑髮的嗎？』

『聽說是的。』

『葛勞略時常去訪她嗎？』

『是的，每天終要去訪她的，』妮底亞一半太息着說。

『每天！他覺得她漂亮嗎？』

『我認爲這樣，因爲他們將要結婚了。』

『結婚！』朱麗叫喊着，從榻上驚起。雖然她的兩頰搽着粉紅的顏色，但現在却已變成了慘白。

自然，妮底亞是看不見她的表情。朱麗默不作聲，然而她起伏的胸部，彷彿受了創傷。

『他們告訴我你是帖撒利人，』最後她打破了靜默的空氣。

『不錯！』

『帖撒利是個善用魔術，女巫，符咒和愛的春藥的地方，』朱麗說。

『這是受魔術家讚美的，』妮底亞胆小地說。

『那末，盲目的帖撒利人，你知道些任何愛情的符咒嗎？』

『我！』賣花女含羞地說；『我！我怎能知道呢？』

『蠢才；你若聰明些，我可以償你黃金，贈回你的自由。』

『可是，』妮底亞說，『像朱麗這樣美貌而富有的女子，爲什麼又問她的女僕這個問題呢？難道她

沒有金錢，青春和愛憐嗎？這些豈不是她愛情的符咒嗎？』

『我可以拿這些去吸引全世界的人，除了一個人以外，』朱麗說。

『那個人是誰？』妮底亞問道。

『葛勞略！』

妮底亞自由地透了一口氣。稍停一會，朱麗又繼續說道：

『女孩啊，我愛他，但不能得到他的愛！因爲人家告訴我你是帖撒利人，所以我以爲你一定知道些

其中的祕訣。』

『唉！我沒有！』妮底亞說。

『那末，告訴我，』朱麗又說，『你會聽到在這城裏有一位東方的魔術家，他具有你所缺少的技術嗎？最偉大的要算是印度或埃及的魔術家了！』

「埃及？——我知道！」妮底亞發抖地說。「龐貝人怎樣沒有聽見阿培斯這個名字呢？」

「阿培斯！真的，」朱麗回答道，「據說他曾學習過日月星宿的神祕，難道不知道戀愛的神祕嗎？」

「如果一個魔術家的技術能超過衆人以上，那他便是一個可怖的人了，」妮底亞說。

「我可以訪他嗎？」

「對於年輕美貌的女子，那是一所罪惡的所在。」妮底亞說。

「罪惡的所在！」朱麗覺得有些驚異。「爲什麼？」

「他那半夜的歡宴，是猥褻不潔的。」

「我的好奇心甚於驚懼；我要去訪他，他一定知道其中的祕訣。」

妮底亞不答。

「我今天就去訪他，」朱麗肯定地說；「不，爲什麼不現在就去呢？」

「在白天，你可以減少許多恐怖，」妮底亞說。

「誰敢侮辱富商戴密的女兒呢？」朱麗驕傲地說。「我一定去。」

「我以後能否再來訪你，知道一些結果嗎？」妮底亞熱誠地問。

「當然；妮底亞，」朱麗說。「今天晚上我要到外面去吃飯。你明天仍在這個時候來吧，我可以告訴你的一切。將來我還可以僱用你；但是現在暫時不能。站着，請你將我的這副手釧收下，作爲你的報酬吧！記着，如果我僱用你以後，愛安尼一定會感謝我，同時獲得體面的，因爲她是一個慷慨的女子！」

『我現在不能取你的禮物，』妮底亞說着放下手劍。『但我年紀這樣輕，凡是愛我的人，我都同情我自己的出賣。』

『對啦！』朱麗說。『你說的話真像一個自由的婦人——你終究能獲得釋放的——再會吧！』

* * * * *

阿培斯坐在他朝着花園的房內，他的臉色慘白，忍受着失戀後的痛苦，然而他凶狠的氣燄却早已恢復。現在他獨自沈思道：

『暴風雨已經過去，而我始終是活着。那個希臘青年——我要飲他的血——第二次他總不能逃過我的手掌。但我怎樣復仇呢？啊！復仇的女神，你若是有靈性的話，就指示我一條方針。』

想到這裏，一個男僕胆小地走進來。

這裏有個貴族的女性，她穿得非常漂亮，她由一個僕役陪伴着等候在下面，要見阿培斯。

『一個女性！』他的心跳動不已。『年輕嗎？』

『她的臉罩上面紗；可是態度輕盈，年華雙十。』

『請她進來，』埃及人說；其時他的一顆死灰復燃的心，又夢想着那個陌生者是愛安尼。

真的，來客的高度和年齡都與愛安尼相似，而且一樣有華麗的服飾和優美的姿態。

『恕我站不起來，』阿培斯說，凝視着陌生的來客：『我自受苦迄今，仍未復元。』

『不必客氣，啊，偉大的埃及人！』朱麗說，『請原諒這個不幸的女性，她是想從你的智慧中找到』

一些安慰的。」

「過來，姣好的女士，」阿培斯說；「坦白地說吧。」

朱麗坐在埃及人的旁邊，她驚異他屋子裏奢華的佈置，同時她又懼怕懸掛在牆壁四周的神祕的人像。

「聰明的阿培斯，你的智慧不是在龐貝最著名的嗎？」

「區區小技，那裏談得到什麼智慧，」阿培斯說。「請問女士有什麼吩咐嗎？」

「我是爲了我不快樂的戀愛，」朱麗說。

「你沒有結婚嗎？」

「沒有。」

「是想追求一位富有的對象嗎？」

「不，那個遺棄我的男子還不及我有錢呢！」

「這真奇怪！難道你愛他，而他不愛你嗎？」

「這倒不能確定，」朱麗說，「但我要戰勝一位和我競爭的女子——我要看她因他的愛慕而遭藐視。」

「這是女子的天性，」埃及人諷刺地說。「美麗的姑娘，你能信任我，將你戀人的名字告訴我嗎？」

他是龐貝人嗎？」

「他是雅典人，」朱麗說着，俯下頭來。」

「哈！」埃及人躁急地呼道，他的熱血湧上他的兩頰；「在龐貝只有一個年輕高貴的雅典人。你所說的就是葛勞略吧！」

「是——他們是這樣稱他的。」

埃及人望着商人的女兒，心裏非常愉快，覺得她是一位代他復仇的使者。

「我看你是不能幫助我的，」朱麗說，因為她見他默默無言。「再見吧！」

「姑娘，」埃及人用很熱誠的口氣說，「我自己倒沒有什麼神祕的方法，但我可以介紹一個山下的女巫給你。她能運用神奇的手腕，把你的戀人帶到你的面前。去找她吧，對她說是阿培斯教你來的。因為她怕我，所以必定能為你效勞。」

「我一來不認識路徑，二來又不知道她的符咒。」

「在三天以內我就可以恢復健康了，」埃及人說，乏力地在房內步行着。「你且等着，讓我自己陪你去吧！」

「可是葛勞略將要和那可恨的納普女子結婚了。」

「結婚！」

「是的；日期已定在下一個月初。」

「這樣快，你怎麼知道？」

「從他自己的女僕嘴裏說出來的。」

「決不能的！」埃及人忿怒地說。「別怕，葛勞略終究是屬於你的。」

『葛勞略是屬於我的嗎？』朱麗跟着說了一遍。

『明天』阿培斯說，『我領你去見女巫。回去吧！我敢担保，愛安尼決不能同葛勞略結婚的。』

第五章 復仇的準備

中午的太陽逐漸消除它赤熱的火燄，趁着傍晚涼爽的空氣，葛勞略攜着愛安尼同時出遊。除了他倆以外，還隨有一個女僕。離城十里路的地方，有一座破廟，爲了好奇，就向那邊進發。

在一座山下，他倆停住了足。那邊樹木蒼翠，山綠水清；朵朵的浮雲，飄逸在蔚藍的天空；鏡平的海面，映着深紅的夕陽。

『多麼美麗呀！』葛勞略輕輕地讚嘆道。『我的愛安尼！你怎樣創造這世界的？』
戀人的舌頭多麼會說話啊！

其時他們將近那座破廟。本來是月白風清的天氣，不料剎那間，暴風雨忽然下降。顯明地，這是埃及人預先作弄他們的詭計。

『快一點，』葛勞略對駛者說，『廟就在前面了。』
隨伴的女僕，也鞭策驢子，促其速行。那時雷聲霹靂，大雨傾盆。

『你怕嗎？』葛勞略問，慰藉愛安尼。

『有你在和我一起我始終不怕，』她溫柔地說。

於是他們鼓着勇氣前進，雨則愈下愈大，有一發不可收拾的趨勢。那時他們看見遠處有一盞半明不

滅的燈光，在狂風暴雨中搖曳不定。他們認爲是幸福的目標，因爲附近既無村莊，又無房屋，想找個隱身之所，簡直是不可能的。

愈走愈近了；那邊是一個洞，洞口蜷伏着一隻狐狸，睜開如火的眼睛，凝視着一般陌生客。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感到可怕。燈光前坐着一個老婦人，醜陋得差不多不像人類。她用一雙凶惡的眼睛釘着來客，在他們看來，彷彿是一架骷髏。她的皺縮的嘴唇；下垂的下頷；死色而消瘦的頭髮；蒼白而鉛色的皮膚，都宛如剛從坟墓中掘出。

『這是死人！』葛勞略說。

『不，她會動的——也許是鬼吧，』愛安尼說，躲進葛勞略的懷抱。

『喔——快走——快走！』女僕說，『這是佛山的女巫呀！』

『你們是誰？』一陣像鬼的聲音說。『到這兒來幹嗎？』

那聲音實在可怕，然而葛勞略終於鎮定地把愛安尼拖進洞裏。

『我們是鄰城的客人，現在僅想借貴處暫避風雨。』

當他們說話的時候，那隻狐狸趨近他們，露出猙獰的白齒，怒吼了一聲。

『滾，畜生！』女巫說，於是狐狸服從地走向原處。『走近火的地方來！』她對葛勞略和他的同伴

說。『我是一向不歡迎生物的——除了貓頭鷹，狐狸，毒蛇以外——所以我並不歡迎你們。』

『驚吵了，』愛安尼用銀鈴似的聲音說。

老嫗不答，彷彿剛從死裏醒轉。

「告訴我，」經過長時期的靜默，她忽然說，「你們是兄妹嗎？」

「不，」愛安尼說，臉上一紅。

「你們結婚了嗎？」

「還沒有呢，」葛勞咯回答說。

「哈！來是一對情人！哈！哈！哈！」女巫大笑，她的聲音震動了整個的石洞。

「你爲什麼大笑啊，老太太？」葛勞咯驚異地問。

「我幾時笑過？」老嫗沒精打彩地說。

「她有點神經病，」葛勞咯輕輕的對愛安尼說。

「你說什麼？」她怒道。

「別惹她，親愛的葛勞咯！」愛安尼耳語道。

「我所以笑，因爲看見你們是一對情侶，」老嫗說。「我最歡喜看年輕的男女互相嫌惡，到後來拆

散——哈！哈！哈！」

愛安尼聽了禱告道：「這是菩薩所不允許的！可憐的老嫗，你那裏知道戀愛；我們的愛是永遠不變的！」

「我難道沒有經過年輕的時代嗎？」老嫗說。「現在我老了，快要死了，我知道戀愛是容易變遷的。」

其時有一條毒蛇，發出嗤嗤的聲音，向葛勞咯迅速地爬過來。

『老嫗！』葛勞喀呼道，『快將你的動物驅開，否則我要打死牠了。』
話未說完，毒蛇已向葛勞喀身上撲來；那個敏捷的希臘人，跳了起來，一脚踢在牠的頭上，把牠打死。

女巫從椅上跳起來，變成了鬼臉，睜視着葛勞喀。

『你避雨在我的屋下，』她用堅強的口氣說，『反而以德報怨，殺死我心愛的動物；我咒詛你，願你進入黑地獄。』

『老嫗！』他說，『止住你的嘴！我藐視你，你是自作自受的。』

『葛勞喀，這是上天所罰你的，』老嫗說着，跪在已死的毒蛇面前，然後把牠搬走。

『啊，葛勞喀！』愛安尼說，略感恐怖，『我們走吧，雨停止了。好主母，請你原諒他——他不過是爲保衛自己罷了。』

『滾！滾！』女巫切齒地說。

走到門口，在隱蔽處他們瞧見他們的仇敵阿培斯。

『阿培斯！』——葛勞喀很幽地對着愛安尼說，『我想他尙未恢復健康吧？他怎樣離開城裏的？他爲什麼離開那邊呢？』

『啊！』愛安尼驚訝道，眼淚直掛下來。『我的精神上感到更不祥了。菩薩呀，你們至少要保護我們——保護我的葛勞喀！』

* * * * *

阿培斯並沒有看見葛勞略和愛安尼。當他走向女巫石洞的時候，風雨早已停止。最後他到了她的門口，喘息着，然後擅自進去。

狐狸照樣咆哮起來，向着新的來客跳躍不已。其時女巫的脚跟，踏着一條重傷的毒蛇。

『走開，畜生！』女巫像以前一樣的遏止狐狸。於是那動物便安靜下來。

女巫一見了阿培斯，立即跪下，向他請命。『萬能的王呀，我願一輩子的服從你。』

『起來，我今天需要你呢！』

說後，他便坐在愛安尼坐過的地方，並把女巫的椅子移近他的旁邊。女巫則低下頭來。

『聽說你有一種神奇的毒草，它能否給一位少女吃下嗎？』

女巫全身抖動着。

『饒恕我！饒恕我！權威的主人，』她驚訝地說，『這件事我却辦不到。本城的法律過於嚴厲，如果果有這種舉動，他們一定要將我處死的。』

『但我今天來找你，就是想託你代我復仇。』

『啊，阿培斯！』女巫說，『我是你的奴僕！如果我將毒草送給那個少女，教她去毒死葛勞略，完成你復仇的功業，恐怕連你自己也危險吧。』

『哈哈！』阿培斯大笑，覺得她的話有點稚氣。

『又假使，』她說，『我替你復仇了，我以後仍做你的奴隸嗎？』

『啊，女巫！你不再做奴隸了——你可以做我的姊妹——和阿培斯平等了。女人對於復仇一事，真

「比我們聰明得多呢！」於是他將一個厚厚的錢袋拋在地上，給她作爲報酬。「奉行你的使命吧！明天晚上我們再見。」

說完了話，他便在月光中溜走，奔下山去。女巫跟在他的背後，直到看不見爲止。

第六章 迷魂藥

「朱麗，你今晚有勇氣同那個可怕的埃及人去找佛山的女巫嗎？」

「是的，妮底亞，」朱麗胆小地回答。「你認爲真的有些可怕嗎？那些老女巫，她們所有的東西，不過是些照妖鏡，毒草和駭人的篩子，但我認爲全是騙人的東西，爲什麼要怕呢？」

「你不畏你的同伴嗎？」

「阿培斯嗎？啊，我從沒有見過像他那樣有禮貌的情人！」

妮底亞雖然是盲目，但能看清楚朱麗對於阿培斯並沒有絲毫懼怕的心理。因此她也不去阻止她了。但她竭力的想知道一些愛的咒詛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朱麗，我和你一同去好嗎？」最後她說；「我在場固然沒有什麼用處，不過我希望能在你的身旁。」

「你的意思使我非常愉快，」戴密的女兒說。「但你有什麼計劃呢？我們不久就要回來的。」

「那末讓我睡在你的家裏好嗎？」妮底亞說。「如果我說你是我早年的女主人和朋友，愛安尼一定能允許我的。」

『不，』驕傲的朱麗說。『我決不希望任何人向納普人說謊的。』
於是妮底亞便離開美麗的廳只人。

在往愛安尼家裏的歸途中，他遇着葛勞略的馬車，塞住了熱鬧的街市。

他仁愛地停了車子，對賣花女說話。

『培養你自己的花卉吧，我的妮底亞！你的俏麗的女主人好嗎？——我想，她經過一番暴風雨以後，大約已經恢復了吧？』

『我今天早上沒有見過她，』妮底亞說。『可是——』

『可是什麼？——走開些，那兩匹馬近你的身了。』

『可是，我認爲愛安尼一定能答應我和朱麗在一起同住一天的——當我有朋友的時候，她總是非常高興，而且希望我這樣的。』

『願善薩祝福你！我且代愛安尼允許你吧。』

『那末我可以在戴密的女兒家裏過夜，待明天回來嗎？』妮底亞抖着身子問。

『聽便吧，妮底亞！當你對她說話的時候，你且代我稱譽她；同時注意她的口音和愛安尼的銀鈴似的口音有什麼區別的地方。』

葛勞略早已恢復前夜所受的刺激，現在是精神奕奕充滿着青春和愛情。

黃昏時，朱麗坐了轎子，伴着盲目女孩，往阿培斯所指定的鄉村浴場前進。

當她的轎子經過一個村莊的門口時，有一小羣好管閒事的人，停住了脚向她們注視着。

「在這昏黑的燈光下，」一個傍觀者說，「我覺得我認識這是戴密的女僕。」

「不錯，克羅地，」薩路說：「也許這是戴密女兒的轎子吧。我的朋友，她是富有的；你爲什麼不向她求婚呢？」

「我從前會希望葛勞略會同她結婚。雖然他的賭博時常失敗，但她並沒有改變她的愛情。」

「聰明的克羅地，這筆財產可落在你的手裏了。別人的老婆總是好的呀！」

朱麗打發開其他的女僕，和妮底亞走進埃及人的花園。

「我並沒有看見一個魔術家，」朱麗說着，瞭望四周，其時埃及人從隔壁的林間走出，一盞慘白的燈光，照在他的長袍上。

「哦，美麗的姑娘！誰伴你來的？我們不用別的人在此。」

「這不過是盲目的賣花女，」朱麗答。「她是帖撒利人。」

「喔！妮底亞！」埃及人說：「我知道她的。」

妮底亞抖擻着，退了幾步。

「現在你是在我的家裏，」他說，走近妮底亞的旁邊；「你必須宣誓：要絕對肅靜，守祕，謹慎，永遠如此！」

「然而，」他接下去說，「雖然她是盲目，對於施行魔術時，恐怕在旁邊也有些不方便吧。」

他一面說，一面拖朱麗到他的身邊。

「那個女巫並不歡喜許多人去訪她的，」他說；「且將妮底亞留在家裏，因爲她不能幫助你做什

麼。來，信任我吧！」

朱麗同意埃及人的提議。所以妮底亞回到浴場，在一間私人的房間裏等待他們。在這昏黑的環境裏，盲目女孩發生了許多痛苦的回憶。她想着她自己不幸的命運，背離鄉井，過度淒涼的生活，所以心裏感到無限的失望。

許多時間以後，房門口來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那時妮底亞因沈思而迷惘入睡了。

「啊，多謝菩薩！」朱麗說，「我回來了，我已離開那個可怕的石洞了！來，妮底亞，讓我們走吧。」

當她們還未坐進轎子的時候，朱麗又說話了。

「喔！」她震顫地說，「那樣可怕的景象！那樣可怕的咒詛！老嫗那死色的臉！但我們不要去談這些事情。我已得到那種毒藥了——她担保有偉大的效力。」

其時妮底亞忽然轉了個念頭：她想，她是睡在朱麗房內的——她可以獲得那種毒藥。

她們到了戴密的屋子，就在朱麗的房內歇夜。

「喝一杯酒吧，妮底亞，你冷了，夜裏的天氣是很冷的，至於我，連脈息也要冰住了。」

朱麗毫無豫猶地喝一杯含有香料的酒。

「你的迷魂藥，」妮底亞說，「讓我拿起來看看。這藥瓶多麼的小啊！藥是什麼顏色的呢？」

「像水晶一樣的清澈，」朱麗說，又拿起那種迷魂藥；「你不能分辨它和水有什麼不同的顏色。女巫告訴我，那是一種沒有味的東西。雖然它的量很少，但是卻足以使飲者一生忠貞於誰。它可以參加任

何的流質；而葛勞略是個素愛痛飲的人。」

「它完全像水一樣嗎？」

「是的，它的泡沫和色顏都完全一樣。它多明亮啊！宛如月光下的露水。在這水晶般的玻璃裏，充滿了我一生的希望。」

「它是怎樣封着的？」

「是用一只小塞子——現在我已拔出來了——它連一點氣息都沒有。」

「立刻就能見效嗎？」

「大都這樣，但有時也須等數小時以後才能見效呢。」

「喔，這香水真香呀！」妮底亞說，立刻從桌上取起一隻小瓶。

「你喜歡嗎？拿一隻去吧！」

「我想這小瓶的價值很貴——」

「不妨，我有幾千隻呢！」

朱麗喝了酒以後，全身發暖，精神愉快。她大笑着，大談着，預備入睡。

當他們分開時，她對妮底亞說：

「我決不離開這藥瓶一分鐘，直待應用的時候爲止。我要放在我的枕頭下，給我做快樂的夢！」

她一面說，一面將藥瓶放在她的枕頭下。妮底亞的心跳得非常厲害。

「妮底亞，你爲什麼喝水呢？酒在你的旁邊啊。」

『我很熱。』盲女回答說，『水可以清涼的，美麗的朱麗，我明天一早就要離開你——也許在你未醒以前。』

『好！等到我們下一次相見的時候，你便知道葛勞喀是屬於你的人了。』

她們各自往榻上去休息；朱麗因過度疲乏，不久即呼呼入睡。然而那個帖撒利的女孩子，腦中卻充滿了熱烈的思想，始終清醒着。她靜聽朱麗的呼吸；而且她的靈敏的耳朵，又善聽各種聲音，尤其是對於她同伴的鼾聲。

『女神呀，現在做我的朋友吧！』她輕輕地說。

她幽靜地從榻上站起，倒去了朱麗給她的小瓶中的香水——曾幾次用水漱清。然後走到朱麗的牀邊，——她在日夜覺得是一樣的——用她發抖的手伸入她的枕頭下，奪取藥瓶。朱麗一動也不動，她的呼吸有次序地吹在盲女的頰上。於是妮底亞開啓小瓶，把藥水倒進自己的瓶內，同時將清水注入朱麗的瓶中。她知道這是與清水毫無分別的東西。事畢，她仍回到牀上，靜待着天亮。

太陽上升了——朱麗依然是熟睡着。妮底亞不作聲地穿上了衣服，將她的財產小心地藏在她的懷中，攜着拐杖，匆促地離開了屋子。

司閩人溫和地招呼她，但她心緒紛亂，好似沒有聽見。清晨純淨的空氣吹在她的臉上，但她並不覺得寒冷。

『葛勞喀，』她喃喃地說，『一切愛的符咒，都不能使你愛我像我那樣的愛你。愛安尼！你走吧！』

葛勞喀！我的希望，我的快樂，全在你一個人的手裏！』

第四部

第一章 龐貝城的宴會

這是戴密的一個宴會，他的最知交的朋友都被邀到了。風雅的葛勞喀，美麗的愛安尼，營造司潘沙，貴族名門克羅地，執椅子弟李比登，研究食物的哲學家薩路等，都是他的上賓。此外他還請了其他有名的武士。

這是戴密宴會的早晨，他穿着舒適的拖鞋，在他別墅中奔來奔去，招待賓客。

「我的女兒朱麗到那裏去了？」他問。

「到浴場去了。」

「哦！這倒使我想起——我也要洗澡了。」

這時阿白西地也到了。他看見他的姊妹妮底亞都在花園裏。

「阿白西地，我多麼想見你呀！」愛安尼說。「自從你悔蕩了菩薩以後，你給你的姊妹多少的羞辱啊。」

「我的愛安尼，我們別再討論這個問題了——我倆互相多麼的憎惡啊！但讓我們坐在陰處，因為我怕熱烈的太陽。」

他們就坐在一簇樹林中，活動的泉流在他們的面前奔着，快樂的蟬落在樹梢上唱歌；蝴蝶像穿梭一

樣，在草叢中飛來飛去。

他們坐着。妮底亞樂於孤獨，所以擅自離開，走向遠處的花園一角。

『愛安尼，我的姊妹，』少年教士說，『將你的手放在我的額上，讓我感受你寒冷的知覺。用你音樂般的聲音對我說話，但不要祝福我！不要提起我們兒童時代所認為神聖的事物！』

『唉！那末你叫我說些什麼呢？如果我不崇拜我們的菩薩，他一定會叫我驚駭的。』

『我們的菩薩！』阿白西地吶吶道。

『我可以對你講阿茜史女神嗎？』

『魔鬼——不要再談吧！我一半憂愁，一半慚愧，因為你是個偶像的崇拜者。你不認為惡魔的崇拜者將被懲罰，善神的崇拜者能獲得良好的報酬嗎？你不認為一個真正的善人，應該犧牲自己的利益，熱心為道德嗎？』

『這樣的人便是相信菩薩的。』

『吻我，我的姊妹。還有一句話——你要同葛勞略結婚了，也許那種婚姻會使我們失望地分離——但我現在不說——你是要嫁給葛勞略了——你愛他嗎？回答我吧！』

『是的，』愛安尼怕羞地自言自語道。

『你能為他放棄一切嗎？我聽說女子真的戀愛時，什麼都可以犧牲的。』

『我的兄弟，我能為葛勞略犧牲一切的，並且我以為這並非是一種犧牲，這是戀愛應有的義務，不能算什麼犧牲。』

『够了，難道我們應當對上帝減少敬仰心嗎？』

他不再說了。他的態度好似受了神的感化，他的胸部挺凸，眼睛發光，顯得像一個高貴的教士。他熱情地吻着愛安尼，然後急急的離開了屋子。

愛安尼站在原處沈思着，少女們都來邀她去參加戴密的宴會，但她卻要等待葛勞略——她要向他說明她的兄弟給她的警告和不安。

* * *

其時薩路和葛勞略漸漸踱進戴密的屋子。

『這是一位平凡的朋友——戴密，』薩路說；『但他的酒窖裏却藏着許多美酒。』

『此外還有可愛的女兒呢！』

『真的，葛勞略，可是我覺得你並不因此而所感動。我認爲克羅地是你的承繼人吧。』

『不錯，他是最受歡迎的——在這筵席上，朱麗的美麗再沒有比他更能賞識的人了。』

在走廊間，戴密招待着他的賓客。他最賞識文人，所以對於希臘人頗發生好感，尤其對於葛勞略。

未幾，朱麗穿上華貴的白袍，戴上燦爛的珠寶，走進了屋子。接着是潘沙和他的太太，李比登，克羅地，羅馬的參議員，寡婦飛爾非，詩人富維色，以及從嚇城來的武士。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讚美着戴密富麗堂皇的屋子。

『這裏有龐貝最美麗的石像！』羅馬參議員說。

『笑話笑話！』戴密答道。

『這圖畫多麼的令人愛好啊！』飛爾菲說。

『不見得！不見得！』主人又說。

『這燭台多麼的精美啊！』武士歡呼道。

『真精美啊，』他的隨從也發出同樣的回聲。

『不算什麼！不算什麼！』商人自卑地說。

當時葛勞略站在陽台的窗口，朱麗也正在他的旁邊。

『這位雅典人葛勞略啊，』朱麗說，『你要逃避我的視線嗎？』

『不是——美麗的朱麗！』

『但我認為這是葛勞略的一種性格吧。』

『葛勞略決不會逃避朋友的！』希臘人說，把末了一個字說得特別的響。

『朱麗可以加入他朋友的羣中嗎？』

『如果有這樣的一位美人加入，那是多麼榮耀啊！』

『你所說的是一種狡猾的遁辭，』朱麗說。『但請你告訴我，你愛慕安尼是真的嗎？』

『美麗怎能免得了我們的愛慕呢？』

『喔，聰明的希臘人，你仍抓不住我的意思。請問朱麗可做你的朋友嗎？』

『但願她受菩薩的祝禱！』

『你說話的時候總是東張西望——你到底脫離不了愛安尼的。』

那時愛安尼走進來，葛勞略便被嫉妒的美人所注視着。

『愛慕一個女子怎能妨礙和其他一個女子再做朋友呢？啊，朱麗，你有詩人那樣的對於兩性的嫉妒心。』

『好，你說得不錯——我也認爲對的。不過，你要同愛安尼結婚了嗎？』

『是的，這是我的希望，但願上天允許我們。』

『那末，你便接受我送給新郎和新娘的一些禮物吧。』

『朱麗！我決不拒絕你任何的禮物。』

『好，吃過飯待賓客散後，請到我的房裏來拿。不要忘記！』朱麗說着，加入了潘沙太太的陣線，讓葛勞略去找尋愛安尼。

戴密很有禮貌地請賓客入坐。年輕的男女，都坐在鄰近。愛安尼的椅子正貼近葛勞略。椅子是龜壳製的，上面鋪以羽毛和美觀的絲織品。坐定以後，奴僕就上來向衆人獻花。每人的襟上都佩上一朵紅玫瑰。其次是敬酒。最後是給衆人一點香水。

談話開始了，愛安尼和葛勞略作輕微的密話。朱麗用閃爍的眼光凝視着他們。

『不久，她的座位便要變成我的了！』她想。

可是葛勞略是坐在中間的一張檯子，從愛安尼的態度，他可以看出朱麗有些懊惱起來。因此他高聲和朱麗談論，但終引不起她多大的興趣。

宴會正在繼續着，賓客喧鬧異常；最後的菜已擺在桌上了。有的跳舞，有的奏音樂，有的唱歌。夕陽西斜，賓客們都預備走散了——參議員有些覺得疲倦，武士們要回到嚇城去了。

馬車和轎子在龐貝城是極少使用的，一來因為街道狹窄，二來又因為城子太小，所以多數的賓客，都穿上了外衣，步行回去。

送愛安尼出門後，葛勞喀站在通朱麗房間的樓梯口。由一個僕役的引導，他看見戴密女兒所住的地方。

『葛勞喀！』她喊道，『我知道你真的愛愛安尼的——她實在漂亮呢！』

『是的，我愛愛安尼，』希臘人說。『可是，你也非常美麗，今天席間的青年都向你求婚，願你也獲得一位愛慕你的人。』

『願薩菩如我所願！看啊，葛勞喀！這些珠寶是我送給你新娘的：希望她戴上以後獲得健康！』話畢，她取了一隻盒子放在手上，同時拿出一串有價值的珠寶。雖然驕傲的雅典人，對於這些東西看不上眼，可是終於代她收了下來。於是朱麗將少許的酒倒入一隻小杯中。

『你已和我喝了許多酒了，』她微笑地說，『現在再同我喝一杯吧。祝你的新娘健康幸福！』

她把嘴唇接觸着杯子，於是傳給葛勞喀。這是一種習慣，葛勞喀必須要將它喝乾的。朱麗，她不知道愛安尼的騙，因此用閃爍的眼光釘着他；因為女巫曾告訴她說，喝了這藥以後不一定會立刻見效，所以她相信這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當她看見葛勞喀喝完了酒，把杯子放在原處，仍舊是那麼溫文斯雅地同她談話，不禁使她大大的失望。雖然她等了他許多的時候，可是始終未見他的態度有什麼變化。

『可是明天，』她又自慰地打消她失望的念頭——『明天，葛勞喀終是屬於我的了！』

第二章 迷魂藥的效力

阿白西地在這沒落的城中，切望地拖着沈重的脚步，消磨着日子。當他躑躅在撒納河邊岸的時候，太陽正漸漸的西沈。在叢林的空隙中，我們可以聽見古城輝煌的白光。那裏沒有嘈雜聲，也沒有人類的喧鬧聲。在綠色的岸上爬着了蟾蜍和蚱蜢，孤獨的小鳥忽然唱起歌來，打破這靜默的空氣，一會兒却又停止了。

阿白西地愉快地站着，凝視河中的流水，那時他忽然聽到身邊有一隻狗的狂叫聲。

『靜點，我的可憐的朋友，』旁邊的一個人說；『陌生者的聲音並不妨礙你的主人。』阿白西地似乎很熟識這個聲音，於是側轉頭去，看見一位就是從前曾經在拏撒勒見過的那位神祕老人。

他坐在長滿蘇苔的石頭上，他的旁邊擱着一根手杖和許多雜亂的文件；脚下站着一隻脫毛的狗，伴着他過度那香客的生活。

『老伯，你是預備旅行的吧，』阿白西地說。

『是的，孩子，』老人回答，『我在世上的日子短促了；我伴着信仰我的人旅行，安慰着神子，作神的僕人。』

『他們告訴我，你是傾向於基督的？』

『是的，因為基督足以使我復活。回憶從前在猶太的納隱城裏有一個寡婦，她痛心愛着她的兒

了。後來她的兒子死了。他們就將他的屍體抬到棺架上；這時在城門的附近站立了許多人，他們看見神子經過，都肅默而帶悲傷。母親跟着棺架，痛哭流涕，雖然哭聲不大，然而觀者都可以看出她的內心已經碎了。上主可憐她，於是他觸着棺架，說道：「我對你說，起來吧！」死人果然起來，看看上主的臉。他的莊嚴的眉毛，難言的笑容，憂戚的臉容，都被上主那仁愛的光所照耀——因此墳墓的影子便消滅了。我就是那寡婦的兒子。我的起來，我的說話，我的生活，一切都在我母親的懷抱中——是的，我是死而復活的，我除了那救主的臉以外，什麼都不看見了！」

老人停了一會，深切地感動；青年也覺得血脈波動，頭髮震慄。他現在是在死而復活者的面前呀！

『從那時起，』寡婦的兒子接下去說，『我已變成另外的一個人了——無憂無愁，但我並不自暴自棄；我除了愛和生命以外，並不關心別的事務。我得了神的權威，才能復活我的肉體，這就可以證明靈魂的永生了。從墳墓中我又重新獲得新的生命。』

老人頓一頓，然後又用更溫和的口氣說：

『從那一夜起，我消除了一切世俗的思想，一心供奉上帝。孩子呀，在這世界上我們不能再見面了，因為生命是像火一樣，只有一時的燃燒；可是我們靈性的光是永遠不滅的。』

他們談到永生的問題上去，使青年革心者聽了，心地非常的光明。

『現在，』最後他站起來說，『太陽下山了，我要趕到羅馬的帝國。那邊有許多的聖人，都喜歡我去講基督的故事；所以在我未死以前，一定要去見他們的。』

『可是，老伯，夜裏天氣寒冷，路途遙遠而盜賊又多，還是等明天再動身吧。』

「孩子，多謝你的照顧。可是一個香客所走的却是一條神聖的道路，那裏知道什麼危險呢？因為上帝是和他同在的。」說着，他將阿白西地抱在懷裏，取起他的手杖和零亂的文件，揣着他的狗遠行去了。

當葛勞略到了自己家裏的時候，他發見妮底亞坐在他花園的走廊下。事實上她早已等待那邊，她希望他早些回來，給他嘗試愛的符咒的機會。

她的心充滿了恐怖的狀態，劇烈的跳動着。她的兩頰緋紅，等待着葛勞略在半夜以前回來。

「喔，我的孩子，你等我嗎？」

「不，我在料理花卉，現在正想休息一會啊。」

「今天的天氣倒很溫暖，」葛勞略說着，坐在走廊下的一張椅子上。

「我覺得很熱。」

「你能代我叫一聲僕人嗎？我因為喝酒以後使我的口很渴，所以想喝一些水。」

這正是妮底亞唯一的機會。她急急地喘息着——「讓我自己來替你預備，」她說，「這裏有愛安尼最喜歡喝的菓子露，飲了一定可以解渴的。」

「謝謝，」葛勞略不知不覺地說。「如果是愛安尼歡喜喝的東西，那就好了，就是連毒藥也不要緊的。」

妮底亞先則蹙眉！繼則微笑；在幾分鐘內，她拿了一杯飲料回來。葛勞喀急忙從她的手中接來。於是她的熱情狂溢，想獲得愛的勝利。她倚在牆上，過去那緋紅的臉色，現在却變成慘白了。她的纖手合攏，她的嘴唇張開，她的眼睛向下，她等待着在幾分鐘內葛勞喀對她的說話。

葛勞喀舉起杯子向他的嘴唇，當他喝到四分之一的時候，他的眼睛突然釘着妮底亞的臉，因為他看見她的臉上含有緊張，痛苦和奇異的表情。剎那間他終止了，但仍將杯子放在嘴邊，說道：

「啊，妮底亞！我看你病了吧？這是從你的臉上可以看到的。我的可憐的孩子，你有什麼痛苦呢？說着，將杯子放下，然後從椅上站起，走到她的旁邊。突然間他感覺到心裏一涼，腦筋紛亂而糊塗，脚下的地板也彷彿滑動起來——他的兩脚好似飛上天空。他的精神上來了一陣非人世間的快樂，於是高聲狂叫，縱情大笑。他拍手，他似乎受了某種的靈感。他覺得他的血劇烈的流動着，宛如一條小河裏的水想流入闊大的海洋。他的耳朵聽到巨大的聲音，他的血管膨脹，彷彿要爆裂開來。在他的面前呈現着黑暗，但不是完全糊塗；他看見對面的牆上現出了鬼影。最奇怪的，他並不覺得自己那瘋狂如的態度，他並不因此而感到恐怖。他只覺得他是一個年輕而富於活動力的人。他的瘋狂，他的一切的行動，導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緣故。」

妮底亞沒有回答他第一個問題——她不知道怎樣回答。他的瘋狂可怖的大笑，引起她熱烈的情念。她不能看見他非凡的姿勢，又不能看見他頭昏腦亂東奔西跑的脚步。但她可以聽到他的精神錯亂，斷續不接的言語，從他的口中發出。她跪着用兩臂抱住他的膝蓋，放聲大哭。

「啊，對我說吧！說吧！你恨我嗎？——說！說！」

「啊，聰明的女神啊！你怎樣會把酒代替血來給我喝呢？它對於生物是太強烈了。凶暴的女神呀！你飛走吧！凡是見你的人，都要瘋狂的！飛去吧！」

「啊！葛勞略！你不認識我了嗎？」

不幸雅典人的紛亂的腦筋，忽然得到新的變化。他將手放在妮底亞的金黃色的頭髮上，他渴望地脫視着她的臉；於是來了一串連接不斷的思想，好似覺得她的容貌便是愛安尼的容貌，想到這裏，他的瘋狂的力量更加增高。

「我曾在維納斯，狄娜，瓊璫的面前宣誓——只要愛安尼對我微笑一次，我寧願墮入她的情網。啊！美麗的——我崇拜的！你不愛我了。你待我不仁愛了。埃及人向你認陷了我——你不知道我怎樣的思念你，怎樣的戀慕你嗎？然而你不愛我了，你遺棄我了！啊，現在不要離開我吧！我覺得我的生命不能再長久了；你不應該背棄我，我倆的祖宗都是由同一個慈愛的母親所生出來的。在我們的中間，爲什麼有一層像雲一樣的隔膜呢？啊，阿培斯！你的臉上露着可怕的殺氣，你的笑容藏着鋒利的鋼刀。我認識你；飛走吧，不祥的魔鬼，不要再來纏擾我了！」

「葛勞略！葛勞略！」妮底亞吶吶道，不能自持的倒在地上。

「誰叫我？」他用很響的聲音說。「愛安尼！哦，這是愛安尼啊！來了！我來了！愛安尼，你救我嗎？」

他一面說，一面神經錯亂地奔出屋子。他的血脈像火一樣的燃燒着，因爲受了藥性的刺激，比濃酒還要厲害幾倍。人們都笑着，向他讓開道路，但在他慘白而毫無笑容的臉上都可以看出他有種無名的恐

怖。他經過了熱鬧的街市，機械地奔向愛安尼的屋子區域，但結果却衝入一簇冷落的樹林，那就是阿白西地和奧林薩談話的所在。

第三章 離奇的謀殺案

阿培斯爲了急欲知道迷魂藥的效力，便決定在晚上趕到朱麗的家中，滿足他對於他的仇人所施行惡計的效果。於是他束上腰帶，披上外衣，掛上寶劍，依然乏力地離開自己的家，逕往戴密的住宅走去。

月色皎潔，星光閃爍，濃密的樹林，受了微風的吹動，在地面上搖曳着散亂的黑影。

阿白西地也從叢林中經過，他不約而遇地和阿培斯走在同一條路線上。他要會見的是孛撒勒和奧林薩。同時還有祭司克里納也從叢林中走向教堂。

『嚇！阿白西地，』阿培斯說，一望而知是教士了。『當我們最後遭遇的時候，你是我的敵人。我很願意見你，我希望你仍能做我的學生。』

阿白西地聽到阿培斯的聲音，不禁大吃一驚，頓時蹣跚着脚步，向他表示出一種痛苦，侮蔑，鬥爭的表情。

『你這惡魔啊！』最後阿白西地說，『你雖然已從墳墓裏恢復了原狀，可是你不要想再來捉弄我——因爲我是武裝着抵抗你的！』

『靜一點！』阿培斯說，聲音低得差不多聽不見。『我始終是饒恕你的。但現在請聽我的說話。你的發怒是爲了我冒犯你的姊妹——不，且平心靜氣些。你是對的；這是一種熱情和妒忌——我痛恨我瘋

狂的態度。原諒我！除了你以外，我從沒有向任何人討饒過。我要爲我過去侮慢的行爲而贖罪——我要懇求你的姊妹和我結婚。如果是真的話，那末我的一生的罪惡就可以一時洗清了。」

『埃及人呀！我知道我的姊妹是和你水火不相容的，然而我不能原諒你的地方並不在此：你把我當作欺騙的工具，以阿茜史的神像視爲無上的權威，以虛偽的菩薩當作萬能的真神。這是多麼可怕啊！』

埃及人聽了豎起他的眉毛，他的臉立刻變成慘白的顏色。他轉身四顧，然後用一雙銅鈴般的眼睛釘住了阿白西地，露出怒不可言的神色。要不是阿白西地受了真神力量的支持，恐怕再也不敢對着那樣駭人的臉容。因此他一動也不動，依然用驕傲的眼光抵禦着他。

『阿白西地，』埃及人發出顫抖的聲音說，『謹慎些吧！在你未回答我以前，請你想一想，你所思念的是些什麼？』

『我說我是真神的僕人，我受了他的感化，』基督教徒勇敢地回答道；『仗着上帝的榮耀，我們人類才有勇氣去反抗那些虛偽魔鬼的崇拜者。不法的魔術家，再會吧！』

一向殘忍狠毒的埃及人，現在聽了阿白西地的話，心中忐忑不安。他看見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一個阻碍者。一來他是愛安尼的兄弟，二來他又是和葛勞喀來擊敗他的仇敵。如果他不除掉這個反對菩薩的異教徒，那末，他的未來的戀愛，名譽，甚至他的一生，都會因他而受到危險。他知道阿白西地已信仰了基督教，他又知道阿白西地是最近改變信心的人——顯然地這是的他敵人；只要他拔出寶劍，他敵人的生命便在他的掌握中了。

他們現在正站在教堂的前面；他望望四周沒有別人，他就不動聲色地施行他的毒計。

「你這莽漢，去死吧！」他喃喃地說：「別再阻礙我的前途了！」

青年基督教徒正想離開時，阿培斯就從他的背後舉起他的寶劍，用這尖銳的武器，刺入阿白西地的胸膛。

阿白西地受了這極度的創傷以後，頓時仆倒在地，連聲息都沒有地躺在教堂的門口。

阿培斯用野獸般的眼光凝視着他，覺得他自己已很快活地克服了他的敵人。但是，危險的現象立刻湧上他的心頭；他小心地將那凶器在草叢中抹去了血跡，然後又將被害者的衣服脫下，蓋在阿白西地自己的屍體上。安排完畢，正欲離開的時候，看見小路上走近了一個影子，他躊躇錯亂的脚步，顛頭倒倒地在他的面前直趨過來。幽靜的月光瀉在他的臉上，照得像大理石那樣的慘白。埃及人認識這是葛勞略的輪廓。不幸的希臘人，嘴裏還哼着神聖的歌曲。

「嚇！」埃及人想，立刻又起了殺念。「原來你的藥性爆發了，菩薩要把你們兩人在同一個時候處死呢！」

一轉了這個念頭，他便隱身在教堂旁邊，躲到叢林的中間。他潛伏着，好似老虎在獸穴中伺候生物一樣。他注意那個漂亮的雅典人的熱情而又智慧的眼睛，痙攣的軀幹和蒼白的嘴唇。阿培斯知道他已完全失去了理智。然而，當他走近阿白西地的屍身時，看見那汩汩地流在草中的血，未免使他驚異。他止住了脚步，將他的手攔在屍體的頭上，說道：

「美少年呀！你熟睡了嗎？」他俯身下去舉起那個屍體。

忘記了——同時也不覺得——他自己的軟弱。埃及人從隱處跳出，趁着希臘人俯身的時候，便把他

打倒，壓在基督教徒的身上，然後提高了嗓子，說道：

「喔，救命啊！這裏有一個刺客呢！他將要逃走了！」他一面說，一面把腳踏在葛勞略的胸口。希臘人因為藥性發作，所以只是失去意識而不動地躺着，嘴裏時常發出憤怒的話。

當他站着等待衆人來到的時候，嘴裏仍舊呼喊道。葛勞略是無力抵抗了，只是聽憑埃及人踐踏他的胸膛。他的動作比刺阿白西地更爲殘忍。同時自言自語道：

「可憐的希臘人啊！你的靈魂現在到那裏去了？我可以饒恕你，啊，我的情敵——此後你不再成爲我的情敵了，我的安全完全是依賴你的犧牲。」於是他大聲高呼；然後將葛勞略腰帶中的寶劍拔出，故意染上了阿白西地的血，攔在屍身旁邊。

剎那間，一般市民都喘息地奔了過來，他們手持火炬，把黑暗中的樹林照得血紅，向着目的地進發。

「把屍體舉起來，」埃及人說，「你們好好的監守着刺客，不要讓他逃走。」

他舉起了屍體，發見是個教士，不禁大駭；但使他們更奇怪的，就是那個刺客是智慧的令人敬仰的雅典人。

「葛勞略！」旁觀者齊聲喊道；「這是可以信任的事嗎？」

「我相信，」其中有一人對他旁邊的人說，「這是埃及人自己啊！」

後來又有一個隊長，奔到人羣中，帶着很有權威的神氣。

「誰是凶手啊？」

旁觀者一齊指着葛勞喀。

『他？』隊長說。『他顯然是一個被害的人，誰控告他啊？』

『我，』阿培斯很傲慢地說；他的衣服上的珠寶，向着軍官的身上散射出亮光，似乎會使人相信，像這樣一位有權勢的武士，他的證明總是可靠的。

『對不住——請問尊姓？』隊長問。

『阿培斯——我想這是龐貝很有名的名字吧。當我經過這叢林的時候，我還看見希臘人和教士作熱誠的談話。後來我看見他們昏亂的動作，凶猛的姿勢，並大聲喚呼，彷彿是一對醉徒或狂人。忽然我又看見他舉起他的寶劍——我連忙奔上去——可是來不及了。他曾將阿巴西刺了兩刀，然後伏在他的身上，在我驚忙和憤怒之餘，才將葛勞喀摔在地上。他未掙扎便跌倒了，這更使我懷疑他是個失去意志的犯罪者；因為我是最近復原的病人，身體軟弱，決不能抵抗年輕力壯的葛勞喀的。』

『現在他的眼睛睜着，他的嘴唇動着，』兵士說。『犯人，你說，你爲什麼殺死他的？』

『殺死他——哈——哈——那個老女巫傷害了我，那個奸人在旁邊嘲笑我——我有什麼辦法呢？但我身疲力倦……毒蛇伸出火樣的舌頭來咬我了。把我抬到床上去，請一個醫生來，告訴我我是一個希臘人。啊，我的心在燃燒呀！』

雅其人發出一陣尖銳的呼聲，然後倒在旁觀者的臂上。

『他是狂妄的，』軍官說；『從他的神經錯亂的態度看來，他的確是殺死教士的凶手。有人今天看見他嗎？』

『我看見他的，』其中有一個旁觀者說，『我還是早上看見他的，他走過我的店門口，並且還對我打過招呼呢。他好像和我們一樣的健全。』

『我是在半小時以前看見他的，』另外一個人說。『那時他走過街道，口中喃喃，姿勢奇突，正像埃及人所說的一樣。』

『這是千真萬確的證據了！像這樣年輕而有資產的人，冒犯了羅馬的司法官，實在太可惜了！可是這件罪案非常可怕：死的是阿茜史的教士，而地方卻又在我們古教堂的面前。』

說了這些話，羣情更加激烈，都帶着震顫的恐怖。

『莫怪乎要地震了，』另一個人說，『因為這裏養着一個惡魔呢！』

『把他解到牢獄裏去！』羣衆一起憤怒地說。

其中有一個人，他的聲音特別尖銳而愉快：

『現在野獸不用再吃鬪士了，牠們可以拿這個罪犯來當點心哩！』

說這句話的人却是個少婦。

『對啊——對啊——現在正值角鬥的節季了！』其他的人一齊響應起來，可是却沒有一個可憐他的人。他的青春，他的漂亮，只不過適合於角逐場而已。

『快拿些木板來，把這個死者抬走，』阿培斯說；『一個阿茜史的教士，應該像被殺的鬪士那樣看待的。』

於是旁觀者就將阿白西地的屍體平平的放在地上，他們都很謹慎地不用俗人的手去接觸他神聖的身

體。

正在那個時候，基督教徒奧林索在羣衆的面前出現了。他和阿培斯對立着，但他的臉卻向那朝天的屍首作恐怖而悲哀的表情。他懷疑阿白西地的暴死。於是他的右手指着阿培斯，用一種沉重而高大的聲音說道：

『誰殺死這屍體的，站起來。埃及人！在上帝的面前，我深信你便是殺死阿白西地的兇手！』
經過了這一番的騷動，阿培斯賊胆心虛地面孔變得漆黑。於是羣衆便漸漸的走近這兩位要角的面前。

『我知道，』阿培斯驕傲地說，『誰是我的控告者；我也猜想到他爲什麼控告我。各位市民，你們都知道基督教徒拏撒勒人是怎樣惡毒的，那末，他誣告一個埃及人殺死另一個埃及教士的事，自然是不足爲奇了。』

『我知道他！我知道這傢伙！』幾種聲音同時說道。『這是名叫奧林索的基督教徒——或者稱他是異教徒，因爲他是反對菩薩的。』

『靜一點，弟兄們，』奧林索說，『聽我吧！這位被刺的阿茜史教士，在死以前就懷抱着基督教徒的信心。他啓示我們那個男巫埃及人的沉重的罪惡。他是個陌生者，他一向就沒有仇敵！除了怕他爲基督作見證以外，有誰希望他流血呢？那末又有誰最害怕這個見證呢？就是那個埃及人，阿培斯！』

『你們聽，』阿培斯說，『他侮辱我啊！你們問他相信阿茜史女神嗎？』

『我相信這種罪惡的魔鬼嗎？』奧林索勇敢地反駁道。

羣衆喧鬧不休。在這緊張的局面下，基督教徒又接下去說：

『回頭吧，你們這般偶像的崇拜者！你們不能褻瀆上帝的名字！因為我們的靈魂完全寄托在造物主基督的身上！』

基督教徒用莊嚴的態度和有權威的口氣說過以後，羣衆才稍忍耐，不敢肆無忌憚了。在這漆黑一團的叢林中，月光慘白地照在死者身上，同時發旺的火炬在每一個人的手上劇烈的燃燒着，他們的臉上各具有各不同的表情。阿培斯和基督教徒依然是對立着：前者身材高大，又着雙，手皺着兩眉，定着眼睛，動着嘴唇。後者滿臉皺紋，富有權威，外貌嚴肅而坦白，勇敢而正直，整個的輪廓都刻畫出熱誠。他的左手指着屍體，右手向天高舉。

羅馬的隊長又走上前去。

『奧林索，你有什麼名義足以控告阿培斯呢？』

奧林索默默不言，於是埃及人譏諷地大笑。

『你認為阿西史教堂裏的教士的屍體，是孛撒勒或是基督教徒的宗派嗎？』

『我認爲是的。』

『喔！賽皮爾聖殿中的菩薩啊，你是古羅馬的權威，願那死者懷抱着你的信心！』

『猥褻的人呀！我決不崇拜你的偶像！我憎惡你的廟宇！我怎能在賽皮爾面前宣誓呢？』

『滾開，滾開，異教徒！假使我們誹謗菩薩，必受重大的刑罰——去死吧！』

『去喂野獸吧！』這是一個女性的聲音。『我們現在應該用一個人去喂獅虎呢！』

『啊，拏撒勒人，你如果不相信賽皮爾殿中的菩薩，那末你將相信什麼菩薩呢？』兵士問道。

『我不相信一切的菩薩！』

『聽他！聽！』羣衆喚呼道。

『盲目失敬的人啊！』基督教徒接下去說，提高他的聲音；『你們能相信泥塑木雕的偶像嗎？你們以爲他們有眼能看，有耳能聽，有手能幫助你們嗎？那些菩薩不是人造的嗎？人造的東西怎能使人信任呢？愚人啊，趕快改革你們的信心吧！』

當他說話的時候，便跨進廟宇，受了情感的刺激，把裏面木雕泥塑的菩薩打得精光。

『看啊，』他喊道，『你們的菩薩一定不能自己復仇的。像這類的東西可以敬拜嗎？』

於是激動了羣衆的忿怒，一齊擁上前去，把他抓住，要不是怕擾亂了廟宇，他們早已把他撕得粉碎了。

『大家靜一點！』兵士帶有權威地說，『我們先將教士的屍體抬到他自己的家裏去，然後再把這個犯人解往官廳。』

其時又有一個阿茜史的教士走上來說：『我認爲這屍體依照教士的儀式料理吧！』

『服從祭司的話，』隊長說。『凶手怎麼辦呢？』

『如果他的罪不大，我能饒恕他的。』

阿培斯側轉頭，視線正和阿茜史的教士相值——他，便是在叢林中遇見阿培斯的祭司克里納。在埃及人那一眼中，含着深刻和凶惡的意義，於是他喃喃地說道：

『他會證明這件謀殺案嗎？』

一個女子從人羣中奔出，她的目光釘着奧林索的臉說：『這個惡漢！我早已說過，我們現在有人去喂養獅虎了！』

『好！』羣衆嚷着：『一個喂獅，一個喂虎！豈不是很榮幸嗎？』

第四章 不白之冤

夜已深沉，龐貝的人民仍欣然地聚集着。你可以觀察許多偶像崇拜者的超越常時的表情。他們喋喋不休，討論着這個關於生死的問題。其中一半人露出痛苦的样子，另一半人卻表示愉快和緊張。

當時有一位年輕的人走過，他，便是受人敬仰的商人戴密。

『喂！』商人驚呼說，『你以為我沒有感覺嗎？菩薩呀！地球又震動了，我的靈魂也將要趕到地獄裏去了！』

『噢，戴密！是你嗎？原諒我的怠慢。我們的可憐的朋友——葛勞喀——唉，誰能料想得到呢！』

『克羅地，他真的要受元老院的審判嗎？』

『是的！這件案子太重大了，必須要經過元老院的官吏親自審判的。』

『那末他是受公訴的吧？』

『你在那裏，難道沒有聽見嗎？』

『不，我剛從納普城回來，因為那邊有點商務要接洽——地震實在太厲害了，我的屋子也同樣的

波及哩！」

「他的罪是無可懷疑的了，」克羅地說着，聳聳他的肩膀。「審判後就可以看一回角逐了。」

「角逐！慈悲的菩薩！」戴密答道，「他們判他去餓野獸嗎？——他是太年輕而又太富有了！」

「不錯；但他是個希臘人。如果他是羅馬人，那是千萬有原諒的餘地。這些外邦人決不能生下來就應該那麼富有的；我們不能忘記，他們到底是奴僕啊！」

「還有那個褻瀆神明的——基督教徒，他怎樣了啊？」

「喔，假使他能爲賽皮爾——阿西史犧牲，他當然可以寬恕的；不然，就將他送給老虎。至少，我相信他是要死的，不過還要受審判官的判決。朱麗好嗎？」

「我想她是平安的。」

「請你介紹給我。聽！那個埃及人來了！我不知道他要將我們的朋友怎樣處置呢！」

「自然，兇手是要懲辦的，」戴密說；「但他犯罪的動機究竟是爲什麼呢？並且葛勞略最近還要和教士的姊妹結婚呢！」

「是的，有人說阿白西地不願意和他聯姻，所以他們是臨時衝突的。況且葛勞略又喝醉了酒——到底是否是酒，我却不能斷定。」

克羅地離開了戴密獨自思慮着：

「假使葛勞略去餓老虎，那末除了我以外，朱麗決不會再去愛別人的。這樣看來，我倒可以結婚了。」

回轉頭，他望見阿培斯粗黑的眉毛。

「哦，高尙的克羅地——請問薩路的屋子在那裏？」

「阿培斯，這裏過去幾步，就是他的家了。可是你知道薩路今晚見客嗎？」

「我不知道，」埃及人說，「但是我要去找的不過是被禁在這屋子裏的凶手葛勞略。」

「聽說那個好心的樂觀主義者，他相信希臘人是清白的！並且他還要做葛勞略的保證人呢——如果他担保，葛勞略就可以免入牢獄——但你去找葛勞略有什麼事呢？」

「高尙的克羅地呀！如果我們能够在他執行死刑以前把他救出來，豈不是很好的嗎？有錢人的定罪是社會本身的損失。我很歡喜同他商談——因為聽說他已經恢復健康——知道些他犯罪的動機。」

「阿培斯，你待人太仁愛了！」

「仁愛是希望獲得智慧者的天職，」埃及人謙遜地說。「薩路的屋子是那一家？」

「如果你不嫌棄，」克羅地說，「就讓我陪你走幾步吧。可是，你知道那個可憐的女子——被殺教士的姊妹——變成怎樣了嗎？」

「唉，她的神經將要錯亂了。有時她咒詛凶手；有時她哭：「我們爲什麼有這樣的災禍呢？啊，我的兄弟——葛勞略決不是你的凶手——我永遠不相信的；」於是她止住了，啞啞地自言自語道，「真是他嗎？」」

「不幸的愛安尼呀！」

「不要緊的；我是她合法的保護人，等到阿白西地的喪事完畢以後，我就要接她到我的家裏去。」

「這方法很好，阿培斯！願菩薩保佑你！看，對面就是薩路的屋子。」

走過狹的街道，阿培斯已近薩路的屋子了，其時他在黑暗中看見有一個穿外套的人躺在門口。

那個影子一動也不動，使阿培斯疑神疑鬼，但他既是個男巫，自然也就不怕了。

「起來！」他說，用腳踏踏影子；「你阻礙我的路呢！」

「你是誰？」影子突然用尖銳的口氣問道。當她從地上站起來的時候，星光照在她慘白的臉上，頓時認出她是盲目的女孩妮底亞。

時認出她是盲目的女孩妮底亞。

「喔，可愛的盲女，這樣晚的時候，你還在這裏做什麼呢？回去吧，姑娘！」

「我認識你的，」妮底亞低聲說，「你是阿培斯。」於是，彷彿受了某種熱情的衝動，她奔到他的

面前，跪了下去。「可敬可畏而有權勢的人啊！請你救救他！救救葛勞喀！他是無罪的！這是我的過

失！你是知道一些符咒的，請你醫治他吧——他不過是受了藥性的麻醉罷了！」

「靜一點，孩子！我明白你的一切！你不要譴責你自己。走吧！也許他可以得救的。」

說完了以後，阿培斯推開盲目女孩，很響地叩着薩路的門。

過了幾分鐘，他聽得有人拔去門闩，司闖人半開了門，然後問來客是誰。

「阿培斯——我是從羅馬司法官那裏來的。今天有一件關於葛勞喀的事必須要見薩路。」

司闖者打着呵欠，就讓高大的埃及人進去。這時妮底亞跳上前去。「他好嗎？」她呼喊道：「告訴

我——快告訴我！」

「唉，癡女孩！你還在這裏嗎？回去吧！」

敲上了門，妮底亞長嘆了一聲，仍躺在一塊冰冷的石頭上，用外套蓋住着她的臉。

其時阿培斯已走進屋的內部，他看見薩路和他的朋友正在那裏吃晚飯。

『阿培斯！來得真巧！——喝一杯酒！』

『不，仁慈的薩路；我是爲公事來的，不是爲享樂來的。人家怎樣說？——他們都說葛勞略已經恢復感覺了。』

『話雖不錯，』性善的薩路說，揮着他的眼淚；『不過他仍是癲狂着，他對於阿白西地的死，他是絕對承認清白無罪的。』

『薩路，』阿培斯莊嚴地說，『只要你的朋友肯認罪，羅馬的司法官對於法律是有伸縮的。我曾經和城裏的最高當局磋商，得到他的允許，所以今天晚上特來和他作私人的談話。等到明天這件案子就要判決了。』

『好，』薩路說，『你能替他一點辦法，那末你在東方便有名氣了。可憐的葛勞略！他一向就有很好的胃口；然而現在卻一點東西都不吃了。』

『時候不早了，』埃及人說；『讓我去看看你的監守吧。』

薩路點點頭，表示同意，便引他走到一間由兩個奴僕看守着的小室裏。門開了，阿培斯進去以後，薩路遂即引退——現在室內只有埃及人和葛勞略兩個了。

一盞半明不滅的燈，淒涼地安放在一張狹隘的牀沿。燈光慘白地映在雅典人的臉上。阿培斯走近他的身邊，看見他的面色果然改變了。他的血色褪盡，兩頰憔悴，嘴唇顫動。他正在理智和瘋狂的鬥爭與

生命和死亡的掙扎中間。葛勞喀的年輕的氣力完全被克服了。

埃及人靜靜地坐在床沿；葛勞喀默默無言，而且也不知道他的來到。最後，阿培斯開始說道：

「葛勞喀，我們曾經做過敵人。我現在獨自來看你，在這死亡的一夜，卻做了你的朋友，或是你的救主。」

葛勞喀聽了他突如其來的仇人的口音，忽然從床上跳起，他連氣都透不轉來。於是他們的視線接觸了。在幾分鐘內，他們目不轉睛地互相釘視着。這時熱血湧上雅典人的面部，埃及人的紫銅色的兩頰卻變成慘白。末了，葛勞喀感到內心的痛苦，便喃喃地說道：

「我仍舊在做夢嗎？」

「不，葛勞喀，你是醒着。你沒有看見有人來救你的生命嗎？我知道你的一切，但是我可以原諒你的愚昧。你已經承認你是犯罪了——這是許多眼睛看見的。但我可以救你，證明你是個奪去意識的人。然而要救你，必須先要承認你的犯罪。請你在這張紙上簽你的名字，承認阿白西地是死在你的手中，那末你就可以避免死刑了。」

「這是什麼話？——凶手和阿白西地——我不是早就看見他躺在地上流血的嗎？你要強迫我承認殺死他嗎？你這萬惡的魔鬼！滾開！」

「你不要躁急——葛勞喀，你不要躁急；事實是證明了。你忘記了往事，也許可以原諒的。但讓我再來提醒你吧。我知道你是和教士阿白西地同行，討論着他姊妹的問題；因為他自己已經變成了半個撒勒人，所以他也想改變你的信心，而你卻跟他爭辯；他既然知道你的生活的方式，便決定不將他的姊

殊愛安尼嫁給你——於是你在忿怒之餘，就立刻舉劍將他刺死。這是你可以記清楚的吧！——現在請你讀這張羊皮紙，這上面都記載着事實——只要你簽了字，就可以得救了。」

「野蠻人啊，你假造了文字來傷害我嗎？我要把你的紙撕碎。我是愛安尼兄弟的凶手嗎？我會殺死她所愛的兄弟嗎？」

「你小心！」阿培斯發出低微而陰險的口氣；「聽憑你的選擇：你若承認就簽字；不然就上角力場供獅子當點心！」

埃及人說了這些話，覺得非常愉快；同時雅典人的全身，嘴唇却劇烈的震動着。

「天啊！這是怎樣一回事啊？」他輕輕地說。「在不久以前我的生命還像一朵玫瑰那樣的年輕，健康，可愛；可是現在却痛苦，羞辱，死亡！我做錯了什麼事呢？啊，我依然是瘋狂着！」

「簽了字就可以得救了！」埃及人溫柔地說。

「我決不受你的誘惑！」葛勞喀說，大怒。「你是不知道我的：你是不知道我們雅典人高尙的靈魂的！死亡不過是瞬息間的事情，恐怕不久就要消滅。然而恥辱是永久的！誰願意貶低他的名譽而去救他的生命呢？誰願意自己說謊而把他的榮耀和愛情拋棄呢？如果爲了苟延殘喘而去多活幾年，這生命多麼的卑鄙而懦弱啊！愚蠢的埃及人，你不要夢想吧！我是一個生而無憾，死而無懼的人啊！」

「好！讓老虎裂開你的四肢；讓你身敗名裂；讓你的屍體暴露在角力場上，讓你的恥辱遺臭萬年！」

「嚇，你這流氓！受人的尊敬決不是恥辱。我憎惡你！我藐視你！你還不去嗎？」

「我走好了，」阿培斯說。「我們還有兩次見面的機會：一次在牢獄裏，一次在死亡時的角力場」

上。再會吧！」

埃及人漸漸的離開了房間，走到薩路的面前，對他說道：「他還是那樣的傲慢強橫；我想他是沒有希望了。」

「不要這樣說，」薩路回答道，他對於阿培斯的控告很不滿意。「不要這樣說，我的埃及人，也許他可以得救的。」

「我們且看吧，」埃及人說。

阿培斯走到街上，看見可憐的妮底亞還在那邊等候着。

「你可以救他嗎？」她問。

「孩子，跟我到家裏去吧。」

「你可以救他嗎？」

埃及人却没有回答，只叫她跟隨在他的背後。

「我必須要收留這個女孩，」他喃喃地自語道，「免得她洩漏這迷魂藥的祕密。」

第五章 出喪與被劫

阿白西地在清晨舉行了隆重的喪禮。同時愛安尼也已經知道她兄弟的被殺和她戀人的被控。但她只知道葛勞喀的被控，卻不知道他的疾病和神經的錯亂。她一聽到控告者是阿培斯，她就相信那個埃及人便是這犯罪的本身了。於是她心傷淚落，忘記了自己的一切。

當星光剛從灰白色的天空消失，晨曦衝破了寂靜的黑夜的時候，就有一羣人影站在愛安尼的門口。他們手持火炬，臉容嚴肅。動人的哀樂漸漸地奏起，經過冷落的街市。一般送喪的男女們，莫不痛哭流涕，隨棺而行。阿甫史的教士也穿着白色的衣服，赤着兩腳，魚貫地跟着行伍到了墓地。

正欲入土的時候，愛安尼走近棺木，一動也不動。全場的空气充滿了肅默和恐怖。於是，她忽然大聲而熱情地痛哭起來。

『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她伏在棺上。『你有什麼觸怒敵人的地方呢？你的死難道是真的嗎？醒吧！醒吧！我們要一起生存！我們難道就這樣的離別了嗎？你沒有死——你是睡眠。醒吧！醒吧！』

她那傷心的慟哭，使每個弔喪者都表示同情，在他們的心中都感到無限的淒涼。

愛安尼的兩眼遲鈍，雙手顫抖，既往的美容現在却化爲雲煙，舊日的玲瓏頓成了幻影。偶然有一兩次恢復她的知覺，但她終是不斷地吻着棺蓋，涕泣交併。

軍樂隊奏起哀樂，送喪的人們唱着輓歌。炎熱的火炬把海的一角照得通紅，連早上在海濱釣魚的漁夫，看了這種情景，也不覺驚異起來。

然而愛安尼却獨自坐着，雙手撐着臉兒，她既不看見火炬，又不聽得哀樂。

清風迅速地向阿甫史的棺木襲來。火炬的光芒也因此而搖曳不定。未幾，東方露出了太陽，無力的火炬，也已經燒成了灰燼。

在坟墓上插了花，灑過酒，燃起蠟燭以後，就有一個教士走上前去，口中喃喃地說道：『永別了，我的朋友！』於是禮畢。

當衆人和教士吃飯的時候，愛安尼便同她的女僕揀着一條冷靜的馬路回家去了。現在她已經完成她兄弟的最後責任，她的腦筋已清醒了，只是一心想念着她未婚夫的命運。爲了對於她的情人主持公正，爲了替她已死的兄弟洗雪深冤，她決定去找羅馬司法官，陳訴她的懷疑阿培斯。她打聽了她的女僕，她才知道葛勞略病勢危急，在薩路的屋子裏被人看守着；而且已定期宣判。

「菩薩呀！」她嘆息道：「我能長久忘記他嗎？我能躲避他嗎？啊！讓我趕快去代他主張公正——表示他是死者的親屬，葛勞略一定是清白無罪的。快！快！讓我們飛吧！讓我去安慰他——鼓勵他！如果他們不信任我，如果他們用辯駁來壓倒我，如果他們定他的死罪，那末就讓我跟他同死吧！」

她自動地加緊她的脚步，紛亂着，迷惑着，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她忽然想見羅馬的司法官，忽然又想衝進葛勞略的臥室。她向前走——經過了城牆——到一條通達城市的長街上。那裏的房屋都閉着，然而沒有人的動靜；彷彿像死的一樣——看啊！她頓時走近擠着一羣人的地方，在他們的旁邊，還擱着一頂有蓋的轎子。剎那間，一個高大的身子從人羣中閃出，於是愛安尼大聲叫喊，因爲他所看見的那個人便是阿培斯。

「美麗的愛安尼！」他斯文地說，並不注意到她的驚駭；「羅馬的司法官決不會使你連累。我得替你的兄弟找求公正，但也要給你的愛人以嚴厲的刑罰。我是你的合法的保護人了，且看這張受官吏所准許代你授權的證明吧！」

「狠毒的埃及人啊！」她驚呼道，自重地退避一隅；「殺我兄弟的人原是你啊！你親手叫他流血，還想姦佔他的姊妹。哈！你的臉變得慘白了！你的良心詆毀你了！」

「愛安尼，你因為憂傷，所以喪失你的理智，」阿培斯說，「我原諒你。你現在確實知道我是你知己的朋友了。可是在這公共的街道上，我不便和你商談，也不便安慰你。女僕們，過來！這頂轎子正在等着你們奉行我的使命呢！」

女僕們驚惶失措，圍住着愛安尼。

「阿培斯！」其中年紀最長的女僕說，「這是不合法的啊！這上面不是寫着：凡被害人的親屬，在被害者出喪後的九天以內，別人不能去打擾他們的嗎？」

「女人！」阿培斯說着揚着手，「將一個被保護者送到保護人的家裏，並沒有違反喪事的律法。告訴你，我是有羅馬司法官的命令。這種延誤是不應該的。快把她抱進轎子！」

說後，他用力的抓住愛安尼。她畏縮着，震顫着，不斷地注視他的臉，最後却大笑道：

「哈！哈！是這樣的保護人！是這樣的法律！」她瘋狂地大笑，驚訝着她自己可怕的回聲，於是精疲力盡，毫無生氣地倒在地上。一分鐘以後，阿培斯親自把她拖進轎子。轎夫走得很快，同情的女僕們，只得在最後目送不幸的愛安尼了。

第六章 奇妙的詭計

我們記得阿培斯曾經吩咐妮底亞到他的家裏去。從她的談話中，就可以知道拿迷魂藥給葛勞喀吃的人，並非是朱麗，而是妮底亞。埃及人覺得有些奇怪，像這樣的盲女，也有胆量幹出這種事情。自她承認之後，妮底亞就跪在阿培斯的面前，懇求他恢復葛勞喀的健康，並把他釋放出來，恕她的年幼和愚

吓。

可憐的妮底亞，她是個女僕，她不懂得羅馬的法律，只癡心地想獲得雅典人的情愛，却不顧到受人控告的危險。現在她懊悔了，祇求偉大的埃及人的幫助，免了葛勞略的一死。

「女孩，」阿培斯說，「你得住在這裏，不能再奔到街上去了。我可憐你的無知的犯罪，但我可以設法救你。」他說了以後，不待她回答，立刻把門闔上，將她交給另外的一個僕役看管了。

阿培斯已據實對克羅地說過，他的幽禁妮底亞的主要目的：一來防範她在葛勞略受審的那一天洩漏迷魂藥的祕密；二來恐怕她說出他去待愛安尼的殘暴的行爲。他的希望是叫葛勞略身敗名裂，或者判決死罪，使愛安尼改變她的愛情，而轉心去愛他自己。

他在房內踱着，一會兒却自言自語道：「羅馬的法律使我獲得我的被保護者——我的新娘。」

阿培斯自從把妮底亞關在一個房內以後，不再去理她了，因此她就感到比盲目還要痛苦。她伸出兩手在這獄牢似的房間內摸索着，想找到她唯一的出路，但結果却怒氣難耐，大聲囂囂起來。

「啊！姑娘！」陪她的奴僕開啓了門對他說道：「你是被蠍子咬痛了嗎？」

「你的主人到那裏去了？爲什麼把我關在這裏？我需要空氣和自由，讓我向前走吧！」

「唉！你難道不知阿培斯是個專制的人嗎？他吩咐我把你拘禁在這裏，而我是你的看守人。你不能有自由和空氣的；但你可以有比這更好的東西——食物和酒。」

「老天爺啊！」女孩合着掌，呼喊道：「我爲什麼關在此地呢？偉大的阿培斯，他對於像我這樣可憐的東西有什麼要求呢？」

「那我也不知道，除非你去服侍了你的新主人以後——你知道，她是今天才來的。」

「什麼！愛安尼在這裏嗎？」

「是的，可憐的朋友！她是阿培斯的監護人，而阿培斯是個女人的掠奪者。」

「你可以帶我到她那裏去嗎？」

「她在生病——憤怒和狂亂，而且我沒有權力領導你。當阿培斯吩咐我做這幾個房間的奴隸時，他曾對我說過：我只要給你一個教訓，就是你替我工作的時候，不需要耳朵，眼睛，或思想；但需要一種要素——服從！」

「可是見了愛安尼有什麼害處呢？」

「那我不知道；你如果需要伴侶，我是可以這樣告訴你的，因為我也寂寞得可怕呢！」

「親愛的朋友！你能告訴我些關於葛勞略的消息嗎？」

「我的主人已到雅典人的牢裏去了；葛勞略將因此而受苦哩。」

「因什麼受苦？」

「因殺了愛安尼的兄弟阿白西地教士。」

「喔！妮底亞太息道，將兩手壓在額上；「我也曾經聽到過這件事，但我始終不能料解。可是有

誰敢碰他一根頭髮呢？」

「恐怕只有獅子吧。」

「天啊！你為什麼說這些不祥的話？」

「可不是嗎？如果他犯了死罪，那末執行他的人，只有獅子或老虎了。」
妮底亞跳起來，好似一箭刺進她的內心，於是仆在奴僕的圖前大聲痛哭。

「老實告訴我——但願你的話是不正確的！」

「我不知道法律，我只知道控告他的是阿培斯。但你同雅典人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不過待我很好罷了。」

說後，她的頭垂在胸前，默不作聲，兩行熱淚，從她的面頰上掛下；任何奴僕都無法安慰她的苦衷。

當監守人有事離開房間的時候，妮底亞便開始思慮着：阿培斯是葛勞略的控告者；並且他又把她關在這裏的人；這還不足證明她的釋放可以挽救葛勞略的嗎？她想到這裏她便決定趁着黑夜的機會潛逃。因此她現在反而鎮定起來。

其時監守沙西亞拿早餐進來給她。

「什麼時候判決葛勞略的案子？」妮底亞問道。

「明天，」沙西亞回答。

「明天？真的嗎？」

「真的。」

「愛安尼怎樣了？」

「她很强健；今天早上她還咬我主人一口。我看見他像被雷擊一樣的離開了她的房間。」

「她住的地方近這裏嗎？」

「不——她住在樓上。我不能和你多談了——再會吧！」

* * * * *

翌日晚上。

阿茜史的教士克里納走進阿培斯的花園，預備訪問埃及人。

「他的生命完全在我的手掌之中，」克里納自言自語道。他將近內室的時候，遇見了阿培斯。

「哦！克里納，你找我嗎？」埃及人說；聲音裏帶些窘迫。

「是的，聰明的阿培斯——我可以進你的內室談談嗎？」

「可以可以；但是夜色這樣美麗，空氣又這樣新鮮，我們還是到花園裏散散步，可不是一樣的嗎？」

「好，」教士說；於是他們兩人便在花間行走。

「這夜景和二十年前一樣的可愛。可是，我的克里納，我們的年紀却一天一天的增大了，我們至少不要讓這短促的生命白白地虛度。」

「你是一個戀愛成功，有無窮盡的享樂，而且得到復仇勝利的人，當然對於人生是有意義的。」

「你的意思就是說雅典人吧。明天他要被執行死刑了。不過他的死亡，除了使我缺少一個情敵以外，並無其他的意義。」

「但他一定是清白無罪的啊！」

『由你說吧，』阿培斯冷淡地說；他已預防到他的祕密洩漏出來。

『阿培斯，』克里納很幽地說，『你可知道，那天晚上我是躲在教堂後面的森林裏。我聽到一切——我注意一切。我看見你的凶器刺進阿巴西地的胸口。我並不責備你的那種舉動：你是殺害一個仇人和一位異教徒的。』

『你看見了一切！』阿培斯乏味地說：『大約你是一個人吧？』

『一個人！』克里納回答道，他驚奇埃及人的鎮定。

『那時你爲什麼躲在教堂後面的森林裏呢？』

『因爲我要知道阿巴西地和奧林索所討論的宗教問題，因爲他們老是在這裏聚會的——我想探聽出來，去反抗他們。』

『你會將我行凶的事告訴過任何人嗎？』

『沒有；這種祕密直到現在還是保守在我的心中。』

『就是你的親戚班布也不知道嗎？』

『我可以發誓，他是不知道的。』

『輕一點！那末只有我們兩人明白了！』阿培斯說着大笑。『保守你的祕密：待事情過去以後，我可以使你成爲富翁。』

『請你原諒，』教士立刻提議道：『如果你要我保守祕密，那末現在就請你給我一些報酬。』

『你可以等到明天嗎？』

「爲什麼要耽擱呢？如果我明天替你保守祕密，也許你會忘記我的。所以現在你的猶豫，決不是好意思。」

「好，克里納，你要我報答些什麼？」

「你有豐富的財產，自然不必說了。」

「請問你需要多少數目？」

「阿培斯，我早知道你的財產是在祕密的地窖下，那裏有堆積的黃金和珠寶。但願你將那些財富給我，使我成爲龐貝最有錢的教士。」

「來，克里納，」阿培斯慷慨地說，「你是我的老友，也是我的忠心的僕人。你決不會想奪去我的生命的。來吧！那裏有無窮盡的財寶，今天晚上隨你自己取吧。」

「啊，偉大的埃及人！」克里納歡呼道。

於是阿培斯領他走往地窖。

* * *

當沙西亞走進妮底亞房間的時候，趁着奴僕不防備的一刹那，妮底亞從小室中奔出，同時卻把他反鎖在裏面。

「啊！妮底亞！你這女叛徒，雖然當時你能逃走，但我終可以抓住你的。」

沙西亞不敢高聲呼喊，也不敢大胆叩門。他恐怕被阿培斯聽見了，反以爲自己受了妮底亞的賄賂，

故意讓她逃走的。其時妮底亞已拚命奔到花園的門口。

『可是，』沙西亞想，『如果她回去，至少總逃不了這個城裏。明天早上，當奴僕們工作的時候，我必定可以找到她，把她帶到阿培斯的面前。啊，這是個最好的計劃。』

沙西亞被禁入小室以後，口中喋喋不休。同時妮底亞則帶着一顆跳躍的心，想找到一個出路的門口。朱利，驟然間她聽得一種脚步聲逐漸向她的身子走近，她仔細一辨，知道這就是可怕的阿培斯。她懷疑而帶畏懼地停住了脚步，然後回想到另外還有條出路，是埃及人所不常走的。假使門開着，那是運氣了。想到這裏，她匆忙地加緊了脚步，轉變方向。可惜！等她奔到那邊的時候，發覺門却是緊鎖着。同時她又聽得克里納和阿培斯的談話聲。她決不能再久留下去，否則他們會經過的。於是她直衝橫撞，不知道自己處身在什麼地方。這時空氣寒冷而又潮濕，但他們的談話，仍隱約可以聽得。她喘息着，覺得疲乏了。最後她的身體被一座牆壁所阻碍，不能再向前進行。那裏沒有石洞，又沒有隱身的處所。她停住了脚步，又着雙手表示失望。於是她又神經質地聽得一種聲音，她非常慌忙，不料竟把頭撞在牆角上，於是跌倒在地下。她雖然受了劇烈的痛苦，但神志始終是非常清楚，她忍耐着，連一點聲音都不敢發出。

那時埃及人和教士克里納已走近地窖。阿培斯的手裏執着一盞燈，半明不滅地照在堅厚的牆上。克里納向下一望，嗅到那種潮濕而污穢的空氣，不禁全身抖擻。

『你要知道，』阿培斯看見他這副樣子，微笑地說：『豐富的財寶就在這裏面呢。』其時他們已走到地窖的洞口。那盞燈搖曳地照在一扇小門上。於是阿培斯取出一串鑰匙，預備開那

扇小門。克里納聽得鑰匙的叮噠聲，心裏有說不出的愉快，認爲在瞬息之間，財產就可以歸他所有了。『進來，我的朋友，』阿培斯說，『當我把燈舉高的時候，你便可以看見堆積的黃金了。』不能忍耐的克里納，不待他二次邀請，就立刻鑽了進去。他走得沒有幾步，阿培斯就用強有力的手臂推他前進，同時大笑了一聲，在教士的背後將門緊鎖起來。

克里納頓時回轉頭去，撲向門口，用拳頭敲着，他的叫喊的聲音比獅子還要高響。然而結果仍舊失敗。『放了我，放了我，我不要黃金了！』

他的話斷續地傳到門口，阿培斯聽了又復大笑。

『全地窖的黃金，』阿培斯說，『都不能代你買得一片麵包。壞傢伙，在這裏餓死吧！你的乏味的呼聲，並不能引起牆壁的同情。再會吧！克里納！』

『啊，饒恕我——饒恕我！』

阿培斯已在黑暗的大廳中消失，不能再聽見他的最後的話了。

『你這可惡的東西，』他喃喃地道，『但你到底不能傷害我的。』

克里納的呼聲已被各層房阻，不能再傳到阿培斯的耳中了。

第七章 甯願殉情的女子

妮底亞所聽見的話，是多麼可怕而帶有希望啊！明天葛勞喀將要判決了，然而活着的人總可以想法

去救他，代他辯護，因為他完全是受了阿培斯的誣。在園子裏，她聽得克里納的呼聲，他的咒詛和他的祈禱，雖然隔了幾層牆壁，但始終能傳到她的耳中。他是被拘禁了，可是她知道他的祕密的地窖。只要她能逃出，能找到羅馬的司法官，她便可以救出雅典人。她潛匿到克里納的門口，聽清楚了一切，才知道他的恐怖和失望。她曾三次想說話，可是她的聲音卻三次被那扇厚實的門所阻隔。末了她找到一個鑰匙眼，她就吧嘴唇套在這洞眼裏，才使他聽得有人在喚他的名字。

於是他的熱血奔騰，他的頭髮直豎。在這神祕的地窖裏，有誰能探進來呢？『誰在這裏？』他呼喊道，起了一種新的驚異。『有什麼可怕的女神來找失望的克里納嗎？』

『教士，』妮底亞喊道，『我瞞着阿培斯，獲得天神的允許，來爲他的不義作證。如果我自己能逃出這重重的圍牆，我也就能救出你了。但願你的聲音能從這小洞中傳出，使我知道你所回答的話。』

『多謝天神，』教士欣慰地說，『只要你肯救我，我願意將祭壇上最寶貴的酒杯供作你的酬報。』

『我不要你的黃金——我只要你的祕密。我不是聽過你的說話嗎？你能將雅典人葛勞略從危險中救出來嗎？』

『我能——我能——』阿培斯就是怕我去救他，所以才將我禁在此地，餓死我的啊！』

『他們誣告葛勞略謀殺阿白西地之事，你能替他雪冤嗎？』

『只要你能救我，我就可以使他成爲龐貝的首領。我看見這個事實——我看見阿培斯謀殺；我能爲真正的凶手作證，我又能給無辜者伸冤。可是假使我一死，他也同樣的死了。你能因救他而救我嗎？』

『你可以供給你的全部的證據嗎？』

『可以！我要向虛偽的埃及人復仇。復仇！復仇！』

克里納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表示切齒痛恨，從他激怒的熱情中，妮底亞就可以相信他是雅典人公正的担保。她的內心劇烈的跳動着。『行了，』她說；『你的力量能幫助我挽救危局。是的，我一定能救你的，現在請忍耐和希望着吧。』

『可是，聰明的陌生者啊，你不要企圖去控告阿培斯——你先去找羅馬的司法官——告訴他所知道的事實——同時叫他派幾個兵士來將這扇堅固的牆門打開。去！去！這裏的空氣多麼的污穢啊！我將要悶死了！但請你多站一會——我怕一人獨在，因為這裏像一個藏屍所。啊！你還是不要離開我吧！』

『不，』妮底亞說，她被教士的話嚇得一跳。『我爲了你的緣故，必須要即刻離開這裏。再會吧！』話畢，她就從地窖的門口溜走，轉了幾個灣，但始終止住了脚步，因為她覺得最好待黎明之前，萬籟寂靜，無人注意的時候，再去找尋出路。所以她又挨度這冗長而厭倦的辰光。『葛勞略是在危險的監獄中了，』她想，『但我必須要去救他！』

* * * * *

阿培斯回到房中，飲着大量的美酒，他爲了他自己的稱心滿足而宣告安慰。他只圖復仇的勝利，而不計犯罪的後果。

他想着極大的危局已經過去，可能的敵人亦已經靜默無言，現在所成問題的就是怎樣去處置教士克里納，因為他是本案的後患。但要除滅他，在阿培斯覺得並沒有什麼難處，因為克里納一向是被阿培斯

所差遣往鄰城去傳教的。所以這次他的失蹤，就可以說他是已經到聖地去宣揚教士阿白西地被殺的事情。等他死了以後，即將他的屍身拋在撒納河裏面；如果被入發覺，大家都會疑心是波罕撒勒的異教徒們害死的，因為他們要替奧林索的死亡報仇。

主意打定以後，阿培斯不再去想這個問題了，他的念頭又重新回到愛安尼的身上。當他上次見她的時候，曾被她斥責和藐視，使他難以忍耐。而現在他又想寒灰復燃，重和她恢復以前的情感。他問了門外的奴僕，才知道愛安尼並未入睡，只是靜靜地沈思着。於是他便大胆地進去。他看見她嘴唇張開，眼睛下垂，臉容憔悴，長而黑的頭髮披在她的兩頰。

阿培斯在沒有踏進她的房間以前，先凝視她一會兒。而她，也抬起了眼睛；但一見到門外的強暴者，便又閉下，表示極度的痛苦。

『唉！』阿培斯用低微而帶熱情的口吻太息着，並用謙恭而尊敬的態度，走近她的身子。『唉！如果我的死亡能消除你的憎惡，那末我就視死如歸了！愛安尼，你委屈我了，但我只忍受着不出怨言。你一切的叱責，辱罵，藐視，我都願意忍受。因為你的最毒辣的口氣，卻勝過最優美的音樂。如果你一靜默，這全世界也似乎沒有聲息了。沒有你煥發的容光，沒有你和諧的聲音，便沒有世界和生命了！』

『還我的兄弟和愛人好嗎？』愛安尼說，帶着溫和哀求的口氣，幾顆大點的眼淚，從眼眶裏滾了出來，流在她的頰上。

『但願我能復活你的兄弟，救出你的愛人！』阿培斯熱情地說。『爲了使你的快樂，我甯願犧牲我的戀愛，向雅典人和你握手。但是，仔細的想一想，愛安尼，我是永遠愛着你的，雖然我知道這不過是

癡心的妄想，但請你饒恕我深切的憎惡，別再冒犯我了。讓我再做你的朋友，你的父親，你的保護人。
啊！愛安尼！請你饒恕我吧！」

「我饒恕你！只要你救了葛勞咯，我就願意離棄他。喔，偉大的阿培斯！你是掌握着善惡大權的人；你救了葛勞咯，可憐的愛安尼便決不再見他的臉了！」她說時，四肢抖動，跪在他的面前，抱着他的兩膝。「你若真的愛我——你若真的有人道——回想我過去的兒童時代，回想我們共同的快樂情形，那末你就救了我的葛勞咯吧！」

埃及人的臉上突然起了瘰癧，態度變得非常可怕，他側轉他的臉，用銅鐘似的聲音說：「如果我能夠救他，就是現在也可以；但羅馬的律法是嚴厲的。我若能成功——我若能救他使他自由——你願意做我的新娘嗎？」

「你的新娘？」愛安尼重說了一遍，從椅上站起：「你的——你的新娘？我兄弟的血仇還沒有報復；這是誰殺死他的呢？阿培斯啊，我決不能的！」

「愛安尼，愛安尼！」阿培斯熱情地喚道；「你爲什麼說這些奇怪的話呢？你爲什麼拿你兄弟的死和我的名義同時提起呢？」

「我夢着這兩件事有連帶的關係——而這夢是由天神賜給我的。」

「這是幻想呀！這是誣蔑你清白的人而想救你愛人的生命呀！」

「阿培斯！」愛安尼堅定地說，語氣相當的嚴肅。「葛勞咯如果你救出，我決不做他的新娘，但同樣的也不能做你的新娘。葛勞咯如果判決死刑，那末你的愛我也是徒然。是的——你儘可以拘禁我，

殺害我，然而你卻不能束縛我勇敢的靈魂。你知道品性高潔的女子，甯可一死，不願意受別人的污辱。假使葛勞喀犧牲了，我也決不無價值地生存在這可怕的世界。我在一切天神的面前，向你宣誓：我決定一死了。這是我的誓言！」

她的高潔孤傲的說話，打動了他的內心。

『偉大的胸襟！』他說，『這正配做我的太太呢！我找遍世界，除了你以外，我從來沒有夢想得到有這樣的伴侶！我愛你！我崇拜你！願我們攜手涉過那遼闊的海洋，跨越那參天的山峯，在建新的國土上共偕白首！』

『你這魔鬼！你的話怎值得我去一聽！』

『够了，愛安尼！我儘量的去救葛勞喀；但如果失敗，請不要責備我！夜深了，睡吧！』
他不待她的回答，立刻退了出去。

當他正想解衣入睡的時候，忽然又記起了妮底亞。要不是把她和外界隔絕了，愛安尼一定會從她的口裏知道一些底蘊的，因此他立刻吩咐一個奴僕。

『戈里斯，』他喊道，『你去叮囑沙西亞，不要讓那個盲女離開房間。』

戈里斯遵命以後，奔到妮底亞的小室。然而他所看見的並非是妮底亞，卻是沙西亞自己。

『啊，戈里斯！請你開開門吧！』

戈里斯開了門，不由大吃一驚。

『那個小鬼，』沙西亞說，『我上她的當了！』

「該死的東西！你怎樣會讓她逃走的？」戈里斯說。「我是奉阿培斯的命令：叮囑你不要讓妮底亞離開房間。」

「這怎麼辦呢？也許她現在已經走過半個龐貝城了，但我明天一定可以抓住她的。」

「可是你知道她真的離開這屋子嗎？說不定她現在還躲在隱蔽處呢。」

「她一定逃走了，因為花園門是開着的。」

「不；那時阿培斯正同教士克里納在園中談話，她決不能逃走的。而且克里納走進花園，立刻就把它園門帶上的。」

「可是園門沒有鎖呀！」

「哦！那末我們立刻到園子裏去找她。」

他們同意後，即刻奔進花園。那時妮底亞正在找尋出路。費了千萬種的困難，才被摸到那扇園門。她拔了門門，正想像鳥那樣飛出去的時候，卻被他們抓住，拘到原來的那間小室裏。可憐的妮底亞！在這一剎那，她彷彿看見葛勞略上了斷頭台。她想叫喊，但被監守用一塊棉花塞住她的嘴巴。

第八章 龐貝城最後一夜的景象

這是葛勞略和奧林索最後判決的日期。龐貝的一般青年，都聚集在一起討論着這個問題。

「葛勞略不承認他的犯罪行為吧？」克羅地說。

「對的；可是阿培斯有了確實的證據。他看見葛勞略行刺的，」李比登說。

「阿白西地被殺的原因是爲什麼呢？」

「因爲他自己是憂鬱不樂的人，所以他反對葛勞喀縱情賭博的性格，最後他不願意他的姊妹和葛勞喀結婚。同時葛勞喀當時又飲酒過度，所以才犯了這殺人的行爲。」

「請問，」其中有一個青年說，「那個可憐的女子——正想和葛勞喀結婚的女子——她怎麼了？一個尙未結婚的寡婦——是非常難受的！」

「喔，」克羅地說，「她在她監護人阿培斯的保護之下，一定能獲得平安的。」

「葛勞喀是一個交桃花運的男子，」那青年又說。「聽說有錢的朱麗也同樣的愛他呢。」

「誰說，我的朋友，」克羅地說，「我昨天還同她在一起。如果她有任何失意的地方，我可以去安慰她的。」

「真的嗎？」李比登歡呼道；「那末讓我們來喝一杯酒，慶祝美麗的朱麗吧！」

* * *

在黑暗的牢獄中，兩個不幸的囚徒——奧林索和葛勞喀——談起話來。

「在這危險恐怖的時候，」奧林索問，「還有誰是我的朋友呢？雅典人葛勞喀呀，這是你的聲音嗎？」

「是的，」葛勞喀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奧林索，是你牢獄中的伴侶。」

『他們不是稱你爲異教徒的嗎？他們說你反對菩薩，未免太不公平了。』

『唉！』奧林索回答道。『我不是異教徒，而你才是異教徒呢！因爲你反對真神——獨一的上帝。惟有現在的辰光，我認識我的上帝了。他在黑暗中和我同在，向我微笑，使我疲倦的靈魂傾向於他。』

『請你告訴我，』葛勞喀說，『我在牢獄中不是聽見你的名字和阿白西地同列在一起的嗎？你相信我犯罪的嗎？』

『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人心！但我決不懷疑你。』

『那末你懷疑誰呢？』

『就是控告你的人——阿培斯。』

『哈！你的話真使我快樂：你爲什麼懷疑他啊？』

『因爲他有惡毒的心腸。』

於是奧林索將埃及人的生平敘述了一番。

『喔，原來如此！』葛勞喀歡呼道。『我真快樂！』

『你要知道上帝是公正的，是慈悲的，他所刑罰的是那些不知悔改的罪人。』

『但我覺得我的力量太薄弱了。』

『唉！地上的魔鬼，』拿撒勒人說，『正像天上神子那樣的有勢力；因爲你尙未認識後者，才被前者所克服。』

希臘人受了他強又力的宣傳以後，他的心理突然起了感動，他對他表示莫大的同情。

妮底亞自從又被他們抓到那間小室以後，度着更痛苦的生活。

沙西亞爲了再怕被妮底亞所賣弄，直到次晨才去訪她。他帶了一些食物和酒，放在她的門口。妮底亞焦急萬狀，因爲葛勞略的得救，必須由她的力量。可是她似乎是無法可透了，而葛勞略的生命卻完全負在她的肩上。這個熱情而帶意志薄弱的少女，雖在患難中，卻不放棄她的機會。她依舊進了食物和酒，藉以維持她的身體，作爲挽救危局的準備。

她想盡了逃避的各種計劃，但結果只是徒然。我想沙西亞畢竟是她唯一的希望，唯一解放的工具，因爲他懷疑着他自己能否購回他的奴隸身分的自由。天啊！這不是妮底亞向他賄賂的一個好機會嗎？她不是足以購買他的自由嗎？你看，她的細緻的玉臂上戴着愛安尼送給她的手釧；她的頸項上又戴着葛勞略給她的金鍊。她渴望着沙西亞的來到；可是時間又是這樣快的過去，使她不能忍耐了。她的每一條神經都在劇烈的跳動着；她不能再忍耐了——她用手敲着門。她的哭聲在大廳上發出回音，沙西亞在憤怒之餘，就跑過來看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同時吩咐她安靜一些。

『什麼事？』他忿怒地說。『小奴才，你如果再叫，我們又要用棉花塞住你的嘴了。』

『仁愛的沙西亞，請你不要叱責我——我實在不能忍受我的寂寞了，』妮底亞答道。『請你和我同坐一會兒吧。你不必担心我會逃走；你可以將你的椅子放在門口。監守我——我是決不會動顫的。』

沙西亞受了這番感動以後，很可憐她的寂寞的身心。同時他也想解放他自己。於是照着妮底亞的

話，取了一張椅子放在門口，說：

『你不要再愚弄我，否則我不能饒恕你的！』

『不，不；請你告訴我，沙西亞，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這是黃昏。』

『天啊！這場判決究竟是怎樣呢？』

『他們都定罪了！』

妮底亞聽後大吃一驚。『我料到的。他們將受什麼刑罰呢？』

『明天要送到角力場上去了。你這小傢伙，要不是爲了看守你，我可以上那邊去參觀參觀呢。』

妮底亞聽得昏了過去。可是沙西亞卻並不注意，因爲天色已黑，而且他自己又有滿肚子的心事。他

一面嘆息失去這難得的機會，一面又責備阿培斯的不公正。他的話尙未說完，妮底亞深深的嘆了口氣。

『女孩，你是嘆息我這喪失的機會吧！』

『沙西亞，你的贖身銀是多少？』

『大概是兩千元。』

『只有這一點啊？你看見我的這些手釧和金鍊嗎？我可以贖回你的自由，假使——』

『不要引誘我，我不能放掉你的。阿培斯是個可怕的主人，要是我被他抓住，他一定要去餵魚類

的。唉！等到那一個時候，世界上一切的金錢都贖不回我的命了。我寧可做一隻活狗，而不願當一隻死

獅。

『沙西亞，你可以獲得自由！只要你讓我出去一小時——讓我在今夜出去——我明天一早就可以回來的；不，你還可以和我同去。』

『不能，』沙西亞堅持地說，『一個奴隸只要有一次違背阿培斯的命令，就沒有生存的日子了。』
『可是法律並不給主人以奴隸的生死之權。』

『我只知道阿培斯就是法律。而且，假使我死了之後，什麼法律能使我復活呢？』

妮底亞又着雙手。『那末，這樣看來，便沒有希望了嗎？』她憂慮地說。

『我們決不能逃走的，除非有了阿培斯的命令。』

『那末，你代我帶一封信吧；你的主人決不會因此而殺害你的。』

『帶給誰？』

『帶給羅馬的法官。』

『帶給官吏嗎？不，我不能。你知道他們盤問奴隸的時候，是用酷刑的。』

『請你原諒我，我的意思並非指羅馬的法官——這不過是一句話——一句帶給薩路的話。』

『哦！你要同他說些什麼？』

『葛勞略是我的新主人；他從一個殘忍的舊主人那裏買了我來。因為他是仁愛待我的，現在他將要死了，我若不讓他知道我的感激他，我便不能再快樂地生活下去了。薩路是他的朋友；他能將我的信息

報告給他的。』

『我想他決沒有什麼辦法。而且葛勞略在這危險的關頭，也決不會想到你盲目女孩的。』

『你要自由嗎？』妮底亞說着站了起來。『只要你離開半小時就行了。這些小事難道你也不能代我辦嗎？』

沙西亞大受感動。他認為將妮底亞鎖在房內，便不至於發生什麼意外。因此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她。

『將你的珠寶給我，我一定把你的信帶去。你是個奴隸——你不應當戴這些首飾。』

『這都是我主人送給我的。你拿去吧！』

『那末我替你帶去。』

『沙西亞，我是個盲女，而且關在這黑暗的牢獄中。你可以很容易地欺騙我——不盡你的責任，但是上蒼一定要處罰你的。我信任你——請你接受我的報酬吧。』

『我一定將這封信帶給薩路，我可以向你宣誓，我決不會失約的。』

沙西亞說後，立即退下，謹慎地鎖住妮底亞的房門，並把鑰匙掛在腰帶上，然後披上外衣，疾步而出。

街上人影寥落。不久他就到達薩路的屋子。司關者叫他留下信，催他回去，因為薩路正在憂傷葛勞略的定罪，不願有人去騷擾他。

『可是，我一定要將這封信親手交給他的！』沙西亞說。他知道司關者是個貪小的人，所以便取出一把錢來給他。

『好，好，』司關者說，『你若歡喜，就擅自進去吧。但我告訴你，薩路正在喝酒，他除了這以外

其他一切都不知道的。」

『但請你爲我說情吧——我看見他走過來了。』

這時薩路很憂傷地接待賓客。

『我的好朋友，』他對他的司關者說，『這是一種可怕的判決！可憐的，親愛的葛勞略！——駭人的獅子的牙齒！啊，啊，啊！』

薩路大聲痛哭，然後又接着道：『明天把門關上——不要讓奴僕們進來——任何人不許進來！』正在這紛亂的時候，沙西亞走近他的面前。

『你是誰？』

『我是帶信給薩路的使者。這裏有封少女的信。我可以走了嗎？』

『嚇！你不看見我在憂傷的情狀中嗎？滾開！滾開！』

沙西亞頓時離開了他。

『你要讀這封信嗎，薩路？』司關者問。

『信？』薩路說。『我的朋友將要餵獅子了，難道我還樂趣看信嗎？』

『那末再喝一杯酒吧！』

『不，不！我的悲傷使我不能下嚥了。』

沙西亞離開他們以後，走到一條狹隘的街道上，那條街是直通角力場的。他轉了一個灣，忽然覺得自己置身於一羣人的中間。那些男女孩子們都像潮湧一般的奔來奔去，互相談笑着。

『什麼事？』他問一個貼近他身邊的青年。

『高貴的潘沙——大眾的朋友——已允許人民去參觀野獸了。』

『這是很好看的，』奴僕說着擠到人羣中去。『我明天不能欣賞這娛樂，今夜還是去看看動物吧。』

『你不要錯過這機會，』一個新的伴侶說，『獅子老虎寒鷹並不是每天可以看到的。』

羣衆擁入一個空曠的場地，尤其是一級婦女抱着她們的孩子，興奮地向寒鷹。其中有一個女孩的呼聲，顯得特別的快樂和緊張。

『哈！』她對某一個同伴歡呼道，『我常常告訴你，我們總有一天可以拿一個人去餵獅子的；現在連餵老虎也有了一個人了！我只希望明天快點到來！』

『她真是一個快樂的女孩啊！』沙西亞羨慕着說。

一般觀衆已達到目的地了。可是那拘禁動物的屋子非常狹小，因此有兩個角力場的職員在門口阻止入場的人們。運幸的沙西亞，因為身材魁梧，所以被他挨了進去。

沙西亞離開了他旁邊的青年，已佔據了第一排的座位。那兒水洩不通，再加以熒熒的火焰，空氣更覺得炎熱。

本來，那些野獸是分開裝的，可是現在爲了使觀衆容易集中視線起見，便把牠們放在一籠，用粗大的鐵棍把牠們隔開。

看呀！那隻獅子張開了牠的嘴巴，在這狹小的籠子裏踱來踱去，樣子非常的凶猛。尤其是牠的眼睛冒着火光，他的嘴巴狂吼不已，使一般近籠的觀衆退避三舍，嚇得連氣都透不轉來。可是那隻老虎倒很

安靜地躺在地上，有時僅僅揮着牠的尾巴，作不耐煩的叫聲，表示對觀衆的驚奇。

『在羅馬，我從來沒有見過像獅子那樣凶猛的野獸，』一個站在沙西亞旁邊的巨人說。

『我見了牠的四肢，就覺得慚愧了，』旁邊一個年輕的人說，他把他的兩臂圍住胸口。

奴僕看了看這個人，又回顧另一個。『我是他們兩人當中的適中身材，』他喃喃地自語道。『他們都是鬪士呢！』

『賴頓，你的話說得很對，』巨人的鬥士說。

『我們想一想，』賴頓用深沈的語氣說，『高尚的希臘人，在幾天以前，我還看見他的年輕，他的健康，他的愉快，不料明天竟會遭到這種地步。』

『可不是嗎？』尼格粗厲地說，『許多正直的鬥士都被國王征去和野獸搏鬥了。』

賴頓深深地太息着，靜默無言。其時觀衆都目瞪口呆，轉移視線到一般鬥士，因為他們覺得鬪士和野獸都是一樣好看的。

『幸虧我的敵手不是獅虎，』賴頓說『就是你，尼格，也一樣不是的。』

『可是同樣危險的，』尼格說着大笑；旁觀者見到他偉大的軀幹，也大笑起來。

米登的兒子賴頓迅速地經過羣衆的面前。

『這位是年輕的賴頓——一個勇敢的人；他明天要搏鬥了，』某人說。

『我保證他可以贏的，』另外一個人說，『你看他的脚步多麼健強啊！』

『祝你勝利，賴頓！』一個中產階級的女子說。

『這青年真漂亮呀，』又有一個少女說。

賴頓是爲了他父親的贈身而去搏鬥的。他只聽得現在大家對他的喝采聲，却忘記了這也許就是明天他臨死時的呼喊。

沙西亞看到這種情景，便拔步回去了。

『我爲了父親的自由，』賴頓說，『我是不應該死的吧。我的可憐的父親！我是你的獨生子！如乘我鬪死了——』

他正想到這裏，好像看見對面有一個人影，脚步蹣跚，垂頭喪氣約躡到他的面前。他，便是白髮的米登。

『他一定是找我的，』他想。但事實上他並沒有看見什麼。

剎那間，賴頓聽到一種不知方向的聲音；『讓我們不要失望；西乃山恐怕要發生地震，這也許是教主保留他聖人的緣故。只有愚人才說沒有上帝的。』

賴頓站起來，預備回去了。

在他的面前，是一座可愛的，滿佈着星光的古城。那裏像死一樣的寂靜。黑色的波濤在遠處發出浩蕩的聲音。蔚藍的蒼穹，絲毫沒有白色的迷雲。然而，這是龐貝最後一夜的快樂了！他聽到一些輕微的腳步聲——這是一羣從角力場參觀以後回去的人們。在微弱的燈光下，他發現一個年輕的女性瘋狂地歌唱着，表示歡迎明天快樂的日子。

第五部

第一章 角力場上的搏鬥

角力場的淫樂可怖的黑夜，已被狂風捲去，隨着而來的是龐貝末日的清晨。空氣顯得異常靜寂，山腰裏囤積着重重的白霧。海洋的波濤，洶湧激蕩，彷彿想吞滅了整個的邊岸。

城門一早就開了。街上車水馬龍，行人接踵，甚至還隔着從遠道而來的旅客。在他們的臉上都現出緊張而愉快的色彩，嘈雜着，歡呼着，等待欣賞那生命殘忍的決鬥。

妮底亞知道沙西亞已將她的信送給薩路，她又滿懷着希望。因為薩路接到她的信以後，一定會立刻去報告羅馬司法官，往阿培斯的家裏去釋放妮底亞，同時攻破克里納的牢獄的。這樣一來，葛勞喀就可以當夜恢復自由了。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黑夜過去了，早晨來臨了，她所聽到的只是人馬的雜踏聲，預備赴角力場的歡呼聲。音樂幽揚，奏着雅典人上角力場送死的輓歌。

阿培斯領着一般人員和奴隸，排成了行伍，緩緩地向那角力場進發。阿培斯入場坐下以後，兩眼向着劇場中的人羣掃射。

樓上坐着一般婦女，打扮得花枝招展，鶯鶯燕燕，害得許多執袴青年向她們迭迭秋波。樓下的座位上儘是些高貴的賓客，以及本地的官員。場中的噴水泉濺着浪花以娛觀衆。

忽然人聲靜止，軍樂高揚，一羣銅筋鐵骨的鬥士，在場中兜了一個莊嚴的圈子。他們進行得非常

紆綏，以便觀衆欣賞他們魁梧的軀幹。

『請問那個漂亮的騎士是誰？』寡婦福菲亞對着潘沙的妻子高聲問道。『他的四肢實在生得太可愛了！』

『這是賴頓，他的敵手是鐵塔地。他們決定先用希臘的方式搏鬥，然後再用刀槍。』潘沙的妻子回答道。

一般鬥士照樣驗過了他們的武器以後，軍樂才開始奏着。

潘沙決定：先來一齣流血的戲劇，然後再欣賞葛勞喀和奧林索與獅虎的搏鬥。

搏鬥開始了：第一回是巴比克對諾比良。台上站着兩個騎兵，由營造司潘沙的命令，騎士們拚命角逐，他們的手裏都執着臂盾，得法地閃避刀槍，同時向敵手以致命的打擊。

當巴比克突然擊去時，諾比良運用敏捷的手法，閃避一隅。

『好呀，諾比良！』營造司歡呼道，給觀衆最初的緊張印象。

其他的人也一齊叫喚起來，哄動了全場。後來他們的搏鬥愈趨愈烈。諾比良用旋風式的姿勢直向巴比克刺去。巴比克雖然很快，但終於在胸口貫穿了一刀，仆在地上。

『諾比良！諾比良！』民衆叫喚着。

『唉！我輸掉八百個法郎，』克羅地切齒地說。

巴比克的心都被戮穿了，他的兩眼緊閉，赤血從他的胸口流在角力場的黃沙上。

『不好看——太快——』寡婦福菲亞說。

其時場中還有六個鬥士：尼格，史波拉，賴頓以及鐵塔地，此外還有兩個從羅馬來的。在他們的手中都有巨大的臂盾和銳利的武器。

現在開始搏鬥的是賴頓和他的敵手鐵塔地。鐵塔地雖然不及賴頓那樣的高大，但是重量卻超過了他。他的肌肉結實，肩膀寬闊，臂腿粗大。而賴頓卻帶着溫文斯雅的神氣，肌肉也不及他對手的發達，然而他有活潑的身體，足以與敵人相抵。爲了這樣勢均力敵的一對配偶，所以場中的觀衆歡呼不已。

『你小心吧！』鐵塔地怒吼着，漸漸走近他的敵人，而賴頓只是閃避。

鐵塔地一拳揮去，賴頓立刻跪下，只見那拳頭在他頭上飛過。於是他迅速地跳起，對準他的敵手的胸部擊去。鐵塔地踣倒了——羣衆叫喚着。

『你今天運道真不好，』李比登對克羅地說；『你已輸了一場，現在又要輸第二場了。』

『天啊！我投資在鐵塔地身上差不多有八萬法郎呢。看！他向賴頓復仇了！鐵塔地！鐵塔地！』
但賴頓並不灰心。他善避敵人的鐵拳，使它不至於落在他的身上。

『鐵塔地始終以三與一之比得勝。李比登，你看怎樣？』

『賴頓跌倒了！不——他又站了起來。勇敢的賴頓！可是鐵塔地鼓足力氣——他大笑着——他向賴頓衝去。』

『笨虫，他不會得勝的，』克羅地切齒地說。『賴頓的眼睛好似山貓一樣。』

『克羅地！你看見嗎？你買的人跌倒了！』

『不，他又站起來了；但他的臉上流血。』

『喔！這一拳！賴頓贏了，你看，鐵塔地仆倒了。他不能再動了！』

過了一會，營造司又命賴頓和羅馬的名鬥士伊摩伯決鬪，並且還吩咐他們都須執着盾牌和利刃。

『賴頓，潘沙說，『你如果能鬪過勇敢的伊摩伯，那末你就可以獲得完全的自由了，此外我還可以給你雙倍的獎金；不然，你只得榮耀地死在這裏。』

羣衆歡呼不已。賴頓站起來，他只見他的父親也在座上，他的全身發抖，臉色慘白。這是一場致命的決鬪，他必須要打勝的，否則他的父親仍舊做着奴隸。

『高貴的營造司呀！』賴頓說。『我決不怕這場決鬪。爲了龐貝的榮耀，我願和這位羅馬人決一雌雄。』

羣衆掌聲雷動，比以前更加興奮。

那個羅馬人——伊摩伯——長着一撮小鬍子，以及一簇深黑的鬚髮。他揮着他的利刃，運用他的盾牌，所以頗引人注目。他的眼睛釘着賴頓，臉上却露出微笑。

於是他們穿上盔甲，戴着面具，拔出利刃，相對而立。這是人與人決鬪的最後一幕，第二場便是人與獸的搏鬪了。

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僕人向羅馬司法官遞上一封信來。他讀了再讀，喃喃地自語道：『胡說！這是喝醉酒的人所說的話！這是白晝啊，怎麼會做夢呢？』因此他便將信丟掉。

『喂，老朋友！』一個鄰近的人對米登說。『你的兒子恐怕不是伊摩伯的敵手吧；但是你不要怕，

官吏和民衆都不願意他死的。他是相當勇敢的。你嘴裏在說些什麼？」

「我在禱告！」米登回答道，他存着一種希望的心理。

猝不及防地，伊摩伯向賴頓擊去，賴頓又立刻跪在地上。

「完了！」一個女子發出尖銳的呼聲。因為她希望快些結束這場人與人的鬪爭，可以看人與獸的搏鬥了。

「靜一點，孩子！」潘沙的妻子說。「他並沒有受傷啊！」

其時賴頓已鬪得精疲力盡，頭昏眼花，並且呼吸也急促了。於是他們休息一會兒。

「青年，」伊摩伯說，「我只輕輕的刺傷你，而你却假裝垂下你的手臂，這樣，你就可以榮耀地保全你的生命了！」

「我的父親仍舊是奴隸啊！」賴頓對着他自己咆哮地說。「不能！只有這兩條路：死亡或自由。」他知道自己的力氣不及羅馬人，便用突擊的方法凶狠地向着伊摩伯刺去。羅馬人一退，賴頓又乘勢刺去，伊摩伯閃避一隅，揮着他的利刃，他無意地向他刺去，適中賴頓的胸部。賴頓本來已經懦弱乏力，所以經此一擊，便立刻倒在地上，他的刀從他的手中鬆下，只是機械地用拳頭打擊敵手。官吏和民衆深深地太息，走過來解除他的武裝。他仍舊呼吸着，一雙凶狠的眼睛向着他的敵手轉動。他的周圍籠罩着死亡的黑影。於是一聲狂吼，視線向上。他的眉毛失去了威嚴，他的臉部慘白而無人色。

「看啊，」營造司說；「他已盡他的責任了！」

官吏將他的屍首拖走。

「真榮耀呀！」阿培斯喃喃地自言自語道；他的眼睛不斷地向着角力場掃射。一會兒場中又改變了景象：侍者們在地上撒着新鮮的黃沙。

第二章 萬人空巷看鬥獸

薩路會三次從清晨的夢中驚醒，同時也三次吊念着他將受刑的朋友，因而長吁短嘆，忪惶不安。最後，他覺得自己既然睡不着，還是從床上起來。在牀沿，他照樣看見他的僕人坐着；因為薩路每天起身，必須由那個僕人給他閱讀信札文件的。

「角力場開始了嗎？」

「早已開始了，你不聽見喇叭聲和人馬雜踏聲嗎？」

「我因為睡熟了，所以沒有聽見。」

「鬪士們早已聚集在角力場上了！」

「我們的人民沒有一個到那邊去觀察的嗎？」

「沒有！」

「糟了！桌上的那封信是誰的？」

「就是我昨夜給你的，可是你當時太——太——」

「喝得太醉了，對嗎？這倒不要緊，我想沒有什麼重要性吧。」

「主人，我現在替你拆開來好嗎？」

『好！也許它可以解除我的憂愁。』

僕人拆開以後。一見是盲女的筆跡，不禁駭異起來。『天啊！我們爲什麼不早一點拆開呢？且聽我的閱讀吧！』

『這是妮底亞給葛勞喀朋友薩路的一封信！我是阿培斯屋子裏的犯人。請你接信後立刻去報告羅馬的司法官，把我放出來，我便可以拯救葛勞喀於一死。此外這屋子裏還有一個犯人被阿培斯幽禁着，他，也同樣可以替雅典人伸冤。快！快派些武裝的人來，不然難免遭遇抵抗。最好再帶幾個能幹的鐵匠來，因爲我們的暗牢是堅不可破的呀！』

『天啊！』薩路驚駭地嘆息道，『在這樣的日子，這樣的時間——也許他已經死了。怎麼辦呢？讓我立刻到羅馬司法官那裏去。』

『不，他不會這樣早就死的；民衆也必定要向狡猾的埃及人查問清楚的。好在我們家裏又有這許多僕人，何不同去把葛勞喀救出來呢？』

『對了，』薩路說；『我們立刻把僕人武裝起來，由我們自己趕到阿培斯的家裏，放出這些犯人。快！讓我寫信給司法官，請他延遲葛勞喀的行刑，這樣，在一小時以後就可以證明他是無罪的了。』

* * * * *

葛勞喀和奧林索都被拘禁在昏暗狹小的囚牢裏，等待着犯人和獅虎決鬪時間的來臨。他們的眼睛，因長久在漆黑的暗房裏，所以不能互相細察。在這極微弱的燈光下，他們的臉色現得非常慘白。然而他

們的眉毛直豎而具有威嚴。他們的四肢並不顫抖，他們的嘴唇緊閉，表示強硬的態度。一個有堅忍不拔的宗教信仰，一個有英雄豪俠的超羣氣概，然而兩者都是一樣的清白，這，便是使他們成爲伴侶的自然原因吧。

「你聽到外面的喧鬧聲嗎？他們咆哮得連血管都要爆裂呢，」奧林說。

「我聽見的；我的心創傷了；可是菩薩能保佑我！」

「菩薩！唉，你這不懂事的青年！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惟有認識獨一無二的真神。我在這裏不是指教你，爲你涕哭，爲你禱告嗎？在我的熱和苦悶中，我不是覺得你的釋放比我更緊要嗎？」

「勇敢的朋友！」葛勞喀莊嚴地說，「我已聽到你權威的，神祕的理論了。如果我們的生命都被得救，也許我會漸漸地消除我自己的信仰而傾向於你；然而在這末日將臨的時候，這種舉動只是令人氣餒而已。我能信奉你的教條，撤消我的菩薩嗎？不，奧林！我們現在都處於可憐的地位；我尊崇你的誠摯，你體恤我的愚勇。神決不能判斷人類的善惡，別再談這問題吧。靜！你聽得外面弄堂裏拖屍體的聲音嗎？我們不久也將要被他們拖走了。」

「天啊！基督啊！我已望見你了！」奧林索呼喊著，舉起他的雙手；「我並不震動——我要慶祝我們的牢獄將被攻破呢！」

葛勞喀靜默地低下頭來。他覺得他的堅毅的性格和他的同伴各異。

忽然來了一陣叩門聲。接着牆壁上反映着刀劍的光芒。

「雅典人葛勞喀，這是臨到你的時候了！」一種極響而又清楚的聲音說；「獅子正在等待着你呢！」

『我就去！』雅典人說。一弟兄，來一個最後的擁抱吧！祝福我——再會吧！』

於是基督教徒展開他的手臂，把年輕的異教徒抱在懷中，接吻他的兩頰，並高聲嗚咽着，熱淚如泉湧一般的掉了下來。

『我們今晚在天上相會吧！』

『也許，』希臘人用發抖的聲音說。『凡是死了的人都是在可愛的黃泉下相會的。永別了，我的伴侶！』

葛勞喀自從飲了那可怕的迷魂藥以後，只是全身震顫，還未恢復原狀。

『鼓起你的勇氣！』有一個人說，『你是年輕活潑的。不要失望，他們給你一種武器，也許可以戰勝獅子的。』

葛勞喀沒有回答，但爲了慚愧他孱弱的身體，他振起健強的精神。他們在他的身上搽了聖油。他除了腰上束一根帶以外，全身都是赤裸裸的。最後他們給他一把短刀——無用的武器——驅他入場。

希臘人看見千萬隻眼睛釘住他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並非是個生物了。他的恐怖也喪失了。在他慘白的臉上反而呈現粉紅的顏色，這樣更顯出他的優美的體魄。他的均勻的四肢，他的清秀的眉毛，他的高尚的氣概，他的不可克服的靈魂……望上去一切都是神與英雄的化身。

凡是痛恨他犯罪的人，莫不歡迎他入場，看他投入獅子的巨口。

『天啊，』寡婦福菲亞說。『今天並沒有太陽，爲什麼這樣熱呢？』

『啊，真熱。我要生病了——我沒有力氣了！』潘沙的妻子說。

獅子已在二十四小時內沒有吃過食物，所以牠在籠裏的時候就現出不安而暴躁的樣子。牠時常發出痛苦失望的狂吼，並且還不斷地垂下頭顱嗅着場上的黃沙。

司法官嘴唇顫動，臉色慘白；他關心地向四周眺望——猶豫着，遲疑着，使觀衆心焦起來。最後他慢慢的發出一道命令，於是管理獅子的人小心地把鐵門移開，獅子立刻奔出，吼了一聲，表示釋放後的快樂。管理員退到場子的後面，讓這林中之王和牠的犧牲者站在空曠的戰場上。

葛勞略蹲着身子，做出最堅強的姿勢，等待着獅子向他奔來的時候，高舉他的短而發光的小刀，一直向牠的眼睛刺去，穿過他敵人的腦袋。

可是，在這羣衆鴉雀無聲，咋舌不置的情狀之下，那匹野獸好像並沒有看見犯人的存在。

當獅子衝入場中的時候，牠的第一種動作是遲疑着，牠站起牠的前腳，嗅嗅高空的空氣；於是猝然地向前跳躍，但並不以雅典人爲目標。牠在場中兜來兜去，東張西望，態度相當的焦急，好似想找一條逃出的路徑。牠曾一兩次向那隔開觀衆的短牆奔躍，同時還發出一種不像獅子那樣的，斯文的吼聲。牠並不表示盛怒或飢餓的現象；牠的尾巴無力地彎在黃沙上，牠的眼睛雖有時看見葛勞略，但卻不當他是牠所需要的目的物。末了，牠彷彿覺得無法逃走，就叫了一聲自己回進籠子，躺了下來。

觀衆起先驚奇獅子的冷淡，後來遷怒於牠的懦弱。他們並不憐惜葛勞略的生命，却憤怒地覺得自己大失所望。

司法官喚了管理員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快把牠趕出來，再將籠子闔上。」

當管理員正想服從的時候，在場子的入口處，忽傳來一陣很響的呼聲；於是便起了一陣混亂，剎那間遂又停止。羣衆的視線都向着人聲嘈雜的一角；羣衆讓開了，薩路頓時站在場子的看台上；他的頭髮散亂，呼吸急促，差不多連力氣都要完結。他的眼睛迅速地向場中掃射。『放了雅典人！』他喊着；『快——他是無罪的！抓住埃及人阿培斯——他是謀殺阿白西地的罪犯！』

『你癡了，薩路！』法官說，從座上站起。『這話是從那裏來的？』

『放了雅典人！快！否則你要負擔他流血的責任！法官，你暫且等一會。我可以把看見謀殺阿白西地的證人帶上來。讓開！龐貝人啊，你們快監視阿培斯——他坐在那邊。讓克里納教士過來！』

克里納面色慘白，兩眼失神，下顎顫動，整個的身子彷彿變成了一副骷髏。他被人扶助着，走到阿培斯的座位前面。

『克里納教士——克里納教士！』羣衆呼喚道。『這是他嗎？不——這是個死人！』

『這的確是克里納教士，』法官嚴肅地說。『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是的，法官。埃及人阿培斯是阿白西地的謀殺犯，我親眼看見的。他把我關在黑暗恐怖的地牢裏，幸而菩薩拯救我，來此宣佈他的罪狀。放了雅典人——他是無罪的！』

『這樣看來，所以獅子不肯饒恕他的。奇怪！奇怪！』潘沙呼喊道。

『奇怪！奇怪！』羣衆一齊說道。『放了雅典人——把阿培斯送給獅子！』

『官吏們放了葛勞喀，但仍須監視他，』法官說。『今天菩薩顯靈了。』法官下了釋放的命令以後，忽然傳來一種女孩子的歡呼聲。

「靜一點！」司法官說——「誰在那邊？」

「盲目女孩，妮底亞，」薩路回答道；「這是她親手救克里納於黃泉，拯葛勞略於獅口。」

「阿西史的教士，克里納，你控告阿培斯是謀殺阿巴西地的凶手嗎？」

「是的。」

「你看見事實嗎？」

「司法官——我是親眼看見的。」

「够了——但得仔細調查一番。阿培斯啊，你聽得有人在控告你嗎？你並沒有發言——你有什麼話說嗎？」

羣衆的視線立刻轉移到阿培斯的身上。當大家叫着「把阿培斯送給獅子」的時候，他確實震慄不已，一向古銅色的面色，現在却變成了慘白。但他不久便惱羞成怒，強詞奪理的狡辯道：

「司法官，這種控告實在是在捕風捉影，不值一駁。你想，我的第一個控告人是薩路——葛勞略最知己的朋友！第二個人是克里納——他是一個做黃金夢的人；這種證人是用金錢買出來的！司法官，我是無罪的！」

「薩路，」司法官說，「你在那裏找到克里納的？」

「在阿培斯的地窖裏。」

「埃及人，」司法官說着皺起眉頭，「你敢拘禁一位教士嗎？——到底爲什麼呢？」

「聽我的話，」阿培斯回答道，鎮定地站起，但臉上卻顯得非常不安。「他因爲要嚇詐我：他說如

果我不給他一半財產，他便要誣我爲本案的凶手。現在我雖抗辯，但不中用。高尙的法官，我是個外鄉人，我始終是清白的，那個教士的證明，定全是想誣陷我。我是故意誘他到我收藏黃金的地窖裏，把他幽禁着的。等到真的犯人在明以後，我就把他放掉。假使我真的犯了罪，爲什麼這個教士在審判的時候不發一言呢？當我控告葛勞略的時候，他又爲什麼不申說我的罪狀呢？高尙的法官啊，這是要他回答的。至於我，始終是服從你們的律法。」

「他說得不錯。」法官說。「把阿培斯放了，監視着葛勞略！薩路，你的控訴完全須要你負責的。」

「什麼！」克里納轉身向民衆說道。「難道阿白西地的血是白灑的嗎？難道公理到現在還不能聲張嗎？難道獅子會受正凶的欺騙嗎？神啊！神啊！我覺得神奔到我的嘴上來了！快將阿培斯送給獅子吧！」

「這位聖人受了神的靈感了！快把阿培斯送給獅子！」

成千成萬的羣衆都這樣的呼喊著，湧上前去，把阿培斯從座上拖了下來。法官雖然高聲呼喊，遵守法律，但他們終不能節制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心中忘記了何謂法律，忘記了當局的威權。這時阿培斯睜開凶惡的眼睛，怒視着羣衆，並高舉他的兩手，裝出一種極莊嚴的姿勢。

「看呀！」他發出如雷的呼聲，「菩薩是保護無罪的人的！做假見證的人必定要受嚴重的處罰！」羣衆的眼睛注視着阿培斯的姿勢。那時在遠處的佛山上射出一道血紅的火光。場內頓時寂靜下來，忽然獅子狂吼一聲，連牠的同類也一齊響應起來。

霎時女子大聲驚喊，男子面面相覷，但都啞口無言。他們覺得地在他們的腳底搖動，同時角力場上的牆壁也因此而震顫起來；在較遠的地方，他們又聽得房屋的坍塌；山上的烏雲聚成漆黑的一團，像潮水那樣的向着他們滾來，同時飛沙走石，天地變色。大點的陣頭雨，傾盆狂瀉，令人心驚肉跳。

他們沒有心思再去研究阿培斯是否應當處罰的問題，惟一的念頭就是逃命。於是直衝橫撞，爭先恐後，弱小的被人推倒。呼號聲，宣誓聲，禱告聲，呻吟聲，以及各種的聲音打成一片，找尋自己的出路。他們逃到那裏去呢？有錢的趕到他們的家裏，設法將寶貴的財產運走，沒錢的，爲了那可怕的怪雨，暫時找個附近的屋子躲避。然而漆黑的，大堆的，駭人的烏雲，比以前更緊密地籠罩着他們。

第三章 地震

被判決死刑的葛勞喀，已經昏倒。他只聽得官吏們把他移入一間角力場中的小室內。他們拋給他一件外衣，同時一般羣衆們驚奇地圍繞在他的四周，竭力的慶賀他。忽然小室外發出一種尖銳的呼聲，羣衆讓開了路，盲女飛奔到葛勞喀的面前。

「救你的人就是我啊，」她嗚咽道；「現在讓我死吧！」

「妮底亞，我的孩子——我的恩人！」

「啊，讓我倚偎在你的身邊——讓我領略你的呼吸！是的，你的確是活着！那扇可怖的鐵門，我以爲打不開了！還是克里納：他的聲音彷彿是墓地上的陰風。天呀！我們快給他一些食物，讓他復原。但你畢竟是活着！活着！我已救出你了！」

這一幕活動的景象，又被上遽的劇變而終止。

「火山！地震！」四面的人一齊嚷着。官吏們和其他的人都逃走了，剩下來的只是葛勞喀和妮底亞。在這生死存亡的時候，雅典人卻想起了奧林索，因為他仍幽禁在原處，預備去和老虎搏鬥的。他攔了妮底亞的手，向前疾趨，抵達基督教徒的監獄。在那邊，他看見奧林索跪着禱告。

「起來！起來！我的朋友！」他呼喚道。「快逃吧！大自然就是你的救主！」他攔着迷途的基督教徒，冒了飛沙走石的險，向人數稀少的方向奔去。

「這完全是上帝的力量。」奧林索虔誠地說。

「快逃吧！你去找尋你的弟兄！向他們商量逃的方法吧。再會！」奧林索並不回答，他的靈魂中充滿了神的力量，絲毫不感到畏懼。

最後他站起來，匆忙地向前走去，但他不知道是什麼方向。在這昏天黑地中，他望見一線微弱的燈光，那裏隱約地陳列着三具屍身。他停止脚步猶豫了一會，然後走進一間小室，那兒他聽得有人在低聲呼喊着基督的名字。

「誰喊神子的名字？」

他沒有聽見回答；於是側轉頭去，看見一個白髮的老人坐在地板上，扶着一個死者的頭。那死者的形狀彷彿像睡眠一般，嘴唇還帶着一些微笑。

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是個漂亮的青年。他的卷曲的黑髮軟覆在毫無皺紋的額角上。他的臉上帶着一種溫柔，恩愛和失望的表情。老人熱淚縱橫，嘴唇微動，唸着他含有信心的祈禱詞。他的兒子死

了！——是爲了替父親贖身而死的——老人的心碎了！

「米登！」奧林索可憐地喊道。「起來，走吧！願上帝和你同在！」

「我的兒子是活着的！他並沒有死！過來，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胸口！你覺得它跳動嗎？」

「走吧，別再等待了！你聽見嗎？牆壁已經發出破裂聲呢！」

「我什麼都不聽見！」米登說，搖晃着他白髮的頭。「可憐的孩子，他是爲愛他的父親而慘死的！」

「快忘記了吧！」

「父親怎能和兒子分離呢？」米登緊抱着他兒子賴頓，熱情地吻他。「走！」他說着抬起他的頭。

「你走吧！讓我們獨自在——」

「唉！」慈悲的拏撒勒人嘆息道。「死亡使你們分離了！」

老人鎖定地微笑。「不！」他自言自語道。「死亡是仁愛的！」

他的頭垂在他兒子的胸口，他的兩臂緊抱着屍體。奧林索抓住他的手，然而他的脈息已停止跳動

了！老人最後的一句話是：「死亡是仁愛的！」

其時葛勞略和妮底亞迅速地奔過可怕的街道。雅典人從他恩人的口裏，知道愛安尼還拘禁在阿培斯的家中。因此他便跑去救她。阿培斯的僕役們，自從地震爆發以後，都驚駭得向外逃命，甚至連門也沒有鎖上。葛勞略把妮底亞留在外面，——可憐的盲女，到了這樣危險的關頭，還是一樣的嫉妒着！——

他奔進大廳，却沒有看見一個人，同時也無從打聽愛安尼所拘禁的地方。當他前進的時候，天空已滿佈着黑雲，使他辨不出路徑。同時牆壁震動，沙泥飛射，整過房子好似立刻就將坍倒。他奔上樓去，喘息

地加緊了脚步，嘴裏高呼着愛安尼的名字；最後，他在末了一個房間裏，他聽得她的口音。於是向前直衝，打開了門，把愛安尼抱在懷中，他經過走廊——在他覺得只不果一分鐘的工夫。當他還未抵達妮底亞所等候的地方，他忽然聽得阿培斯的聲音，他是回來收拾財寶和搗愛安尼離開龐貝的。但在這個時候，陰霧密佈，濃霧瀰漫，雖仇人相見，也辨不出面目，所以葛勞喀得從容地向埃及及人旁邊閃過。

三人急向前行。天啊！那裏是他們的方向呢？天地昏黑，日月變色，他們連自己的脚步都看不見了！他們心中只是充滿了疑懼和恐怖。葛勞喀雖能從獅口逃生，但是在他現在想來，這不過是換一種死亡的形式吧了！

* * * * *

猝然的天災，引起了各界的驚惶。犯人門都被釋放了，受司法官監視的克里納也立刻逃走了。其時他舉起不穩健的脚步，走向聖殿那邊去。在黑暗中他好像覺得被人的衣服所接觸，同時還有一種聲音在他的耳邊說道：

「喔！克里納！這景象可怕嗎？」

「你是誰？你的面貌糊塗，你的聲音怪異！」

「你不認識班布嗎？」

「哦！天崩地裂了！雷電交作，地獄就在我們的脚底了。」

「別胡鬧！——別相信這類的事，克里納！現在是發財的機會了！」

「哈哈！」

「聽我的話！聖殿裏藏着無數的黃金，讓我們把它立刻運到海上去。在這混亂的時候，誰也不會注意我們的。」

「班布，你說得不錯！我們快到聖殿裏去。誰都看不清楚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分贓吧！」

殿裏的教士正在跪着涕哭禱告。克里納走過他們身邊，班布只隨在他的背後。教士擦了一根火柴，看見桌上還陳設着許多酒和食物。一向饑餓而胃口又好的他，雖在這危險的關頭，也就不顧一切，把它抓在嘴裏。

霎時火山爆發，洪流泛濫，沸騰的泥水，排山倒海地向着街道上沖來，浸沒了房屋，往聖殿湧入，僧侶們適當其衝，只得發出亡命的呼聲。

「他們嚇死了！」班布說，起先有些恐懼，後來就冒險奔入一間小室內。「我想最近還不致有什麼危險吧！」

他們兩人目瞪口呆，互相凝視着——也許你能聽到他們胸部的跳動。克里納的胆子雖然比較小一點，但是他不怕磨折，立刻就恢復原狀。

「我們必須要達到目的，」克里納說，他聽了自己的聲音也覺得恐嚇起來。他小心地跨進聖殿，並叫班布隨在他的後面。但那個鬥士全身震動着，卻反朝後退了一步。

「那是更好了，」克里納想着；「一切都可以歸我了。」他急忙奪了財寶，不再想起他的同伴了。他迅速地從殿中逃出。瞬息間山上雷電交作，班布仗着電光的力量，飛奔地追趕教士。正在這個時候，

陣可怕的塵雨，掉落在他的面前。鬪士又向後退了一步。黑暗籠罩着他的周圍。但塵雨愈下愈大，使他透不過氣來。驀地裏，泥沙塞住了門口。他怎能逃走呢？他不能忍耐了，便隨手取起一把斧頭，用盡他最後的氣力，想劈穿那牆壁，找尋生路。

那時街上行人寥落，民衆向着避難所奔去。但依然是河水沸騰，塵沙飛揚，怪風慘厲，雷電交作，到處都能聽得人們的呼號聲。

在通赫城的一條街上，克羅地站着彷徨不決。「我如果能通過這條街，到了曠地上，那末我就可以雇到許多車子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着。

「喂！救命！」來了一陣駭人的聲音。「我跌下地坑了——我的火炬熄滅了——我的僕人分散了。我是戴密——凡能救我的人，都可以得一萬元的酬勞！」

其時克羅地正在他的旁邊。

「我救你吧！」賭徒說。

「救命！將你的手給我！」

「起來！」

「你是克羅地嗎？我辨得出你的口音，你上那兒去？」

「上赫城去。」

「那好極了，我們是同路的。你爲什麼不到我別墅裏去躲一躲風雨呢？我的地窖是不怕任何沙石的。」

『你的話不錯，』克羅地愉快地說。『只要那邊有食物，何怕這場暴雨風呢？』

空氣寂靜了幾分鐘，戴密同他的朋友向前疾行，那時忽然聽得一種女性的呼聲。原來她就是出言不祥，幸災樂禍，愛看人獸殘忍搏鬥的女子。

『啊，戴密！』她呼喚道。『救命！救命！』她指着她懷中的一個嬰孩。『這孩子是我私生的！我從來沒有生過私生子。可是我現在是個母親了！我從看護的搖籃裏把他抱起，因為她已經逃走了。救命！救命！』

『滾開！妓女！』克羅地吶吶道。

『跟我來吧！』戴密卻同情地說。

一羣人都向前奔走，他們一齊到了戴密的家裏，他們都笑着，覺得危險的關頭已經過去。

戴密吩咐他的僕役，在地下室預備豐富的筵席，燃起光亮的燈火。在那邊的人，除了朱麗，克羅地，母親和她的孩子以外，還有許多僕役，和其他逃難的賓客，鄰居等等。

第四章 世界末日

佛山的火山口爆發了。像蛇舌一樣的火燄，好似把每個人都想吞了下去。當暴雨終止的時候，你能聽得腳底的隆隆聲和海上波濤的澎湃聲。有時屋宇震塌；有時岩石爆裂，一切都充滿了恐怖和死亡。在黑暗中，妻子失去了丈夫！父親分離了兒子，他們永無再見的機會。每一個人只是盲目地紛亂地向前奔走着。

在這極度恐怖的情狀之下，雅典人帶了葛安尼和盲女出走。成千成萬的平民，像潮湧一般的奔往海邊去趁船。在這入山人海的景象中，妮底亞忽然從葛勞喀的身邊溜走，而他仍舊擋着愛安尼前行，直待羣衆走盡，妮底亞始終音訊杳然。葛勞喀喊她的名字，但也沒有回音。顯然地——她是被羣衆的潮頭捲去了。他們的朋友，他們的恩人，喪失了！當他們向各處找尋的時候，塵雨又落在他們的頭上；同時碎石飛起，在他們的脚下發出火星。

「糟了！糟了！」愛安尼太息道，「我不能再走得本遠；我的脚步拖不動了。最親愛的，跑吧！讓我獨自留在這裏吧！」

「我的愛人，我的新娘，這是什麼話！我與你同死比活着還甜蜜呢！不過，我們將從什麼地方逃出道黑暗的世界呢？」

「看啊！那屋頂的石塊在我們的面前裂開了！」

「多謝這電光！愛安尼，你望見我們前面的「幸福之殿」嗎？讓我們進去躲避一下吧！」

他把他的愛人抱在懷裏，很困難的奔到目的地。在前廊下，他扶着她，保護着她。

「誰在那邊？」一種可怕的聲音說，他比他們早在這裏避難的。「世界的毀滅，實在不允許我們再做朋友或仇敵了。」

愛安尼向着那聲音的響處望去，同時依偎在葛勞喀的懷中。他向四面一望，瞧見那黑暗中閃動着一雙如火般的眼睛。葛勞喀顫抖着，仔細一看，卻是一隻獅子。牠，貼近在圖士尼格的身邊，希望同他做一個朋友。同時他也毫不畏避。因為這完全是大自然顯威的力量啊！

當他們在這樣可怕地保護的時候，有一羣男女執着火炬經過聖殿。他們原是拏撒勒人，所以在他們的臉上都絲毫沒有畏懼的形色。他們早已相信末日即將來臨，而現在果然在眼前了。

『災禍！災禍！』一個長者在他們的前面這樣呼喊著。『看呀！神主給我們判斷了！他從天上放下火來，給一般偶像的崇拜者以禍患。』

拏撒勒人攜着火炬走過以後，街道又變成如死一樣的黑暗了。

風雨暫停，葛勞略又攜着愛安尼前進。正想離開的時候，他們看見石柱下有一個老人和一個青年。老人的手裏拿了一隻錢袋，青年的手裏執了一把火炬。葛勞略認識他們是父子——守財奴和浪蕩子。

『父親，』那個青年說，『你如果跑得不快，我要離開你了；不然我們兩人會一同死的。』

『走吧，兒子，但將錢袋留給我！』

『但我不能餓死的；快將錢袋給我！』於是青年把它從他父親的手裏奪了過去。

『啊，菩薩！』葛勞略呼喊道，『你難道是盲目的嗎？否則爲什麼不罰他們呢？愛安尼，走！走！』

* * * * *

愛安尼同她的愛人不斷地在陌生的路上彷徨着。其時天崩地裂，排山倒海，急流滔滔不絕，旋風怒吼如虎。不論遠近，都可以聽得女子在黑暗中的啼哭聲和呼救聲。

『啊，葛勞略！我的愛人！把我抱在你的懷裏！讓我感受到你的手臂在擁抱我——這一抱之後，就讓我死吧——我不能再長久了！』

『爲了我——爲了我的生命——親愛的愛安尼，快鼓起你的勇氣吧！我們的生命是互相聯絡的。看呀！我們的火炬能抵抗狂風。』

好似爲體貼這一對情侶，風雨驟然停止；空間寂靜了；火山也彷彿正在那裏休息，因此手持火炬的人們仍得前行。『我們已近海濱了，』隊中的領導者說。『奴隸們從此可獲得自由和財產了！』

紅色的火炬映在葛勞喀和愛安尼的臉上。突然間，她顫抖地倒在他的懷裏，因爲她看見他們的前面有一羣奴隸們，正在替埃及及人負着重大的金銀財寶，後面跟着身材高大，手執長刀的阿培斯。

『多謝菩薩！』埃及人歡呼道，『在這恐怖的局面下，命運還是向着我微笑。讓開，希臘人！我要奪回我的愛安尼！』

『你這殺人的罪犯啊！』葛勞喀喊道，凝視着他的敵人，『神要向你復仇的！你若走過來，你若接觸愛安尼的手，你的武器便會變成蘆葦。我要瓜分你的肢體！』當他說話的時候，那地方忽然發出一道紅光。山頭好像分裂爲二，山巔上隱約可以看到兩個魔鬼的影子。這時岩石紛飛，打在許多人的頭上。奴隸們大聲叫喊，胆小地遮着他們的臉。當埃及人站在那裏時，高度的紅光照在他鑲嵌珠寶的衣服上。

阿培斯的左手作抱着愛安尼的姿勢，他的右手舉起長刀威嚇。葛勞喀執着一把從角力場取出來的用以抵抗獅子的短刀，露出滿懷熱情的英雄本色，同阿培斯對立着。

『奴隸們，前進！』阿培斯呼喊道。『雅典人啊！你如果要阻止我，那末你自己不免要受流血！我現在可奪回我的愛安尼了！』

他向前跨上一步——這是他在世界上最後的一步！地面在他的腳底裂開了。那種爆裂的聲音連全城都能聽到。雅典人被這強烈的聲音所昏倒。當他在幾分鐘以後恢復的時候，雷電依然交作，地底仍在震動。愛安尼也因此而昏倒在地上，但葛勞喀並未看見——他的眼睛釘在一張可怕的臉上，那張臉彷彿現出痛苦失望的表情。他的兩眼一睜一閉，似乎還未完全失去他的知覺；他的嘴唇顫動，露齒狞笑——於是猝然寂靜，黑暗籠罩着他的顏面，而他的驚駭的狀態，是永遠使人忘不了的。

聰明的埃及人——偉大的阿培斯——就在這種可怕的景象中，與世永別了！

* * * * *

葛勞喀扶着愛安尼，經過緊張的街道。他轉首望見鄰火山上的黑煙，繚繞着，昇騰着，遮滿了整個的天空，海洋和地面。

塵雨依然下降，葛勞喀拖着愛安尼，躺在市場的角隅，失望地等待那末日的來臨。

其時妮底亞從遠處過來，嘴裏大聲呼喊葛勞喀的名字。自從她失蹤以後，她就向各處訪問雅典人的蕭落。現在她回到原來的地點，想找一條捷徑和葛勞喀同往海濱。

可憐的盲女，她的勇氣是令人敬仰的。雖然她的頭上灑着塵雨，但她的精神絲毫不露畏懼。可恨在這勢如潮湧的人羣中，她被人推倒了。

「這是勇敢的盲女啊！」其中有一個人說。「我們不能讓她死在這裏的。起來，帖撒人！你受傷嗎？快同我們一起上海濱去吧！」

「哦，薩謠，這是你的口音！你會看見葛勞喀嗎？」

「沒有。他一定出城了。菩薩保佑他脫離獅子的巨口，同時也必定從火山口救出他的。」

於是妮底亞隨着薩路及其他的人羣，在沒有阻礙的曠野上奔走，去找尋海岸。

「世界將要被火所毀滅了，」一個年老的哲學家說，「末日就在我們的眼前了！」

「是的；末日將要到了！」另外一個聲音說，但並沒有帶着絲毫畏懼的態度。

說這句話的人是奧林索，他被一隊基督教徒所護圍着。

「末日到了！」無論男女老幼，都一齊反覆地說。

正在這個時候，空中忽然傳來一陣可怕的怒吼聲——一隻老虎從沙漠中逃出，衝入人羣中，然而又匆忙地奔入河流。地又震動了，天又烏黑了。

現在又來了一羣新的亡命者。阿培斯的奴隸們，看見他主人死了以後，就搶奪他的財寶，擠到其他的人羣中去。他們手裏的火炬早已熄滅了，只有沙西亞手上的仍舊燃燒着；它的火光在盲女的臉上。

「妮底亞，你現在不是自由了嗎？」沙西亞說。

「你是誰？能告訴我葛勞喀的行蹤嗎？」

「哦；我在幾分鐘以前還看見他呢！」

「真的嗎？他在那裏？」

妮底亞不待他回答，就偷偷地從薩路的身邊溜走，她循着原路回到城裏。在市場上她大聲呼喊葛勞

喀的名字。

一種極軟弱的聲音回答道：「誰叫我？是鬼嗎？我早已預備好了！」

「起來！葛勞喀；攙着我的手！你是可以得救的！」

他聽到這奇怪而帶有希望的口音，便站了起來——「妮底亞，你平安嗎？」

他的溫柔的聲音透入可憐的盲女的心中。半攙半抱地，葛勞喀做着她的嚮導者。他擇了一條捷徑，免得在人羣中擁擠，一會兒，他們便到了海濱。

經過千萬的困難，他們才走到海邊，加入羣衆的隊伍。在黑暗中，他們趁上海船。這時火山口爆發出濃密的火燄，連海水也被映照得殷紅。

疲勞的愛安尼，乏力地睡在葛勞喀的懷中，妮底亞則躺在他的腳跟。其時仍下着塵雨，同時甲板上還飄着白雪。

次晨，天色晴朗，溫柔而又美麗。昨夜的狂風暴雨，而今已煙消雲散。濃重的白霧收斂了；蔚藍的蒼穹上，掛着一輪紅日；波濤洶湧的海洋，變成水平浪靜，恢復了舊日的姿態。

水手們並沒有興高彩烈的歡呼聲，因為他們昨夜太疲勞了，只是默謝天神，能度過這危險天災。他們相對微笑，覺得在上帝的權威下，始能重見天日。在遼闊的海面上，可以見到許多逃難的船隻，平靜地向前行駛。當一般人還在睡眠中的時候，妮底亞輕輕地爬了起來。她依偎葛勞喀的臉兒，她胆小地，憂傷地吻着他的額角，他的嘴唇，他的被愛安尼所擁抱着的手臂。她深深地嘆息着，感到異樣的悲傷。她再三地吻他的額角，並用她的長髮拭去他頭上的露水。「願天神祝福你，雅典人！」她喃喃地說道。「願你和你的愛人永遠的幸福！願你時也能憶起你可憐的妮底亞！蒼天呀！我在這世界上是沒有什麼

用處了！」

她說了這幾句話，轉身就走，漸漸地回到船的那一端，沉思着。寒冷的水花，灑在她沸熱的額上。『這是死的接吻吧！』她說。『然而它是可愛的。』芬芳的空氣輕弄着她鬢曲的束髮，她用手一掠，拾起頭來，兩眼對着青天——她從未見過它的溫柔的臉。

『不，不！』她用半高的聲音自語道，『我不能忍受的；這種嫉妒的愛，使我整個的靈魂因錯亂而瘋狂哩！我也許可以再害他。但是我已救了他——救了他兩次，現在爲什麼不愉快地同死呢？啊，神聖的海呀！我聽到你的聲音在呼喚我了！』

一個水手，在甲板上半睡着，他聽得水中撲通一聲。他帶着惺忪的倦眼，舉首一望，瞧着水波中有一個白影；但不久就消失了。

當一對情人醒了以後，第一種思想是記起妮底亞。她不見了——自從昨夜起就沒有有人見過她。他們尋遍全船的角色，始終沒有她的蹤跡。可憐的盲女，已從此與世永別了！葛勞喀和愛安尼相抱而哭，他們忘記了他們得救後的快樂，卻痛傷一個永別的姊妹。

最後一章 葛勞喀給薩路的一封信——在龐貝城毀滅十年以後——

親愛的薩路：

你邀我上羅馬來訪你——不，薩路，還是你上雅典來吧！——但我已決定捐棄暹羅帝王的故都了。我在這美麗的大自然中，呼吸着自由的空氣，聆聽着悅耳的詩歌。你只是沉醉於羅馬的奢華，眷戀於京都

的春夢。我的薩路呀，我卻不是像過去一樣的了！我的生命已在青年時受了創傷，迄今猶未恢復。我的心中永遠忘不了龐貝末日的一幕！永遠忘不了我們所愛的妮底亞——我已替她在此間造了一座墳墓，使她每天在書房中可以見到，來紀念她的神祕的天折。愛安尼親手採花，我則在她的坟墓上編成花園。她的坟墓在雅典是最有價值的！

你對我說起基督教在羅馬的發達。我並不隱瞞你，薩路，我是接受那種信心了！從龐貝毀滅以後，我又會見奧林索一次——上帝啊，我已得救了！我經過獅子和地震兩事，我仍得保全生命，他教我認識真神。我聆聽，我信仰，我敬拜！我親愛的愛安尼，她也一樣服從基督教的信條。我們知道我們的靈魂是永遠聯絡着的，縱使海枯石爛，塵世毀滅！來訪我，薩路，上雅典來訪我！

至於說到愛安尼——提起她的名字我心就會跳動！——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她是在我的身邊。我拾起頭，就可以見她的微笑。在我的園中，我晒着太陽，靜聽蜜蜂的歌聲。你想我快樂嗎？唉！羅馬給我的幸福，怎能及得上雅典呢？我們的戀愛，帶着宗教的色彩，純潔而絕俗，雖偉大的詩人，亦不足描寫於萬一。因此我們希望將這愛維持到永遠，在上帝面前坦白承認！

薩路，這是我的生活——這是我的見解！在這種狀態下，我快樂地生存，並等待着死亡。願你上這兒來，見見我們的愉快和希望——不像金迷紙醉，窮奢極欲的羅馬生活，乃是一種清趣的，活躍的雅典人的幸福。再會！

葛勞略

